

狐狸缘

第一回 周太史隐居归仙阙 贤公子祭扫遇妖狐

话说此书乃青石山一段故事。细考此山形势，原在浙西宁波县城外，乃是个清静地方。四面远近虽有些村庄，较那居民稠密、城郭繁华之处，别有一种明秀幽雅气象。因此便引动一位告退的官宦。

此人姓周，名斌，字艺全。年将花甲，夫人已故。膝下只有一子，名唤信，号鸿年，年方十八。生的聪明文秀，体态风流。又有一仆，姓李名忠，因他上了年纪，都以老苍头称之。生有一子，名唤延寿，年方十二，亦在周府伺候公子。这周太史原籍乃金陵人氏，因慕宁波青石山玉润珠肥、山清水秀，便将家眷移在宁波城外太平庄居住，以娱桑榆晚景。自移居之后，即将宦囊置买田宅铺户，以图久远之计。

迁来一载有余，周公忽染重病。公子侍奉汤药，日夜勤劳，谁知百方调治，总未痊愈。周公自知阳寿不永，大限难免，便对公子说道：“我当初移居至此，原为博览此地山川美景，今乃天禄不永！有限时光，大概有愿难遂。我死之后，你须完我之志，葬於青石山侧，我愿足矣。”言讫瞑目，溘然而逝。正是：

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休。

公子见父已终，恸哭不止。苍头苦劝，依礼成殓。丧事已毕，公子遵父遗言，葬于青石山深林茂树之间。

公子在家守孝，光阴迅速，不觉过了秋冬，又到清明节令。公子即吩咐苍头买办礼物，好到坟前祭祀。老苍头将物件备妥，公子即更了一身新素服，牵出坐骑，来在太平庄外。这太平庄虽属青石山的地界，却在坟墓之南，离茔地尚有数里之遥，公子乘马，老苍头与延寿相随在后，此时正是二月上旬，天气不寒不暖，但见花红似锦，柳绿含烟，一路美景令人欣赏。主仆三人缓缓而行，直奔青石山的路径而来，不表。

从来说深山古洞多住妖魔。这座青石山，虽非三岛五岳之比，亦是浙西省内一个绝妙的境界。真是高通霄汉的奇峰，横锁烟霞之峻岭。却说此山有一嵯岬古洞，因无修行养性的真人居住，洞内便孳生许多妖狐。有一只为首的乃是九尾元狐，群妖称他作玉面仙姑。大凡狐之皮毛，都是花斑遍体，白质黑章。取其皮，用刀裁碎，便作各色的皮裘，惟独元狐，通身一色皆黑，如同熏染貂皮一般，故其价最昂贵，这嵯岬洞九尾元狐就是黑色，股生九节尾，乃是九千余年的道行。将及万载，黑将变白，因先从面上变起，故名曰玉面。

却说这玉面仙姑，因修炼得有些道术，专在外访那有名的妖魔精怪，或

桑榆晚景——落日余晖照在桑树榆树梢上，喻指人之暮年。也作“桑榆暮景”。

讫（qì，音气）——终结。

溘（kè，音克）——忽然。

恸（tòng，音痛）——极悲哀。

殓（liàn，音练）——把死者装入棺材。

嵯岬（cuó xià，音挫吓）——高而险峻，

元——清人避圣祖（玄烨）讳，改“玄”作元。玄。黑色。

白质黑章——白地儿黑纹。

找在一处，讲些修炼工夫；或访来结作姨妹来往。时常变化美女，在外闲游。他有两个最好的干姐妹，修的亦有千年道行。一个在四川，一个在山东，他们三人最是知心，不是你来，就是他往。

这日清明佳节，春光明媚，群狐都动了那素日收敛的春心，强挣扎的野性。一个个言语颠狂，情思迷离，便勾起玉面狐的一团火性。他心中暗想，同类者当此春深，尽都神情显露，我在洞中，倒觉不便。这九尾狐乃是一洞之主，他见群狐修炼的工夫与往日不同，他并不规劝提醒，倒勾起他的游荡之心，难以按纳，便欲幻化人形，到洞外去消遣，即便吩咐群狐，看守洞内，慢慢的走了出来，变绝色女子下了山径。

也是他的劫数应然，他见外边花香柳媚，万紫千红，蝶舞蜂飞，鸟声啾啾，不由的就动贪恋红尘之心，更觉迷乱本性：情思缠绵，呆邪杏眼。正在思春之际，忽听马蹄响动，抬头顺着声音一望，远远的见有主仆三人：一个年少的乘马，后有一老一少，担笼执盒，缓缓相随。玉狐知是祭扫坟莹的。细看马上书生，别有一番景像，与那些山野农夫，田园俗子大不相同，他便隐住身形，偷看他仆主三人行路的形景。有赞为证：

山背后，狐精偷眼看，只见那主仆三人走荒郊。后面仆人分老少，马上的郎君比女子姣。美丰姿，貌端庄，地格圆，天庭饱。鼻方正，梁骨高。清而秀，一对眉毛相衬那如漆的眸子，更代着两耳垂稍。先天足，根基妙；看后天，栽培好，似傅粉 颜色姣，那一团足壮的精神在皮肉裹包。青簇簇，方巾小，青带儿，在脑后飘，紧紧的把头皮儿罩。顶门上嵌一块无瑕美玉，吐放光毫，玉色蓝，素罗袍，青圆领，在上面罩。系一条灰色绦，打扮得，淡而不艳，素里藏娇。方头靴，时样好，端正正把金镫挑。细篆底，用毡包，粉溶溶无点尘泥，不厚也不薄。提丝缰，举鞭稍，指甲长，天然俏，银合马，把素尾摇，稳坐在，马鞍桥。一步步，不紧不慢，走的逍遥。二仆人，跟着跑，一个老，一个少。老年人弯着腰，挎了个纸钱包，为利便，把衣襟儿吊，虽然是步下跑，汗淋漓，偏带笑，抖精神、不服老，走的他吁吁带喘汗透了上黄袍；小儿童，多轻妙，抖机灵，颠又跑，称顽皮，蹿又跳，肩头上，把祭礼挑，他还学那惯挑担子的人儿叉着那腰。主仆三人来祭扫，想不到九尾元狐默默地偷瞧。

且说周公子主仆三人，不多一时早到了那阴宅门首。这些守墓的园丁，已在那里迎接伺候，将公子搀下坐骑，将马系在树上，便让主仆三人到房内，吃茶净面已毕，然后转到阴宅，陈设祭品，供在石桌之上。老苍头划了纸钱，堆上金银镫子。公子跪倒拜墓，用火将纸焚化，不禁两泪交流。思念先人，癖好山水，一旦天禄不永，故于此处，甚觉可惨可悲，不由愈哭愈恸。苍头与园丁劝解须时，方止住悲声。站起身来，还是抽抽咽咽，向坟头发怔。众人见公子如此，急忙劝往阳宅而去。

谁知这里玉面狐将公子看了个意满心足，乃自忖道：“瞧这公子，不惟相貌超群，而且更兼纯孝。大约是珠玑满腹，五内玲珑，日后必然名登金榜，为国栋梁。况且，年少英华，定是精神百倍。目如秋水，脸似银盆，足见元阳充足。”这妖狐正看到性至精微之际，主仆与园丁已从面前过去。犹自二目痴呆，直看着公子步入阳宅方转睛。自己叹道：“我自居此洞，也时常出来消遣散闷，虽然也见些人物，不是精神暗昧，便是气浊志昏，哪有这出类

傅（fù，音父）粉——搽粉，抹粉。

绦（tāo，音涛）——丝带。

镫（kè，音克）子——旧时作货币用的小金锭、小银锭。

拔萃之品，温雅齐全之士？倘若与这样的人结成恩爱，必定是惜玉怜香。”妖狐想至此处，不禁跃然而动，心旌摇摇，淫情汲汲，遂将数千年修炼之功，一旦付之东洋大海，安心要引诱周你看他做出千般袅娜，万种风流，竟往园中等候，大约这周公子与妖狐合该前生有一段姻缘事不可解，偏偏周信用饭之后，见天时尚早，又兼爱慕青石山的景致，他便独自一人，步入阴宅后面园内闲玩。但见起造的月牙河石桥，似玉修理的玲珑塔，远映明堂；一带长溪，四围环绕；两旁大树，柳绿松青。树前列石人石马，坟后靠峻岭青山。东有来龙应风水，南风吹送野花香，石碑楼镇西来白虎，内有碑铭，字文俱佳。北有瀑布清泉，水响音清，芳草遍绿。遥看峰峦耸翠，云影徘徊，远黛含烟，树木密密，真是天然入画，景致非常。

“公子游够多时，顺步行来，忽见太湖石旁恍惚有人弄影。紧走几步，仔细一看，乃是个绝色女子。公子一见，不觉吃了一惊，以为深山穷谷，乃有如此佳人，真乃是闭月羞花之貌，沉鱼落雁之容。何以见之，有赞为证：

周公子，凝神仔细观，真个是丽丽娉婷 女娇娥。好风流，真俊俏：鬓儿蓬，乌云儿绕，元宝式，把两头翘；双凤钗，金丝绕，排珠翠，带昭君套，对金龙，在左右靠，正中间嵌一块明珠放光毫。碧玉环，坠耳稍。远黛含，新月晓，又宜嗔，又宜笑，黑白分，明星照，水灵灵好一双杏眼，细弯弯似柳叶的眉毛。截筒般，双孔小，如悬胆，正且高，相衬那有棱角涂朱似的小樱桃。榴红衫，花样巧，三山式，把罗裙儿罩。云肩佩，穗子飘。春日暖，翠袖薄，纤纤玉指把春扇轻摇。体轻孟，千般妙，迎风舞，柳杨腰。步相沉，金莲小，就是那巧笔丹青难画也难描。变化得，神形巧，仙家术，天然的妙。一任你慧目灵心，也难辨他是个狐妖。

却说周公子看罢妖狐，不觉心猿动转，便生怜爱之情。这正是：

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。

不知周信与玉面狐如何接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汲汲(jí jí, 音机机)——形容心情急地、努求寻求。

黛(dài, 音代)——青黑色的颜料。

娉婷(pīng tíng, 音乒亭)——形容女子姿态美。

第二回 玉面狐幻化胡小姐 痴公子书室候佳期

词曰：

天上乌飞兔走，人间古往今来。沉吟屈指数英才，许多是非成败。祸福由人取，信邪反正堪哀。少年遇色须戒哉，有过切勿悔改。

话说周公子正自散闷，以解余悲，不期偶然遇一个美人，立在大湖石侧，手执纨扇，意静神遐，若有所思的样儿。看来真是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又搭着这有情有趣的光景，无垢无尘的境界，越显得佳人体态风流。当此之际，就是铜铸的金刚，铁打的罗汉，也便情不自禁。而况周公子正在英年，才情无限，知识已开，未免有嘲风弄月之襟怀，惹草拈花的心性。他便笑吟吟理正衣冠，紧行几步，来至玉狐切近，深深打了一躬，说道：“荒园小榭，唐突西施，幸蒙青睞，草木增光。甚愧点不堪玷辱佳人赏鉴。”

玉狐闻言，故作吃惊之态，羞怯之形，用春扇遮面，将身倒退两步，方启朱唇，低声答道：“奴家偶尔绣慵，偷闲出户，贪看姣花嫩柳，不觉信步行来，得入芳园，眺览美景，幸遇主人，有失回避。今蒙不施叱逐，为幸多矣。”说罢，站在一旁，用杏眼偷看周生。公子听他言语典雅，倍加爱慕，故意问道：“小娘子闲步至此，宝宅定离不远。不然，何以不带梅香，孤身来到敝园之内？请问府上贵姓，尊大人何居？小姐芳名？望赐指示，改日好到宅拜见尊翁，稍尽邻里之谊。”玉狐见周生说话亲切，便知其心已动，乃含笑答道：“萍水相逢，何敢周公子拜访？奴家姓胡，小字芸香，原籍乃淮南人氏。自去岁投亲不遇，移居此处，至今不过半载有余。家翁早已去世，现在只有孀居老母，相依度日。今日纱窗刺绣，困倦忽生，丫环午睡正浓，未肯唤醒令伊等相伴，故自身出外散闷。今乃得遇公子，实是三生有幸。又蒙俯问，足见长厚多情。公子坟墓在此，一定常来。奴家从此到要不避嫌疑，求公子照顾护佑。则孤弱母女，感情多矣。”这妖狐故逞媚人之术，真是莺声燕语，历历可听。

公子又闻这一派言词，更兼妖狐作出许多情态，就似把三魂被他摄去一般，并不详细究问，便把一片虚言当作真事，心内反怜他母女孤单，又贪恋佳人模样，不由的便落在妖狐术内。因忙答道：“小姐既系此处邻居，日后未免常来搅扰。适才所言，足徵雅爱，幸蒙不弃，小生敢不惟命。”此时周生已是意马难拴，无奈不敢冒昧。因又言道：“小姐立谈多会，未免玉体劳烦。现在我园小轩颇静，请停息片刻，待小生献茶，聊表微意，望小姐见允才好。”此时妖狐虽欲与周生相鬪，又恐有人撞见，查出他的破绽来，乃含笑答道：“公子情谊，奴家心领，奈奴出门多时，恐老母呼唤不便。速速回去，庶免高堂致问。”周公子听罢，心不自主，心知难以相强，遂带出些许留恋不舍之形。

玉狐参透其意，故意为难多会，方说道：“既蒙公子不弃，奴家应该听从。无奈此时有许多不便，故不能遂相公之意。果然相公不鄙寒微，诚心相待，请暂且回府。至晚遣开贵介，在书斋坐候，俟初更之际，奴家侍奉老

梅香——旧时小说戏曲中丫环的常用名。后也指代丫环。

徵(zhēng, 音征)——验证, 证明。

鬪(niú, 音牛)——纠缠·戏弄。

介——此指书僮等仆人。

母，小声与丫环等说明，使瞒老母一人，那时情愿不辞奔波，往相公书斋一会，以作倾夜之谈，岂不胜此一时眷恋乎！”周生尚要再言，只见玉狐已款动金莲，慢舒玉腕，向公子深深道个万福，故意连头不回，竟自去了。

但凡人要遇见美色，迷了心壳，便把“情理”二字不能思想。比如日下，一个闺中民女，黑夜之间独自一人，焉能奔驰五六里荒郊道路，至别人家叙谈？况在此初逢，并没言过门户方向，深宅大院，找到书斋，世界上那有这等情理？总而言之，人若人了死心眼的道路，就有人指示投明弃暗，再也不肯回头。此乃人之懵懂著迷不能免的。

故周公子一味被玉狐惑乱，迷住心性，并不细详有此情理没有，眼望着妖狐去后，他便急忙回到阳宅，催苍头叫园丁收拾祭器，备马归家，你看他一边行走，一边思念今日奇缘，实为得意，恨不能一刻至家，打扫书斋，候胡小姐到来，好与他结成恩爱。想至此间，不觉喜形于色。复又暗想，他乃娇弱美女，三寸凌波，夜晚更深，恐不能行走。念及至此，不觉又是发闷。

从来书呆子作事，多露马脚。这老苍头乃是心细之人，见公子回归匆促，在马上又这般形景，未免有些疑心，便暗中低声说道：“延寿儿，你看咱公子来时，祭扫坟莹何等悲泣！你可知他在阴宅遇何事故，回头反这等喜悦？”延寿乃轻轻答道：“适才坟上祭奠已毕，我见园内桃花开的甚好，欲到树上去折一枝。走至树旁，刚要下手，忽听有人细语。猛一抬头，见咱公子与一个极俊的姑娘在太湖石旁边说话呢。哎哟！他们两人真是说的有来有去的。到后来，咱公子作揖，那姑娘也答拜，闹了好大工夫。想是咱公子说话烦琐，见那姑娘竟一溜烟似的走了。剩下咱公子，发了半天愣怔，方回身出离园内。我见到了阳宅，便吩咐速速备马。也不知他们两个有甚么缘故。我恐叫他两人看见不便，连花也未折，便忙忙收拾起身来了。想这光景，咱公子必是与那姑娘拌了嘴，那姑娘赌气回去。不然就是和那姑娘题诗论文，叫那姑娘考短了。便是考短了，那姑娘不悦，咱公子也就没趣咧！大约是为这事，在马上又喜悦，又发闷的。”

苍头听延寿一片话，不觉的吃了一惊，说：“此事有些奇怪。现在此处半是荒塚，并无多少住宅，纵有两家守墓的家眷，不是形容丑陋，便是相貌平常，何曾见有绝色姿容、知书识字之女？况且村上妇女，一见生人，早躲的无踪无影，慢说题诗讲文，就是说话尚不知从何处先言，焉能有惊动咱家相公的？即或有之，也不能在人家园内与年少书生盘谈多时、款诉衷情之理。”这老苍头乃是周宅上辈的老家人，周宅之事无一不知。修墓之际，皆他分派，所以这坟地四面居民，未有不晓得的。如今听了延寿儿的言词，满腹猜疑，再也想不出是谁家的女子。一路随着公子前行，也不敢致问。只见公子骑马紧走，已到自家门首，看门的将他搀下马来，竟自进入宅院去了。

你道周宅怎样装修？有赞为证：

这所在是周宅的院宇多齐整！看来是匠心费尽了细工夫。芸香院，通幽处，月洞门，便出入，影壁墙，亚似粉涂，汉白玉，厢甬路，四方砖，把满地铺，一步步，成百古。进中庭，楼阁屋，栋梁材，多硬木，安排好，点缀足，真正是修盖得华丽，精而不粗。深深院，幽香馥，假山堆，名太湖，叠翠形，崎岖处，青簇簇，芭蕉叶，相映着，四季花，梧桐树。罩纱窗，多幽竹。玉阶旁，瑶草绿。满庭中，奇葩异卉仿佛仙都。小书斋，似图书

俟（sì·音四）——等到。

金莲——旧指女子足。

府，启帘栊，湘妃竹，翰墨香，散满屋，摆设着，瑶琴古，列七弦，分文武，铸款式，有名目，蔡邕题，小篆书，金徽 灿，玉轸 足，知音者，方能抚。看出处，这物件原来是刻着汉朝的印图。设棋枰，随着谱，云南子，润如珠，手谈，真不俗。论先后，分宾主。见高低，决胜负。论步位，分心路。得意间，忘情处。学奕术，能开心窍把忧闷舒。启琅函，册页贮。设案架，堆书处。标着签，分名目。好装潢，多套数。芸香薰，怕虫蠹。亿万卷，千百部。校兑清，无讹误。看来是三坟五典、上古的奇书。满壁挂，古画轴。写成章，联成幅。墨山水，美人图。称妙手，笔力足。点缀好，五色涂。配对联，书法古，名人迹，有印图，真正是丹青的妙笔世间无。靠粉墙，桌案处，摆设精，文玩古。控金钩，把床帐铺，兰麝香，锦被褥，鸳鸯枕，碧纱橱，真雅致，不透俗，看来是纵然富贵并不轻浮。

话说周公子回在院内，并不等候老苍头父子来到，他便换了便服，也不用饭吃茶，匆匆的竟奔书斋之内。老苍头后面赶到，忙令延寿儿到书房伺候公子净面，以使用饭。谁知净面已毕，即将延寿遣出，说：“你不必在此伺候，如有他事，再行呼唤，无事不必再来。”延寿儿乃系小孩子，乐得的躲开，吃罢饭要去。此话按下不提。

单说玉狐自花园中许下周生夜晚相会，他便匆匆归入洞府，众妖狐一见，急忙卷起湘帘，接去春扇，俱各含笑迎接。玉狐进入内洞，归了座位，小妖送上茶来，玉狐擎茶在手，遂向群狐说道：“今日洞内有何人到？众姊妹等作何顽耍？”群狐答道：“我等并无别事，无非大家闲叙而已。”言罢，众狐又向玉狐问道：“今日洞主下山，我等看脸含春色，鼻放毫光，定有遂心如意之事。不然，何以气象如此？如有甚么奇遇、可对我等一言。”

玉狐闻听此言，满面堆欢，说道：“近来众妹等眼力颇高，灵明百倍。我方进洞，就看出此次下山，定有机缘相凑。我实对妹等说罢，今日愚姐下山，正在郊原散步，忽见坟墓之旁来了主仆三人祭扫。我看其中有一书生，先天真元充实，后天栽培坚壮，满面红光一团秀，真是你我修炼难得的金丹至宝。况且生的品格端正，体态风流。因此我见他们祭祀毕，便隐在花园之内等候着他，可巧，也是天缘，此生又独自在花园内闲玩。我便故意与他撞见，谁知此生更自多情，被我三言两语，说的他实心相信，约定今晚在他书斋相会。”

玉狐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众妖听说，俱尽欢喜，遂一齐说道：“仙姑若得此人朝夕相会，慢慢的盗他真宝，从此不愁大罗神仙之位。这也是仙姑的福气、缘法，方遇得此等机会，实是可喜可贺。”遂吩咐小妖：“备办筵席，我等与仙姑增添圣寿。”顷刻间，便搬运了许多的佳肴美馔，摆设已毕，众妖把盏，请玉狐上坐。玉狐说道：“即承众妹雅意，愚姐只得僭坐了。妹等慎来相陪，咱大家好一开怀畅饮。”小妖轮流劝酒，众狐饮宴多时，已是金

徽——琴徽，系弦的绳。

轸（zhěn，音枕）——通“紘”，弦乐器上的轴转动弦线。

枰（píng，音平）——棋盘。

手谈——下棋的雅称。

三坟五典——传说中我国最古的书籍。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（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、《乾坤》）谓“三坟”；少昊、瑞珥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谓“五典”，即“五常”：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。

馔（zhuàn，音赚）——食物。

僭（jiàn，着建）——超越本份。此处是谦词。

乌西坠，玉兔东升之候，众狐皆有几分醉意，玉狐恐误相约之事，便吩咐撤去杯盘。吃茶已毕，便辞别众狐，出了洞府，来在青石山高顶之上，对月光先拜了四十八拜，然后张开口吸取明月精华。完了工夫，又到山下涧水之中洗了洗身体，抖净了皮毛的水迹，仍然化成美女，驾起妖云，直奔太平汪周公子的书室而来。

来在窗棂之外，按落云头，轻轻的站住，不敢遽然进入。乃用舌尖舔破窗纸，以目往里张看，但见屋内高烧银烛，静悄元声。只见公子在那书案之旁坐着发怔，似有所思。看他那模样，借着灯光，比在花园初遇更添了许多的丰采，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这正是，佳人站立纱窗外，舔破窗纸偷看英才。倚书案，似发呆，看标格，真可爱，借灯光更把那风流衬起来。素方中，头上带，乌油黑，遮顶盖，正中间，玉一块。宫样袍，可体裁，青布厢，边儿窄，绣团花，分五彩，坎肩儿是一水蓝的颜色俗名叫月白。腰间系，白玉带，透玲珑，生光采，银钮扣相配着护胸怀。厢云履，地下排，细粉底轻且快，端正正，鼓满充足一点儿不歪，固守制，无缁绿，锦绣服，全更改，那知道一身青皂愈显得唇红齿白，两颊粉腮。

玉狐隔著纱窗偷看多会，见公子坐在椅上，若有所待。观其美貌之处，真是粉装玉琢，犹如锦簇花团。妖狐此时，不觉淫情汲汲，爱欲滋滋，恨不能一时与他鸾交凤友，乃轻轻的在窗外咳嗽了一声。

话说公子自从书斋吃茶净面已毕，并不似每日在前边院内来与人说笑闲叙，也不唤仆人整理书室，将延寿儿遣开之后，竟自己将书室物件安置了一回。至用饭之时，老苍头亲身请问，他便带出许多不奈烦的样儿。苍头摸不着头绪，以为今日祭扫，身上必定劳碌，遂问道：“公子今日身上若不畅快，想吃甚么，可吩咐老奴，好派人去做。”问了几次，并不回答。苍头急忙出离书院，令厨役在书斋摆饭伺候。

那知周信一心想着美貌佳人，将饭胡乱用些，便令撤去。厨役将要走时复又说道：“你到前边院内将锁跨院门的钥匙取来交给我，烹一壶茶送来，你们在前边吃饭去罢。我今日身觉乏倦，需要歇息，如有事，候我呼唤再来。”厨役忙答应，将钥匙与茶放下，便自去了。这里剩他一人踱来踱去，顺着书院、绕到跨所门边，将门启放，向青石山望了一回，尚无踪影，复又回至书室坐着纳闷，恨不能一刻太阳西坠，又恐黑夜之间，苍苔露冷，鞋弓袜小，难以行走；又恐其老母未寝，阻住无由脱身。心中无限狐疑，搔手踟蹰，无聊之至。思虑盼望，好容易挨至初更之后，仍无人影。无奈何，自己点上银烛，倚靠书案，呆呆的在那里相待。正自发闷，忽听有人咳嗽一声，悄低低的说道：“有劳相公久候，恕奴来迟，万勿见怪。”此时周信正在渴想之际，猛听这一派莺声俏语，犹如得了异宝一般，况且，周信又是乍逢美色，其心中之喜真是：

胜似洞房花烛夜，强如金榜挂名时。

不知周公子与胡小姐二人果能可成恩爱不能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遽(jù，音剧)然——匆忙。突然。

踟蹰(chíchú，音迟除)——内心犹疑不定。

第三回 玉面狐采阳补阴 周公子贪欢致病

诗曰：

窗明几净读书堂，斗转星移漏正长。
独坐含情怀彼美，相思有约赋高唐。
从来国色多怜爱，况遇佳人巧饰装。
莫怪妖狐惑周子，嫦娥且爱年少郎。

话说周公子一闻胡小姐的声音，不觉心中大悦，急忙离坐，开帘迎接，含笑说道：“小姐真乃生人，小生有何德能，风寒月暗，敢劳仙人下降？”玉狐故装体倦身慵，娇模娇样的答道：“身在闺中，视一里为遥。今乃奔驰五六里，实在怠惰之甚。”公子一见小姐，此时心内以为天下未有之喜，忙将湘帘打起，说道：“书室并无他人，请小姐速进歇息玉体。”玉狐款动金莲，走入书室，见其中粉饰精工，摆设的诸般齐整，便对着公子福了一福，说：“恕奴僭坐。”即在绣帐之内靠床坐定，反装出许多娇羞的样子，不言不语。

公子此刻不敢遽然相近，偷眼观瞧，常言道，灯下看美人。见其打扮的衣服华丽，借灯光一看，较花园乍见时倍添了几分风韵，真是巧挽乌云，天然俊俏。淡施脂粉·绝世姿容，更兼假装走的香汗津津，带出娇懒之态，更觉妩媚可爱。此皆妖狐作就的幻术迷人，岂知他自山洞之中，原是披毛的畜类。未从欲到何处，驾起妖云，将身一晃，比电还快，顷刻之间能行千里。何况太平庄五六里之遥，便觉不胜受累之理。所以装做这样情形者，恐人看出他的破绽，心生猜疑，便难盗周公子的真元至宝了。

那知周公子贪其美貌，并不究其来由，一见这样光景，怜他走路奔波，心中甚觉不忍，反暗想：胡小姐弱质纤腰，自有生以来，定未受过这等辛苦。而今为我相会，反瞞他老母，悄地而来，更深路远，独自出门，为我用的这等苦心，实在难得，况且月夜之间，倘遇轻薄歹人，不但难免失节受辱，还怕因而废命伤身。如此担惊冒险，真是令人过意不去。常言说，时来逢益友，运蹇遇佳人。况周生自与玉狐相遇，已被他幻术拢住，莫说无人指破，即此有人说他是个妖精，见此等美貌多情，公子亦不相信。故此一心迷住，并不察问如何找到此处，由何处进入，一概不提。

他见玉狐香汗淋漓，就如桃花带雨一般，连忙深深打了一躬，说是：“小姐如此多情，小生将来何以补报？”妖狐闻听，故做戚容，说道：“哎哟，我的相公，我母女背井离乡，举目无倚，久仰公子端方朴厚，文雅风流，天幸在园巧遇，得睹尊颜。今夕奴家特来相会，以求公子日后照拂我母女，别无他意。望祈正眼相看，勿为桑中之约，目作淫奔之女，使奴家赦颜一世。不过暂叙片刻之谈，以全园中之信，奴家便告辞。”公子听罢，不禁心内著急，说道：“感蒙小姐光降敝斋，足微雅爱。不意小姐如此说来。想是以小生为不情之人，无义之辈，恐日后忘情负义，有玷小姐，故小姐拒绝如此。倘小姐心中疑虑，我周信情愿对灯盟誓。”

妖狐闻言，含笑说道：“奴家非不欲与公子相交，特恐公子不能作主，日后昌扬出去，众人见疑，倒觉公子许多不便。况奴观自古男女私约，起初

戚（q，音七）——忧愁，悲哀。

特——只，但。

如胶似漆，何等绸缪。及至日久生厌，或一时复有外遇，或父母逼迫结亲，到那时，便将从前之人置之度外。纵有盟誓，无非虚设。倒莫若撇却床第之交，结作谈文之友，比那终日被情欲缠之人，岂不更有些意味？适才公子所说对天盟誓，亦无非哄愚人的牙疼咒儿，劝公子不必如此。请公子或是吟诗，或是著棋。奴虽不甚通文，颇愿学之。”周生此时一派欲意，忽听这些言语，不知妖狐是欲就反推，他便认起真来，说：“小姐既然如此，莫若两不相识。难道叫小生剜出心来不成？此时小生惟心可表，如恐日后见弃，小生自愿对天设誓。听与不听，任凭小姐尊意。”

妖狐见公子说出急话，知道绝不见疑，复又含笑说道：“公子果然见爱，奴家何敢自重其身？但后休忘今夜之情便了。何必如此着急。”公子见妖狐已有允意，将心放下，走到玉狐身边说道：“小姐纵然相信，小生情愿诉诉心怀。”言罢，用手将玉狐搀起，一拉纤腕，周生便先跪倒。玉狐趁着此势，也就随弯就弯的跪下。

此刻正是夜深人静，恰好海誓山盟。公子对天达告已毕，二人携手站起，并倚香肩坐在绣帐之内，款语温存了多会，公子复又言道：“良夜迢迢，小姐必定行走劳乏。小生有备下的酒肴，请与小姐共酌，不知意下何如？”玉狐并不推辞，说道：“公子盛情，敢不承领？”言罢，二人便酌酒谈笑，自在叙情。此时正是，风声潇洒人声寂，夜色深沉月色明，三杯之后，玉狐酒淘真性，面放桃花。公子色欲迷心，情如烈火，只见玉狐娇滴滴含笑说道：“奴家酒已够了，请公子自饮罢。”公子恨不能有这么一声，急忙将酒撤去，展开罗帏，铺放锦被，二人相携而入，惟恨解带宽衣之缓而已。这一夜你恩我爱，风流情态不必细述。正是：

温柔乡似迷魂阵，既入方知跳出难。

从来欢娱嫌夜短。二人定情之后，堪堪东方将曙，玉狐不待天明，忙著披衣下床，便欲告辞而去。公子说道：“天色尚早，何必如此太急。”言罢复用手将玉狐拉在被内，说：“待我与小姐一同起身，小生好去相送。”常言狐性最淫，他见周生如此重情，复又作出无限风情以媚之。阳台再负，情不能已。这周生以为得了奇遇，惟恐妖狐之不来，再三约定，二人方穿好衣服，又叙了许多情话。

玉狐说道：“东方已明，可放奴去罢。不然被人相遇，羞答答怎好见人。”公子此时不知怎样才好，有心留在书室，又恐其不从：有心叫他自走，又怕路上许多不便。真是恋恋不舍，无可如何，遂向玉狐千恩万谢，说道：“小姐欲归，小生也不敢相留。但独自行去，小生须得多送几步才得放心。”玉狐含笑答道：“公子何乃聪明一世，懵懂一时？我自己行去，即有人撞见，尚不知我是何人，从何处身。若要公子相送，岂不是将咱么的隐事明明告诉别人么？奴虽女流，自有防身主意，公子倒不必担忧。况奴既失身于公子，自当念念在心，乘隙必定早来。只求公子将跨所门虚掩，免得一时惊人耳目可也。公子亦当谨慎防范，守口如瓶。即宅内之人，亦不可令他们窥见。”公子一一答应了，二人方携手出门，又相叮嘱了几句，玉狐方款步而去。

公子回到书斋，日色已明，他也不顾吃茶净面，便仍卧在绣罗帐内，思想胡小姐如何打扮的艳丽，如何生长的娇美，如何夜里的风情款曲。思想了多时，复又昏昏睡去。及至小延寿捧来脸水伺候，方慢慢唤醒。梳洗吃茶已毕，摆上饭来，公子一面用饭，一面吩咐：“从此我要静心用功，尔等非奉呼唤，不必常来书院搅扰，”仆人答应了，对众说道：“公子勤学读书，欲

图上进。咱么不可再去混他。每日吃茶用饭，令延寿儿端来撤去可也。”

那知公子也并不是欲读书，也并不是要上进。白日在书室闷坐酣眠，黑夜与胡小姐贪欢取乐。宵来昼往，堪堪半载有余。世上有两句俗言，恰合周公子心意：宁在花下死，作鬼亦风流。

玉狐与周公子交接已久，妖狐见书斋清静，他便不甚隐藏，轻出轻入，毫不介意，周公子贪恋美色，也就诸事不顾，肆意叙情。岂知人之真元已失，未免精神倦怠，便就不似先前那等充实身体。况又旦旦而伐之，岂有不欲火上攻之理？所以人之元阳，乃系一身之宝者，不丧失，不但寒暑之气不侵，可以长生寿者。即人修炼之道，体健身轻，亦可容易飞升。不信，八仙之中吕纯阳便可相说。他因自幼不丧精元，故他的道术较别的仙人甚高。这人身体的精血，岂不是至宝么？玉狐与周公子相会，亦为的是采取元阳，容易修成大道的心意。无奈周公子不知，反以为最美之事。那知夜夜鸳鸯，朝朝鱼水，便是亡身致病之由。前人有四句诗，可以为戒：

二八佳人体似酥，腰间仗剑斩愚夫。

虽然不见人头落，暗里催君骨髓枯。

闲言休叙，且说玉狐自从得了周公子的真元，又遂了他的淫欲，回到洞中不胜欢喜，以为指日即可修到大罗仙的步位。这些大小妖狐，齐来相贺。一日由周公子书斋回洞，正在饮酒谈笑之际，忽见小妖来报说：“蜀中凤萧公主到了。”玉狐闻听，急离坐相迎。

二妖一见，彼此叙礼已毕，玉狐吩咐再整佳筵，将凤萧公主让在客位，众狐侧坐相陪，大家畅饮闲叙。只见凤萧公主笑盈盈说道：“闻听玉姐得一情郎，夜夜欢聚，不但有益修炼之功，而且得遂情欲之乐。今日小妹既来，无别的致贺，借姐姐之酒，奉敬三杯为寿，异日好求姐姐携带，会会得意郎君，不知姐姐意下何如？”玉狐答道：“贤妹离此甚远，何由得知最切？”凤萧道：“前日妹到云罗妹妹洞内，无事叙谈，因思念姐姐日久不晤，我二人轮指卜算，便知姐姐定有如心喜事。故此，小妹特来道贺。”玉狐又道：“现今愚姐正为此事作难，敢请贤妹想一最妙主意方好。”凤萧道：“你们二人正在得意之际，有甚么为难之处？”玉狐长吁叹道：“自今年清明佳节，愚姐出洞闲游，得遇此生土坟祭扫。愚姐见他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更兼身体伟壮，举止风流。我想，此生日后必定富贵寿考。彼时愚姐凡心一动，故意与他相遇，用幻术将他引诱，用言语将他扣住，密定私约，得以往来。那知与他期会未及一载，便觉骨瘦形消，似有支持不来的样儿。此刻欲要将他丢开，因其情深，又觉不忍。欲要仍与他相缠，又似无益，因此进退两难，故求贤妹为我决断。”

凤萧道：“据小妹看来，此生既已病体支离，可令其潜心保养，大约此际不致亡身丧命，姐姐亦可从此打破欲网，斩断情丝，回洞纯修大道，此乃两不相负之法。若是仍然固结不开，有意逗留，恐其中日久生变，倒招祸患，纵然咱有些道术，不甚要紧，常言说，邪不能侵正，莫若此时以忍情绝痴情，及早回头，尚无妨碍，若今日缠绵不悟，到那时梦醒已迟，岂不悔之晚矣。”玉狐听罢，说道：“多谢贤妹指教，真是良言金玉，愚姐从此见机而作可也。”说罢，仍又酌酒谈笑。

饮至夕阳将落，凤萧道：“搅扰了众姐妹多时，日色沉西，小妹已该回洞了。”玉狐答道：“知心姐妹，何必客套？不知贤妹此去，何日再会？如见云罗贤妹，可代愚姐问候。贤妹若再来时，祈转请云妹一同到此作么。大

家说笑一日，岂不甚妙。”凤萧道：“谨遵姐姐之命。”言罢告辞，乘风而去。

话说玉狐自与周公子相遇，夜夜得遂淫情，今听凤萧公主之言，欲待不往，心中着实的委决不下。况又被酒所困，事思云雨之情，无计奈何，早将适才所说禁欲之话撇至九霄云外。这也是乐极悲生，循环至理，万不能免去祸患。你看他，仍旧幻化的秀雅娉婷，打扮的清奇俏丽，身驾妖云，直奔周公子的书室。来在窗外，向里窥视，甚是寂静。案上残灯半明，公子尚卧罗帏。玉狐一见，回想初来此处，公子何等精神！书斋何等齐整！今日一看，与先前大不相同。妖狐思及于此，未免叹气自忖，然亦无可如何。只得掀帘进去，乐一日是一日罢了。妖狐走进书斋，轻轻将公子唤醒。

不知二人说些甚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玉面狐兴心食童男 小延寿摘果妖丧命

诗曰：

色作船头气作艄，中间财酒两相交。

劝君休在船中坐，四面杀人俱是刀。

话说周公子正在梦寐之间，忽听有人声唤，一睁二目，见是胡小姐，便急忙起身说道：“敢则贤妹到来，有失迎迓。”言罢，同携素手，挨肩坐下。常言说，酒是色媒人。玉狐酒兴尚浓，未免春心摇荡，恨不即刻贴胸交股，共效于飞，所以二人并不闲话，即携手人纬，滋情取乐，至五更方止。一宿晚景不必细言。

且说老苍头自从清明之后，因公子吩咐，不奉呼唤不许来进书院。他想，公子必定趁着守孝，要专心诵读，心中甚喜。故每日只令延寿儿询问，送茶送饭，也就不在其意。及至日久，不但说未见游山访友，连前面院内也不见出来。且又从未听得读书之声。虽然甚疑，又不敢到书房察问探询。延寿儿说：“咱公子终朝不是闷坐，便是睡卧。先前还在书院踱来踱去，这些日子，我见脸面尖瘦，气喘吁吁，总没见他看文章，听他念诗赋，似先前那声韵儿怪好听的。不知道晚上作些甚么，日色老早的，便嘱咐我不必再来伺候，遂将书院前边这门拴上。你们想想，这可是何缘故呢？”

老苍头听罢延寿儿之话，心中甚是惊疑不定。细思公子这等形容，必定有由而起，莫非书室有人与他作些勾当不成，然此村中未闻有这等风声妇女。即或清明祭扫之时，有女子与他说话，却又离此甚远，亦难轻易至此。思来想去，竟揣摸不出头绪。盘算多会，忽然生出个主意来：现在时届中秋，果品已熟，过一两日走到书斋作为请公子到坟祭祀，到那时看他形景如何，再作道理。遂嘱咐延寿儿：“不可竟去贪玩，须用心服侍公子。”言罢，老苍头又去查看地亩场园去了。

那知公子之病，尚未至极重，其中便又出生祸来。这周公子自从被色迷住，凡宅中大小之事，不但不管，连问也不问。昼则眠思梦想，夜则倚翠偎红。日久天长，那禁得淫欲无度。未免堪堪身形憔悴，神气恍惚，便觉有病入膏肓的样子，然而病至如此，犹不自悟。即偶尔想着禁情节欲，静养几日，及至胡小姐一到，见其湘裙下金莲瘦小，鸳袖下玉笋尖长，绰约艳丽，绝世风姿，情欲便陡然而起，仍然共枕同衾。况妖狐淫荡已极，来必阳台三负。所以这病只有日添，没有日减之理。

话说此时，节近中秋，这周宅后面园内有許多果树，枝上果子大半皆熟。这日周公子自觉形体枯槁，心中火热，忽然想着吃几个果品。可巧延寿儿正来送茶，便急忙叫派人摘了送来。公子自用几枚，余剩的赏了延寿儿。那知延寿儿早就想到园里偷摘果子，因老苍头吩咐过，说：“这果子虽然已熟，公子尚未到坟上进鲜致祭，断不准令别人先采摘。”故此令人看守甚严，专候公子吩咐采鲜祭祀。岂知公子被妖所缠，一灵真性迷乱，竟将秋季上坟之事忘了。老苍头候了两日，并无动静。又因听了延寿儿所说之后，不晓公子是何缘故，遂将那看守果品的心意就冷淡了。这延寿儿因先前不得下手，也就罢了。今忽尝着甜头，又见有机会，便想去偷吃，况且这孩子极是嘴馋淘气，天生的爱上树登高。谁知这一摘食果子不大要紧，便从此将小命废去。

有延寿儿可以为证：

小延寿，生来是下流。不固孝母去把果偷。这孩子，年纪幼，他的父，是苍头，因无娘，管教不周，才惯成，为王不怕的跳钻猴。而且是，模样丑，长了个连本儿不够。小辫顶，挽了个髻，花儿搅的头发往回里勾。那脑袋似蚕豆，顶门儿上，觚觚头，虽下雨，淋不透。两个眼，往里眯，木儿耳相配着前廊后反的奔娄。眇目糊，眼角留；牙焦黄，口味臭；清鼻涕，向下流，不搽不省常往里抽。满脸上，生横肉，不爱洗，泥多厚。有伤痕，疤痢凑，更兼挫脚石一般的麻子是酱稠。短夹袄，汗塌透，扯去了两管袖，露两支胳膊肘。老鹤爪，两只手。敞着怀，钮不扣。裤儿破，腿肚子露，因何撕？为招狗。他那足下鞋穿着一双踢死牛。真个是，生成的姥姥不疼、舅舅不爱，若说起腌脏之人，属他打头。

且说延寿儿见他父亲看守果品之意松了许多，便留心想着去偷摘。这日天色未明，他便醒来，起身溜下床来，轻轻的撬开门，一直奔了后宅果园。此刻，太阳尚未发红，他便顺着树爬上墙头，用手去摘那果子。

谁知书室的妖狐，此刻也要起身，正欲披衣下床，公子也要随着起来。妖狐急忙拦阻说道：“你这几日身体不爽，须温存将养方好。这外边风寒露冷，欠安的身体，恐难禁受。再者，天光尚暗，我去后，公子正好锦被高卧，安心稳睡，俟晚间再图欢聚。”公子此时正在困倦，乐得卧而不起。今闻胡小姐之言，点头说道：“多蒙小姐体谅，敢不从命！”言罢，玉狐轻轻将门开放，出了书斋。

他见四面无人，便在院中款款而行，一面走，一面低头打算。看官，你猜玉狐打算甚么，他原想，当初与公子相交，一者，为窃采元阳，炼他的金丹，二者，公子年少风流，正可常常贪欢取乐。此乃一举两得，方遂心愿。今见公子未及一载，体就受伤，交欢之际，少气无力，觉得不能满其所欲。因此，心内甚是不悦。他不想公子病由何起，反恨他太生的虚弱，无用，不足耐久，半途而废，枉费了一片心机，世间男子，若皆如此，凡我采补者流，几时方到成仙之位？可见妖精禽兽，不与人同。不但不知自反，而且多无恻隐之心。所以妖狐盘算的是，公子既已得病，大略难得痊愈，此刻想将他撇开，再觅相与，又无其人；欲再与他相缠，又不能如意。自忖多会，忽生了个主意，说：“有了，我何不在郊原旷野，寻两个童男，暂且吃了，以补眼前缺陷，候着此生？或是好了，或是死了，再作计较。”

玉狐想罢，走到书院门边，将要启拴开门，忽听有人拉的树枝响声，他当是有人来查他们的行迹，未免吃了一惊，便忙抬头仔细一看，乃是一个小孩子，不觉心中甚喜，想：适才我欲吃童男，不意未曾寻觅，便即撞见，岂非造化？趁着此处无人，将他诓下树来，引到暗处，饱餐一顿。妖狐刚要用计招呼，忽又自忖，想这孩子，并非别人，定是老苍头之子小延寿儿。这孩子生的有些机灵，又系伺候书斋的小厮，倘若将他吃了，老苍头必不干休。那时吵嚷起来，公子必定生疑。不如不睬他，作为未见，我走我的路便了。

那知不巧不成话，小延寿儿应遭此祸，这玉狐用手一扯门拴，偏又响动一声，延寿儿以为着果子的到来，几乎不曾唬的掉下树来。他便手扶树枝，站在墙头，低着脑袋，向四面细看。妖狐此刻，正恐怕人看见，听门拴一响，不免也就回首。他见延寿儿已经瞧见，知道欲进不便，欲退不可。你看他，

觚（g，音姑）——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。

眇（ch，音吃）——眼睑分泌出的黄色液体。

诓（ku ng，音筐）——骗。

柳眉一蹙，计上心来，袅袅娜娜走至墙下，悄声说道：“你这孩子，还不速速下来！登梯扒高，嫩骨嫩肉，要跌着了怎么好？也不怕你们家大人看见，快下来罢！若不听我说，我便告诉你们公子，重重的责你，那时，你可别怨我不好。”

这延寿儿正是一心高兴，扳枝摘果，惟恐看园的撞见。忽听门拴一响，唬了一跳。低头看去，并不是宅里的人，倒是一个绝色女子，立在墙根之下。只见他黛眉未画，乱挽青丝，仿佛乍睡足的海棠一般。小延寿将要发话询问，忽见款步向前，反吆喝了他几句。此时日色未出，小延寿未曾看得亲切，不知是谁。今相离较近，看见面目似曾相识，又想不起来在何处见过。今听他说话，猛然醒悟，说：“是了，清明祭扫，与我们公子私自说话的，岂不是这个姑娘么？怨不的公子这等虚弱，必是被这姑娘缠住了。我父亲正察不着这个原由咧！他撞见我，不说安安静静的藏避，反到拿话吓唬我，岂非自找羞辱吗？”

小延寿想罢，将小脸一绷，说道：“你这姑娘真不识羞！大清早起，你有甚么事情？门尚未启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想你必是昨晚来了，跟我们公子书房睡的。你打量我不认得？今年清明佳节，我们到坟前祭祀去，你和我们公子在花园太湖石旁，眉来眼去，悄语低言，闹了好大工夫。那时，我瞧着你们就有些缘故，因碍着我们公子，不肯给你吵嚷。倘若我与你扬说出去，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必定好说不好听的。你也应该自己想想，改了这行径才是。谁知你们倒敞开脸皮闹到我们院里来了。我且问你，离着好几里路，是谁送你来的？还是我们公子接你来的？你是初次到此？还是来过几次，我想，你必是跟我们公子睡了，必定不止来过三五次。你们偷着，神不知，鬼不觉，悄不声的走了回去，岂不完了。今儿遇着我，反老着脸，管我上树偷果子吃！难道你偷着跟我们公子勾搭上，就算你是谁的少奶奶，这果子许你管着不成，我是不怕你对我们公子说了呵叱我的。我若恼一恼儿，给你喊叫起，惊动出我们宅里的人来，我看你年轻轻的姑娘，脸上羞也不羞。”说罢，向着妖狐问道：“我说的是也不是？”

看官，你论延寿这孩子，外面虽生的不大够本，却是外浊内秀。他竟有这一番思忖，有这么几句话语！那周公子乃是斯文秀士，竟一味的与胡小姐偷香窃玉，论爱说恩，忘了严亲的服制。不逞妖媚行踪。较论起来，尚不如延寿有些见识呢。

延寿儿一见是个女子，便思想，怎么轻易来在书院之内？事有可疑，无奈，终是未过事的顽童，虽然猜疑，却未疑到这女子即是妖怪。他想着说些厉害后，先放他走了，慢慢的再对宅里人说明，设法禁止。那知玉狐听罢，觉着叫他问的无言可对，未免羞恼成怒，怀忌生恨。欲待驾云逃走，恐怕露出行藏。秋波一转，计上心来，想道：“我将他留下，定生枝节。莫若将他活活吞在腹内，却到去了后患。”遂笑吟吟对延寿说道：“好孩子，你别嚷。倘真有人来瞧见我，你叫我是活着，是死了呢？岂不叫我怪羞的，我烦你将门开了，我好趁早儿出去。刚才我同你说的是玩话，怕的是你跌下树来摔着。果然你要爱吃果子，今晚我给你带些个来你吃。你可不要对人说就是了。”

从来小孩子爱戴高帽儿，吃软不服硬，延寿儿见妖狐央及他，说的话又柔顺可听，他便信为真情，倒觉不好意思起来，说：“姑娘，你等我下去给

你开门。”便连忙顺着墙跳到平地。玉狐此刻不敢怠慢，陡起残害狠毒之心，一晃身形，现出本相，趁势一扑。延寿儿“哎哟”了一声，早唬的魂飞魄散。看官，你道这玉面狐怎样厉害？有赞为证：

这个物，生来的形相真难看，他与那别的走兽不合群，驴儿大，尾九节，身似墨，面如银，最轻巧，赛猢猻，较比那虎豹豺狼灵透万分。处穴洞，啸古林，威假虎，善疑心，郊行见，日色昏，他单劫那小孩子是孤身。尖嘴岔，似血盆，牙若锯，齿儿匀。物到口，不囫囵，能把那日月光华往腹里吞。四只爪，赛钢针，曲如勾，快若刃，抓着物，难逃遁，常在那月下传丹拳而又伸。眼如灯，闪着堪。臊气味，人怕闻。多幻化，惯通神，他的那性情善媚还爱迷人。这才是，玉面狐一把原形现，可怜那小延寿，命见阎君。

话说小延寿忽见九尾狐这等恶相，早吓的真魂出窍，不省人事。玉狐就势将他扑倒，看了看，四面无人，连忙张开巨口，将顽童衔住，复一纵兽形，越过书院的墙垣，落在果木园内树密林深之处，抛在地下，正要用爪去撕扯衣裳，小顽童苏醒过来，忽然“哎哟”一声，便欲伏身而起。妖狐此时怎肯相容，仍又一伸脖子，在咽喉上就是一口。顽童一阵着疼，蹬踹了几下，早就四肢不动，呜乎哀哉。谚云：人不知死，车不知覆。

这延寿儿摘果来时，本是千伶百俐，满心淘气的孩子。今被妖狐一口咬死，扯去衣服，赤条条卧在平地，可怜连动也不动。有赞为证：

这孩子生来特吊猴，险些儿气坏了那老苍头。素昔顽皮淘气的很，今朝被妖狐把小命儿休。逢异事，来相凑，冤家路，偏邂逅，灾祸临，难逃走。谁叫你，无故瞞人来把果偷。想方才，在墙头，逞多能把机灵抖。淫那事，全说透，难免与妖狐结下冤仇。羞变恼，恨难抛，现原形，张巨口，咬咽喉，难禁受，只落得一派蹬踹紧闭了双眸。赤着身，衣没有，躺在地，无人救。任妖精，吃个够。他的那素日顽皮一旦尽收。魂渺渺，魄悠悠，遭惨死，有谁尤，无非是一堆白骨，血水红流。

这妖狐见顽童已死，忙上前扯去衣裳，用钢针似的利爪先刺破胸膛，然后将肋骨一分，现出了五脏，妖狐一见，满心欢悦，伸进他那尖嘴，把热血吸净，又用两爪捧出五脏，放在嘴岔子里细嚼烂咽。吃罢，将二目钩出，也吞在腹内。真是吃了个美味香。为多一时，将上身食尽。抱着两条小腿，在土坡下去啃。此话暂且不提。

且说老苍头自听公子形容消瘦，几次要到书斋探问，因场园禾稼忙冗无暇，又想着前些日，令延寿代行问候，公子尚说过于琐碎；若要亲身找去说话，必定更不耐烦，所以迟滞下了。可巧，这日早晨，见延寿儿不在，便自己烹了一壶浓茶，用茶盘托住，来至书院门侧。复又自忖：我自己送进书斋，公子喜悦，未免招他劳碌、生气。莫若等他息痊愈，再亲身致问。想罢，手擎茶盘，仍去找寻延寿儿。在宅里喊叫两次，不见踪迹。忽然说：“是了，今日这孩子起的甚早，必定到园里偷果子去了。待我往树上找找他去。”老苍头一径来至果园，扬着脸，满树瞧看，并无踪影。不知不觉来到土坡之下，忽然一阵风起，吹到鼻中，一派腥血气味。不禁低头向地下一看，只见鲜血淋漓，白骨狼藉。猛一抬头，忽见那土坡上面，有一个驴儿大怪物，在那里捧着人腿啃吃呢！老苍头一见，惊的失魂走魄，“哎哟”了一声，身躯往后一仰，连茶盏一齐栽倒在地。

妖狐此刻正吃的高兴，忽听“咕咯”一声，仿佛有人跌倒之音。急往下一看，见是老苍头摔在地下。心内想道：“这老狗才，真真可笑。大约来找他那嘴欠的孩子，见我在此吃了他，便吓倒在地。你若大年纪，难道说还怕死不成！那知你仙姑不吃这干柴似的老东西。有心将你咬死，于我也无益。

不如趁着此时遁归洞府，有谁得知？”他便搽了搽口嘴，抖了抖皮毛，仍驾妖云而去。

这里老苍头苏醒了多时，方缓过气来。强挣扎了会子，好容易才坐起，尚觉骨软筋麻。自己揉了揉昏花二目，复向草坡一望，见妖怪已去。这才略略将心放下，两腿稍微的有了主腔骨儿咧。站将起来，慢慢走到血迹近前，可笑条小腿尚未啃完。明知亲生儿子被妖怪所害，不觉心中大痛，复又昏迷跌倒。这也是，命不该死，终难绝气。仍然缓够多时，悠荡过来。你看他如痴似醉，爬起身躯，望着剩下的残骨号哭。

这苍头，不由的，一见白骨，心中惨恻，捶胸跺脚哭。代着咕，真可叹，命运乖，从自幼在周宅，到而今，年衰迈，未伤德，心不坏，不妄为，不贪财，不续弦，怕儿受害。非容易，才拉扯起我的小婴孩，为的是，续香烟，传后代。我若死，他葬埋，不抛露，我的尸骸。为甚么，顷刻之间逢了恶灾？莫非是皇天怪？又何妨，我遭害。害了他，何苦来。老天爷错报循环该也不该？这苍头，哭了个哀，无指望，犯疑猜，想妖物，由何来？这么怪哉！平空里，起祸胎。思公子，无故病”最可异，事儿歪。看来是妖精一定能变化，日久藏伏在书斋。

苍头哭了多会，无人劝解，未免自己纳闷。细思此地，怎能跑出妖精来呢？正在无可如何，猛然间想起公子之病生的奇怪。自从扫墓，遇见甚么胡小姐之后，便终日不出书房。我想青石山下，并未闻有姓胡的，亦未见有千娇百媚、通文识字的女子，彼则就觉可疑。适才吃延寿儿的明明是个九尾狐狸，狐能变化，公子一定被他迷住。如今将延寿儿吃了，老汉无了收成结果，这却还是小事。倘若妖精再伤了我家公子，断了周氏香烟，岂不是九泉之下难见我那上代的恩主吗？老苍头想到这里，迷迷糊糊的，也不顾那延寿儿一堆残骨与那茶盘茶盏，一直竟奔了书院，来探公子病势。

及走到书斋门首，尚听不见里边动静：站在台阶之上，知道公子未曾睡醒，轻轻的咳嗽两声，指望惊动起来。那知公子黑夜盘桓，晨眠正在酣际。老苍头心内著急，又走在窗下，大声言道：“窗头红日已上三竿，请公子梳洗了，好用饭。”周公子一翻身，听了听是苍头说话，便没好气。坐起来，使性将被一掀，嚷道：“有甚么要紧的事，也须等我穿妥衣裳。就是多睡一刻，也可候着，你便来耳根下乱嚷，故意的以老卖老。本来我不愿叫你们进这书院·你偏找来惹气。不知你们是何心意？”从来虚病之人，肝火盛。又兼欲令智昏，这周公子一见苍头搅了他美寝，并不问长问短，便发出这一派怒话，辜负了苍头之心。苍头因延寿儿被·妖狐所害，复恐伤了公子性命，故将疼子之心撂开，特到书房，诉说这宗怪事，劝公子保重自爱。不意将他唤醒，反被嗔叱了几句，真是有冤无处诉去。

不知苍头说些甚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李苍头忠心劝幼主 周公子计瞒老人家

词曰：

自古怀志义仆，人人皆愿谋求。盛衰兴败祇低头。到老节操依旧。

抛却亲儿被害，狐缠幼主生愁，冤心受叱总无尤，仍是真诚伺候。

话说老苍头听了公子一派怒语，心中又是悲恸，又是难受。欲要分辩几句，又怕冲撞了，反倒添病。无计奈何，只得低声说道：“公子不必生恼，说是老奴故意来此搅乱。因老奴有要事禀报，所以将公子惊醒，公子若未睡足，老奴暂且退去可也。”此时，公子虽一心不悦，然似这等老人家，夙日并无不是之处，若太作威福，自己也过意不去，只得披好衣服，坐在床头，说道：“你进来罢，有甚么急事，说说我听。”老苍头忙答应一声，走将进来，但见公子坐在床上，斜跨着引枕，形容大改，面色焦黄。看这光景已是危殆不堪的样子，老苍头不觉一阵心酸，失声自叹：想不到我未来书院，并无多日，为何形体就这样各别？

精神少，气带厥，两腮瘦，天庭瘪，满脸上皱文儿叠。黑且暗，光彩缺，似忧愁，无欢悦，比较起从前差了好些。眉稍儿，往下斜；眼珠儿，神光灭；鼻梁儿，青筋凸；嘴唇儿，白似雪。他的那机灵似失，剩了痴呆。倚床坐，身歪列；听声音，软怯怯；衣上钮，还未扣结，看起那两支胳膊，细似麻秸。床上被，未曾叠；汗巾儿，褥下掖；香串儿，一旁撇；绣帐外，横抛着一双福字履的鞋。未说话，喘相接，真可痛，这样邪，大约是眼冒金花行步逸趣。谢苍天，既然绝了我李门后，千万的别再伤了我这糊涂少爷。

老苍头看罢公子，早把痛念延寿儿之心摺在脖子后头。满面含悲，说道：“我的主人哪，老奴因公子近来性情好生气，暂且躲避几时。想不到，病至如此危险。请公子把得病原由，可对老奴说明，好速觅名医，先退邪气，再慢慢用心调治。千万莫贪意外奇逢，恋良宵欢会，总以身体为重，方不失公子自幼聪明，生平高洁之志。今若仍为所迷，岂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吗？”

这周公子尚不知延寿儿叫妖狐所害，听得苍头之话。句句掇心，有点点他与人私会。他便故将双眉一皱，带怒说道：“你真愈发活颠倒了。人食五谷杂粮，谁保不病？这清平世界，咱们这等门第，那里来的邪气？说的一派言词，我一概不懂。我这病也并不甚大关系的，只用清清静静，抚养两日，自然而然就好了。你何苦动这一片邪说，大惊小怪的。”

公子指这几句话将苍头混过去，那知老苍头听罢，言道：“公子不必遮瞒老奴，实对公子说罢，今早我烹了一壶茶，欲遣延寿儿来送，呼叫了两声，不见踪影。老奴知他必在后边来偷果子，老奴便走到果园找他。刚走上上坡之处，忽见一汪血水，一堆白骨。又一抬头，见极大一个九尾狐，抱着只人腿在那里啃吃，把老奴唬了一跤，昏迷过去。及至醒来，这狐便不见了。我想延寿儿定然被他吃了。咱这宅里，素昔本无妖精，怎么他就特意来此吃人呢？老奴想狐能变幻，倘若他再化成人形来惑公子，岂不是病更沉重吗？老奴所以前来禀明公子，好自保身体。岂知公子沉痾如此，叫老奴悲痛交加，心如针刺。公子既说书院并无妖怪，老奴何敢在公子之前欺心撒谎，只求公子守身如玉，从此潜养身心，老奴也就不便分辨此事了。”

周公子说：“我都知道了，你不必再言，用饭去罢。”苍头见公子撵他，知其心仍然不悟。便自己想道：“我家公子，到底年轻。以忠直之言，皮为逆耳，恐劝不成，倒与他添烦。莫若顺情说好话，暂把见妖一事混过去。以后再作道理。免得此刻病中恼怒我。”想罢，复带笑说道：“老奴适才真

是活糊涂了，见的不实，便来说咱宅里有妖怪。复又一想，俗语说的好，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。还是公子聪明，见解高。况且咱这宦人家，纵有妖魔，也不敢入宅搅闹。公子不必厌恶老奴了。常言说，雪中埋物，终须败露。大约延寿儿外边贪玩去了，终久有个回来，老奴一时不见他，心里便觉有些迷糊，两眼昏花，仿佛见神见怪似的。此时公子该用早饭了。老奴派人送来，再去寻他可也。”

这是老苍头一时权变，故责自己出言不慎，把双关的话暗点公子。岂知公子听了，冷笑说道：“你如今想过来了？不认准咱宅中有妖怪了？想在我周家，原是一两辈的老管事，我是你从小儿看着长这么大。你说，甚么事瞒过你呢？如今我有点微恙，必须静心略养几日，并不是作主儿的有甚么作私之处，不令你知。你何苦造一派流言，什么妖狐变化迷人咧，又什么鲜血白骨咧，说的如此凶恶，叫我担惊受怕，心里不安。纵然有些形迹，你应该暂不提才是。你未见底确，心中先倒胡想。别瞧我病歪歪的，自然有个正经主意。况延寿儿平日不爱乱跑？不定在何处淘气去呢。假若真是被妖所害，果园必定有他的衣裳在那里。不知你见了甚么生灵骨头，有狗再从你身边过，大睁目糊糊着二目，疑是延寿儿叫妖怪吃了，大早晨的你便说这许多不祥之话。按我说，你派长工将他找回来就完了。”

看官，你道周公子为何前倨后恭？他因信了老苍头假说自己见妖不实的话，便趁势将书房私约隐起，说些正大光明，素不信邪之言，好使人不疑。这正是他痴情著迷，私心护短，以为强词夺理，就可遮掩过去了。这老苍头早窥破其意，故用好言顺过一时，然后再想办法。两人各有心意。闲言少叙；且说苍头听公子言罢，说：“老奴到前边看看去，公子安心养病要紧。”出离书斋，自悲自叹的去了。

公子一见老苍头已去，以为一肚子鬼胎瞒过。也不顾延寿儿找着找不着，仍复卧倒。自己也觉气短神亏，饮食减少，心内虽知从清明以来与胡小姐缠绕以致如此，然此乃背人机密之事，胡小姐曾吩咐，不准泄漏。更兼羞口难开，到底不如隐瞒为是。倘若露出形迹来，老苍头必定严锁门户，日夜巡查，岂不断了胡小姐的道路往来？大有不便。莫若等他再来时，找他个错缝儿，嗔唬他一顿，不给他体面，使他永不再进书院才好。然他大约似参透了几分，适才想他说的奇逢欢会，又什么雪埋物，终要露这些话，岂是说延寿儿呢？定然他想着胡小姐是妖精，因我说宅内并无妖精，他所以用双关的话点我。虽说这是他忠心美意，未免过于罗唆。我想，胡小姐断不能是妖怪。无奈我们二人私会，也非正事，他劝我几句也算应该。况且幼曾受先人教训，宜知书达礼，以孝为先。如今双亲辞世，虽无人管，也宜树大自直，独立成家。回忆寒食扫墓，自己实在错误。我常向人讲，男女授受不亲，须学鲁男子坐怀不乱，方不枉读书，志在圣贤。那时与胡小姐相遇，若能抽身退步，岂不是正理？反去搭讪与他交谈。幸这小姐大方，不嗔不恼，更且多情。倘若当日血口喷人，岂非自惹羞耻，招人笑话。现在屈指算来，已有半载来往，我又未探听过，到底不知这小姐是甚等人家。此时虽无人知晓，似这么暮隐而入，朝隐而出，何日是个结局？事已至此，有心将话对苍头说明了，但这话怎好出口？况我自己也辨不准他的真迹，若说他是妖精，那有妖能通文识字、抚琴吟诗这等风雅之理，据我瞧，一定是宦门的小姐，门第如今冷落了。恐

日后失身非偶，知我是书香后裔，方忍着与我相会。这也是有心胸志气的女子。常言说道：

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

这周公子原自聪慧，听了苍头之话，却也觉背礼，自愧情虚。思想了一回，原悟过一半来，无奈见闻不广，以为妖精绝不能明通文墨。又兼淫欲私情，最难抛绝，故此他认准玉狐是个千金小姐。反说果园即有妖魔，断不是胡小姐变化的，胡小姐明明绝世佳人，我与他正是郎才女貌，好容易方得丝萝相结，此时岂可负了初心，有背盟誓？果然若能白头相守，亦不枉人生一世。想罢，依然在销金帐内，妥实的睡去了。

不知周公子从此病势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众佃户拙计捕妖狐 老苍头收埋寿儿骨

诗曰：

从来采补是旁门，邪正之间莫错分。

利己损人能得道，谁还苦练戒贪淫？

且说老苍头自从离了书斋，却复站在窗外，发闷多时。听了听公子仍又沉睡。自己悲悲惨惨慢步出了书院之门，来至前边司事房内，有打扫房屋的仆人，见老苍头满面愁容，便问道：“你老人家从公子书房下来，有甚么事吗？”苍头说：“你且不必问话，速到外边将咱那些长工、佃户尽皆叫来，我有话吩咐。”这仆人答应一声说：“你老人家在此坐着等罢，现在他们有打稻的，有在场里扬簸粮食的，还有在地里收割高粱谷子的。若要去叫，须得许大工夫。莫若将咱那面铜锣筛响，他们一闻锣声，便都来了。”苍头说：“这倒很好。”于是，那仆人将锣筛的“镗”、“镗”声响。

此时，这些长工、佃户，一闻铜锣之声，俱都撂下活计，陆续来至司事房外。见了苍头，一齐问道：“咱宅有何急事，此刻筛锣呼唤我等？如今人俱到齐，老管家快将情由说明，我等因你老人家宽厚，素日忠直，即便赴汤蹈火，亦所心愿。”老苍头见众人如此相问，乃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叫众位到来，并无别事，你们可知咱公子为甚么病的？近来外边可有甚么风声没有？”众人一齐摇头，答道：“并没听见有甚风声，亦不知因何有病。自三月之后，咱公子性情大改，与从前回乎两样。先前在书房用完功课，有时便遛跹到我们一处，说笑散闷。谁知寒食祭扫回来，反叫人嘱咐我们，不许至书院窥视。从此，他也终无出来，亦未曾与他见面。你老人家大约也知道他有病无病，为何反来问我们呢？”苍头说：“众位之话，一毫不错。但公子之病，你们不知。你们可知咱们这里有妖怪没有呢？”这些长工佃户一听问妖怪，便都说道：“你老人家若找妖怪，咱们这里可是近来闹的很凶，情真必实的，常在人家作耗。但不知这些妖精俱是由那里来的。”

有一佃户接话说道：“你老人家不信，”用手指着一个长工。问问他，亲眼见的，咱们这村里贾家，那日也是打稻子，雇了几个佣工的，这贾老大的媳妇同他妹子作饭，将掉下一锅米去，展眼之间，一掀锅盖米水俱无，却跑出满锅的长尾巴蝎子来，向外乱爬。姑嫂二人一齐吓的扑倒在地，贾老大的老娘听见，将他两人搀起，从此便似疯了一般，不是撕衣骂人，就是胡言乱语。你们说，这事奇也不奇？”又一个佃户指着个长工道：“你们说的还不算新闻，你们听听咱这位老弟家里，更觉奇怪。”只见那个年轻的长工说道：“大哥不要提我的家务事。”佃户道：“这又何必害羞？言亦无妨。”说道，“他本系新娶的娘子，尚未满月，忽于前日半夜里，闻听‘哎哟’一声，他连忙就问，不见动静。及点上灯一看，门窗未开，人无踪影。大家寻觅了许久，并不知去向，谁想天明，竟在乱草堆上找着了，至今还是著迷似的，常自己弄香，对着青石山乱烧。又自己说，还要作巫治病。你们想，这妖怪如此混闹，这还了得吗？”

众人你言我语，老苍头听罢，说道：“你们说的这妖怪，虽然搅闹，无非家宅不安罢了，还不至害了人命，似咱宅里，竟被妖精活活的吃了去。”众人听说妖怪吃人，俱都唬了一跳，忙问道：“你老人家快说，吃了谁？”苍头道：“今日清晨，我因有点闲工夫，煎了一壶浓茶，想给公子送至书房，我自己进去，又怕咱公子见我不悦。无奈，去找延寿儿，及找到果园里边，

猛抬头一看，见很大的一个九尾狐狸，在草坡旁边密树之下，抱着只雪白的小人腿在那里啃呢！登时唬了我一个跟头。及苏醒过来，这狐就不见了。至今延寿儿也不来家用饭，一定这孩子被妖狐吃了。但这狐狸如何跑至宅内呢？我想，咱公子这病也来的蹊跷，清明之时，他曾于坟墓之旁遇一个女子。延寿去折桃花，在树上见他与那女子说了半天话。延寿回来对我一说，彼时我就疑惑，那地方离青石山甚近，未免有妖精变化。大约这女子不是正人，况且咱公子从此便不离书院，必是这妖精幻化常来。不然，咱公子何故病到如此。这妖见公子精神缺少，再恨延寿常在书院混跑，冲破了机关，一定趁着今早这孩子去摘果子，妖怪就势将他吃了。故此，我将众位寻来，一者，往四处找找延寿的小衣裳，再者，大家想个法儿，或是请个善降妖的，将他捉住；或是咱大众将他赶离了书院，免得再伤了公子方好。”

众人听罢，俱忿恨说道：“这妖精真是可恶，胆敢青天白日，在院里来吃人，这可是要作反。”其中有被妖精搅过的与那胆小的，纵然也是心里恨恼妖精，却无主意，有几个楞头青，便觉无明火起，一齐说道：“你老人家不必害怕。我等有个最妙计策，准可拿住妖狐，与延寿报仇，与咱本地除害。”苍头道：“你等有何妙法，可将妖精擒住？说说，咱先作个计较。不然，这妖精既能变化，定有神通。你等是些农夫，又不会武艺，又无应手器械，何能与他相持，岂是他的对手？倘若拿不住，得罪了他。闹的更凶了，岂不是自增灾祸。俗语说的好，打不倒狐狸惹着一身臊，这可不是儿戏的。”几个二青头说道：“你老不必忒小心，我等将捉狐狸的家伙先说说老管家听——

我们齐心大奋勇，去找那害物迷人狐狸妖。因村中，防贼盗，俱都有，枪与刀。这器具，真个妙，农事毕，便演操。杆子多，铁尺饶；流星锤，短练绕；虎头钩，连碾套；还有那一撒手伤人的生铁标。火线枪，最可怕，狐若见，准心焦，不亚似，过山鸟；铁沙子，合火药，全都是，一大包，谁爱拿甚么只管去挑。如不够，莫辞劳，速去找，各处瞧，或木棒，或通条，或拐杖，或铁锹，掏火把，大铁杓，赶牛鞭，还有那个撑船的篙。我等若凑齐备了，管保精灵无处逃。

“老管家想想，有了这些兵器，你老人家率领上我们，将书院先围个水泄不通。他既迷着咱公子，一定还来书室。那时，暗隐在窗棂之外看着，他如若是人，说话行事自然与妖怪不同。候等他来，老管家只消说几句廉耻话，他一害羞，自然就不来了。若看出是妖精，你老咳嗽一声，我等便一齐下手，将他捉拿，但只一件，你老人家可先对公子说了，不然，他现时病着，倘惊动了岂不见罪？那时我等岂不劳而无功。”

苍头听罢，说道：“众位只管竭力擒妖，自有我承当，总不要紧。”于是这些笨汉凑了有二三十个，手执器械，一齐说道：“你老人家领着我们，先到果园，看看何处可以埋伏，就势好找延寿儿衣服。”言罢，有几个性急的便要动身。其中有个多嘴的长工说：“你们不用忙，咱们虽有了家伙，老管家还空着手呢。再与他老人家找一件东西拿着方精。”众佃户道：“你不用乱谈，咱们年轻力壮的，足可与妖精鏖战。何用老管家动手呢？”那长工说道：“我不是叫他老人家擒妖，为的是此刻拿个拐杖，倘咱打了败仗，老管家好跟着跑的快些。不然，走在未后，被妖害了，岂不又是一条人命。”众佃户说：“未曾见阵，你先出此不利之言，按律应该推出斩首。”苍头不等

他再说，连忙阻住道：“你们不可乱说闲话，速跟着我到果园里去罢。”

你看乱哄哄的，你言我语，一直来到鲜血痕迹之处。内中一个佃户道：“你们且莫吵嚷，不要惊走了妖怪。须要依我们的计策，听老管家分派。”只听一个长工说道：“何用等着分派。我先装上鸟枪，点着火线，候着打他。”又有一个长工说：“我先拿这单刀，在宽敞处砍个架子，叫妖精瞧见害怕。”那个说：“我这扎杆子，善能打野兽。将后手一摆，前手一抖，杆子尖滴溜一转，管教妖精躲不及。”众长工俱要卖弄，老苍头说：“你们同我擒妖，也宜养精蓄锐才是。作甚么，未见妖怪，说这些用不着的话？依我说，咱这果园虽不甚大，四围也有二三里远近，又兼树木森森，焉能看得周到？莫如大众四散分头去察。如若谁见了妖怪，咱这墙下设着一面号锣，将这铜锣响起来，大众便聚一处，并力捕妖，岂不为妙。”

众佃户道：“还是老管家有见识，说出话来，都有道理，咱们须依令而行。”言罢，一齐散在果木园内，将那逐密隐僻之地，各去搜索了一回，谁也没见妖精的下落。众人复又聚在一处，对苍头道：“你老人家莫非看错了不成，我等找了众佃户拙计捕妖狐老苍头收埋寿儿骨遍地，也无妖怪的影响。”苍头道：“岂有此理。你们不信，现今这里有对证。适才进来。我因不理你，这极惨，所以先同你们找妖怪。尔等既恐我看错了，何妨齐去一看，以验虚实。”于是，老苍头引着众人一齐奔那妖狐吃剩的残骨之处。

走至土坡之下，老苍头一见，不禁放声大哭，说：“我的儿呀，你死的好苦也！痛杀我也！”一面哭一面说道：“众位可见着这尸骨了？不是我那糊涂孩子是谁？”众佃户也上前看了一回，齐声说道：“此事真来的奇异。”内里有宽慰苍头的道：“你老人家先不要如此悲啼，据我瞧，此处虽有妖精吃人，未必准是延寿儿。若准是他被害，定有小衣裳撇在这里。咱们大众何妨先去找着衣裳，再定真假。”言罢，早有几个年轻的飞也似的各处查看去了。找了一会，并未见着。

众人正在纳闷，忽有一个长工跑到土坡高处，向四外一望，偶然见那密林柳树上，模模糊糊的似有物件在上挂着。连忙走到近前，爬上树一瞧，果是衣服。即使用手拿下来，到众人之前，连叫带嚷的说道：“真是了不得的，果然延寿儿叫狐狸吃了。你们众位来瞧瞧。这不是他的衣裳？方才我由柳树上拿下来的。”众人近前看罢，说道：“这事果然是真了。幸尔眼快，找着这衣服。不然，到底还是疑信相半。”此时老苍头看了实物，不免见物思人，复又对众哭道：“老汉虽是无德，皇天本佑，何必使我断后绝嗣？”言罢，仍是悲哀不止。众佃户等急相解劝，说道：“延寿儿既被妖害，论理，你老人家固然心疼。无奈死者不能复生，儿女也是强求不来的。你今若大年纪，倘若哭的有个好歹，岂不更有许多不便。劝你老人家，先办理正事要紧。凶手既是妖怪，大约清官也无法究治。故此，也不必呈报请验。惟先将白骨血迹撮捡起来，买口棺木装好，这果园里都是净土，就在西北角上，按乾向掘个坑将他埋了。然后再想主意，捉拿妖狐报仇，岂不为妙。”

苍头听罢，便擦干了眼泪说：“承众位劝解，是怕我为延寿儿哭坏身体。但不知我并非只为延寿儿被妖吃了伤心，所为的咱公子虽然自幼聪明，到底不甚老练。如今病到这等地位，倘不肯自言得病之由。若说是奋志读书，劳累如此，断不能面带邪气，羞吐真情。看来明是被妖所迷。我恐公子再要牵缠不悟，未免将来定有不祥。延寿儿既死，尚是小事，倘若公子再有差错，九泉之下，怎对故主老爷之面？今蒙众位良言相劝，只可将延寿儿残骨衣裳

埋了。然后破着我这把老骨，咱们再商议除妖报仇。”于是，众人抬棺材的，刨坑的，登时将延寿儿掩埋已毕。不知老苍头如何商量去捉妖怪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痴公子怒叱苍头 众庄丁定计擒妖

诗曰：

流水姻缘不久长，长忧独卧象牙床。

床空梦醒推鸳枕，枕冷魂消月满窗。

窗外妖狐来窃盗，盗他真宝是元阳。

阳衰阴盛实堪恨，恨把书房作病房。

话说老苍头亲眼看见将延寿儿掩埋已毕，不免又悲痛了一回，对众说道：“如今亡的亡，病的病，皆由被妖之害。我与妖精势不两立！求众位仍然帮我商酌，如何办理方妥？”众佃户说道：“你老不必着急，咱们今晚大家先捉他一次，如若得胜，那就不必说了，倘若不济，咱这里有一个手段最高的，提起来谁都知道，他原本是个老道打扮，善能画符降妖。现在住居迎喜观内，真似活神仙似的。那时将他请来，准保妖精可除，公子之病也可痊愈。”

苍头听罢说道：“这主意却很好”咱们先到前边司事房歇息歇息，吃了晚饭，再来书院巡察。”于是大众出了果园，苍头说：“方才延寿儿之事，多蒙众位扶持鼎力。本该治酒酬劳，但因公子之病，不能得暇。俟过日，定行补情致谢。”众佃户道：“老管家何必如此说，这些事惧是我等应该效力的，何谢之有？”苍头道：“公子伤了真元，恐其命在旦夕。今晚咱将书院围裹，倘若拿住妖怪，那就不用说了。若是拿不住，你们说的迎喜观最善捉妖治病的，是怎么个称呼？说给我，等明日好找去。”众人道：“这方都称他为王半仙。你老若是找他时、他那观外摆着摊子，到那里一探听就可知道了。但这些事，你老也须禀明公子，然后竭诚办去方好。”苍头道：“众位说的也是。你们先去用饭，候着我去通禀回来，再作道理。”

说罢，一直来到书斋，掀帘而入。见公子昏昏沉沉，在床上仍是合衣而睡。老苍头猛然一看，更觉不堪，真是面如金纸。不禁点头暗叹，一阵心酸，早落下泪来。暗叫：“老天那，老天，我上辈主人世代积善，轮到我这幼主，怎么叫他逢痴公子怒叱苍头 众庄丁定计擒妖这样异灾，病至无可救处。”老苍头正自默想，忽然见公子似梦里南柯一般，两眼朦胧着，挣扎起身形，东倒西歪的走了几步，用手拉着苍头，含笑说道：“小姐这等用心，叫小生”，“叫小生”三字将已出头，老苍头便道：“公子，是老奴进来了。那里有小姐敢入书房之理。”

周公子这才将眼一睁，方知错误，自悔失言。欲要遮饰，又改不过口来，不觉满脸羞怒，遂拿出那阿公子的气派，发出那娇生惯养的性情，一回身，就赌气坐在椅上，瞪着两眼，大声说道：“我告诉过你没有？我在这里浓睡，你也可不必进来。你偏赶到此时进来扰乱，你还眼泪汪汪，不知你是怎么个心意，难道说你哭，这病便哭好了么！你不想，我此刻身体不比平日，往往胡言乱语，梦魂不定，再加你常来惊吓，我这病可也就快了。从此你倒少要进我书房，我还安静些。”

这周公子梦寐之间，错把苍头当作小姐拉扯，醒悟过来，自觉羞愧。故此先给苍头一个雷头风，拿话将苍头压回去，使他不能开口，就可将这错儿掩过去，免的苍头拿话戳他的心病，谁知那苍头为主之心，棒打不回。见公子这等发怒，并不理论，仍是和颜悦色的说道：“老奴前来，有话回禀公子。

适才因众长工佃户至果园去找妖怪，妖怪却无踪影。那柳树上却挂着延寿儿的衣服，可见这孩子实是被妖精吃了。这也是老奴命该如此。众人已将他埋在果木园了，老奴特来回禀。不意公子把老奴当小姐称呼，想来公子之病，也是被妖迷惑。不然，公子万不至此虚危。如今隐微既露，性命要紧。公子到不必羞口难开，快将这本末原由说明了。咱这里好派人寻找妖精。再者，有个迎喜观的老道，人称他为王半仙，此人善能调理沉疴，最能驱除妖孽，将他请来调治也可。”

公子听到这里，甚是不悦。心里想着，若依他们的主意，不用说踏罡步斗、念咒画符的搅乱个坐卧不安，就是明灯蜡烛，昼夜的胡闹，胡小姐也自然不能往来。即便不是妖精，也难至此相会。他儿子叫妖精吃了，说我这病也系妖精闹的，岂不是故意的拆散姻缘。莫若我仍然不吐实话，说些夙不信邪的言词，将老厌物止住，免得胡小姐来不了，不放心。”想罢，便面带不悦，手指着苍头说：“你在我周家一两辈子的人，难道说你连规矩记不清？从来不准以邪招邪，信妖信鬼的。延寿儿虽说被害，你准知是何畜类吃了？难道说这一定就是妖怪，如今你领着头儿无事生非，你这是瞧着我不懂甚么，故意不与我相一。这何曾是与我不相，竟是与我不相。你这么大岁数，甚事没经炼过？为何将那撙局卖当的老道，弄来诓骗银钱。我耳朵一软，岂不叫你们闹个翻江搅海。我是不能依你的”。

这老苍头，乃是一片实心为公子治病，有妖精也是眼见的实事。况且延寿被害，众人皆知，故老苍头好意来回禀，不料公子仍说出些乖谬之言，也不查问延寿被害原因，只说一些不信邪的话遮盖。苍头明知他是护短，但是忠心为主，后又勉强说道：“公子既以正大存心，谅有妖邪，也不敢侵犯。还是老奴昏溃，失于检点。公子不必著急，待老奴到前边，命厨下或是煎点好汤，或是煮点粥饭，公子好些须多用点饮食，这身子也就健壮的快了。”言罢，老苍头抽身向外而去。

剩下公子，自己暗想，适才机关泄漏，大概被他参透，但他劝我，给我治病，却都是人意，惟有他说我是妖怪缠绕，叫人实在可恼。现在明明如花似玉的美人，偏要说他会变妖怪，在果园吃了延寿儿。据我说，似胡小姐这样娇柔，桃腮樱口，别悦一个活人叫他吞了，就是那岔眼的东西，他也未必能咽得下去。况且，我们二人虽说私自期会，情深义重，犹如结发夫妻，如此多日，丝毫未见似妖精样式。纵然真是妖怪，他见我与这等恩爱，绝不能瞒这等严密，不对我明言。他又并无害我的形迹，怎么说他一定是妖精呢？今晚他来时，我且用话盘问，果然察出他是妖精来，再与他好离好散，免的耳常听琐碎之话。他们不说见我有病疑心，反说我被妖精缠绕，真乃岂有此理！自己想罢，仍仰卧在榻上，闭目养神。

且说苍头来到前面，见众人仍复相聚，便对众言道：“方才将请王半仙的话对公子禀明，谁知咱公子执迷不醒，将我呵叱了几句，反说我无事生非。我想，众位吃罢饭暂且散去，将这些鸟枪等物先留在此，候晚上咱再聚齐。”背着公子布置妥当，仍然努力擒妖怪。众人道：“这话也可。无奈，就怕捉不着，倒闹大了。又不令请王半仙，将来何以除根？我们倒给你老人家想了个善全的主意：莫若老管家速速托两个媒人，与公子早早定亲。到那时，将

疴(k, 音科)——病。

乖谬(miù)——反常，错误。

公子搬到外边宅里，有了人陪伴，妖精或者也就不敢来了。即使妖精仍然不退，咱公子正在宴尔新婚，娘子若再美貌，公子果然如意，恋着这个新人，也就许将妖精丢开。那时公子心内冷落了他，省悟过来，自然的就叫找人捉他了。况且，公子也大了，也可以结亲了，趁这机会，却到两全其美。”苍头听罢，“你们众位说的虽然不错，无奈其中仍有不妥之处。咱公子偷着私会的必定十分美丽。倘若定的亲比不上，公子一定怪罪。再者，他们私自期会的，倘若是人，他见另娶了亲，或者恐人笑话不敢明来搅闹，虽然吃醋，不过在心里。看起来，公子所与的明是妖狐幻化，妇人吃醋尚不容易阻止，何况妖精本就闹的很乱，再加上醋，岂不更闹的凶了。到那时，公子果然明白，还觉易处，倘若他再帮着捣乱，这事岂不更难办了吗！莫若众位仍先散去，到日落之后，在书院四面围绕。见着妖精，咱就动手。你们说好不好？”众人说：“候晚间，听老管家分拨就是了。”于是众人仍去各人料理各人活计。

苍头自己不禁心中想道：“延寿儿一死，叫人可怕。这宗事，看来把我害杀。思公子，身长大，淫邪事，破身家。所以我，苦劝他，谁知他反将恶语来把我压。眼睁睁，病势大，无故的，说胡话，呼小姐，情由差，虚弱的身子竟将我拉。兄也无，弟也寡，眼珠儿，就是他。老爷死，有谁查？入邪途，把正道岔，明明的一块美玉有了瑕。一听我，劝的话，使性子把怒发，几乎的，将我骂，真赛过，当犬马，并不管人的委曲胡把锸抓。我欲想，把手撒，大小事，全丢下，不当这，老管家，到干净，无牵挂。就只是，难对恩主付托的意嘉。还得把，主意打。谅妖精，不肯罢。商量个，妥当法，今夜里，防备下，等着来，相褻狎，好令人冒猛出来把怪物拿。”老苍头自己思想了一回，看了看太阳将落，便忙派人将那些庄汉找至宅内。

众人俱已来齐，恰到黄昏时候。遂吩咐众长工、佃户说：“尔等诸人，今晚须要分作两班，前半夜巡更的，到后半夜睡觉；后半夜巡更的，前半夜先睡。大家都要留心，如若见着妖怪，暗暗俱都唤醒，好聚在一处。”众庄汉个个俱遵调派，一直来到书院，手拿器械，布散了个严密。这正是：

渔翁抛下针和线，专等游鱼暗上钩。

不知众人能伤着玉狐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妖狐吐丹唬庄汉 书斋媚语探周生

诗曰。

饱食安居乐矣哉，这场春梦几时回。

若还要醒令当醒，莫待藤枯树倒来。

话说玉狐，天交二鼓之时，从洞中驾起妖云，早来至周宅墙外。刚欲落地。忽然向下一看，不免吃了一惊。心中想道：“今日怎与往日大不相同？往日灭灯息烛，鸦雀无声。今夜为何明灯下烛？莫非公子病重不成？”又仔细一瞧，还有许多人，手把兵刃，来往巡更喝号，妖狐又不转想，心内明白，说：“是了，这必是公子听了苍头之话，心内犯疑，派人捉拿于我，但我虽然盗你的元阳，也是同你情投意合，此时你纵然有病，亦系你自己贪欢取乐，大意而为。如今你却生这个主意。唉！周信哪，我把你这无义狂徒，不知死的冤家，你把仙姑看到那里去了？你仙姑的道术，慢说这几个笨汉，就备下千军万马，又何足惧哉！我今本该追了这些人的性命，无奈家奴犯罪，罪坐家主。我且把这等笨汉打发开，再进书斋，看周信这厮以何言答对我。”妖狐想罢，便运动了丹田，把口一张，吐出那千年修炼的一粒金丹，随风而变，顷刻间大放毫光。此时那些庄汉正围着书院乱转，猛然间，见一轮大火球扑将下来，似欲落在宅内，一个个吓的不知怎好，俱都暗说“奇怪！”这才是：

一颗内丹吐出了口，众人看去甚觉蹊跷。炼他时，工夫到，能护身，无价宝。月色浸，目光照，清风吹，仙露泡，这本是狐狸腹内生产的灵苗。炮制他，费材料：龙脑香，灵芝草，牛中黄，犬中宝，虎豹筋，麟凤爪，蝎子须，长虫脚，他用那文武火炼慢慢的熬。押甲子，轮回妙，合天机，通种道，取阴阳，二气调，六十年来才炼一遭。炼成了，红色娇，如米粒，似胡椒，或能大，或能小，应吐纳，任意招，真是血帖一般有万丈光豪。这便是妖狐作怪的防身物，就把那巡更的庄人吓了个发毛。

且说玉狐吐出内丹，展眼落在书院之内，乱滚乱入。这些庄汉一见，不知是个什么物件，俱吓的魂飞魄散，撒下器械，梆铃，躲的躲，藏的藏，一齐要奔驰四散。来找老苍头诉说此事。玉狐空中一见，不觉心中暗笑，说：“这些无用的村夫！看了一粒金丹，便这样心虚害怕，似这等胆子还捉我，岂非胡闹？不免我趁着他们失魂丧魄之际，收回内丹，按落云头，速进书室。”

你看他，仍幻化了艳丽模样，轻轻走进，站在销金帐外，低声问：“相公可曾安寝了么？贵恙可觉见轻些？”周公子闻是胡小姐声音，忙将二目睁开，扎挣着身体，欲要由榻上迎将下来。玉狐忙移莲步，来到榻前，说：“公子不必起身，作甚么多此举动？”于是，二人同榻而坐，公子说道：“小生并无好处到小姐身上，蒙小姐夜夜驾人敝斋，香肌玉体，不辞劳乏。小生心里实在感激不尽。无奈，这几日小生实是人倦神疲，自觉难以支持。有心不令小姐枉费奔波，又恐下负小姐热心；有意叫小姐在此居住，又怕众人胡言乱道。现在小生懒散不堪，四肢无力。只得与小姐商量，暂且在府上消遣几日，宽限小生，培养精神，调理病症。俟等贱体稍愈，再造尊府致请，不知小姐心意何如？”

玉狐来时，见些庄汉，便疑公子看破了他的行藏，埋伏下人擒他。正想用话探口气，忽听公子又说了这一片言词。这妖狐心里更不自在起来。遂暗自发恨道：“周信哪，你的命犹如在仙姑手内攥着一般。我倒因你情重，未肯叫你一时死在我手。如今你倒说出什么宽限不宽限的话来！仙姑眼看九转

金丹，成在旦夕，原是借你的真阳，修我的大道，又可因此两相取乐，我欢会。你今既听信旁言，致疑于我，就算改变了心肠，背盟薄倖。你既无情，我便无义，到今日欲要逃命，岂非错想？”且说玉狐听罢公子之言，心里必然暗恨，却也被情欲所缠，惟恐冤了公子，复又转想，莫非派这些村夫不是公子的主意？不然在脸上怎么毫无惊慌之色？待我试探试探他，再辨真假。想罢，故作忧愁之态，假意含悲说道：“唉！我的公子，你既身体欠安，奴家心内未免挂念，欲思不来，心又不忍。故此含羞仍来探望。公子若憎奴家烦絮，奴家焉敢不从公子之命速退？但只更深夜黑，寸步难行，公子且容奴在书斋暂宿一宵，俟明晨即便归去。奴家既为弃置之人，无非从此独处深闺，自怨薄命而已。再也不敢自认情痴，来瞧公子，收了我这等妄想罢了。”说罢，故作悲恸，泪如泉涌。

公子见胡小姐满面泪痕，哽咽的连话未曾说完，便躺在他怀里啼哭，不免自己又是后悔，又是怜惜。心中想道：“似这等娇生女子，大略从未受过逆耳之言。我说了这么两句不要紧的话，他便如此脸热，真乃闺阁中多情之女。老苍头并没见过他，所以妄说他是妖精。看来那有妖精能这样多情？幸亏他不知这里的人都把他当妖怪，倘然要是知道了，不定怎么气恼，闹个寻死觅活哪！”

且说公子听见玉狐说话可怜，躺到他怀内悲啼，不觉情急心乱，忘了低言悄语，强支着带病身躯，一抖精神，大声说道：“我的知心小姐，小生若与你异心，天诛地灭！快莫要错想起来，宽衣歇息，玉体要紧！”

公子此刻想不到说话声高，那知早惊动了被妖丹吓走的庄汉。这些庄汉自从见了那颗内丹，心中惊惧，来见苍头。近前说道：“你老人家看见没有？方才有个大火球落至院内，乱转了会子，又踪影不见。我等不知甚么东西，故此唬的我们同来对老管家说。这事真是有些奇异。”老苍头道：“你们不必胆小，仍去巡更密察。手拿着兵器，怕甚么。”正说到这里，有一佃户说：“你们听着，公子书房里嚷呢。我听见有了什么小姐，又什么宽衣睡觉呢！”一个长工说道：“咱们先别大惊小怪，果然是妖怪，不要惊走了。莫若先将他们后半夜巡更的一齐唤醒，凑齐了兵刃，装上鸟枪，预备妥当，就可一阵成功。”苍头道：“尔等且莫高声，须要机密谨慎为妙。待我将众人唤聚一处，好布散在书院之内。”

老苍头分拨已毕，长工、佃户便抖威风，欲要前去动手。老苍头说：“你们先别妄动，妖精既在书房，暗暗的先去围住。俟东方将白，妖精必走。那时他一出门，大众一同下手，这叫作攻其不备大略可以成功，妖精插翅也难飞走。又可免的惊动了公子。千万黑夜之间，不要声张，不可莽撞。”众人道：“老管家说的最妥，我等遵令。既然如此，你老人家先去养神。鸡鸣后，你老人家再来看我们取胜。”言罢，将书房围了个风雨不透。

且说玉狐听见公子发誓明心。知道这些庄汉不是公子的主意所派。故此，他料定这些人纵然知他是妖精，因公子有病，绝不敢入书室来动手捉他。所以将假哭止住，仍与公子说恩说爱。此时，周公子并不理论外边有人，遂对玉狐说道：“小姐从此不必多心，小生绝不能无情无义。因近来实是气促神亏，衰败特甚。小姐纵然辛苦而来，也甚无益，所以欲小姐忍耐几日。岂知小姐不谅我心：竟错会意呢？”玉狐道：“奴家并非错想，乃自顾薄命，不禁伤心耳。想奴亦系名门之女，至今异乡而居，门第零落。偶遇公子人才，不觉心中爱慕，因自乖姆教，赧然仰攀，遂成自献之丑。指望终身有倚，白

首同欢，岂知公子中道猜疑，奴乃大失所望。公子妙年才美，结亲定有佳人。奴家犹如白圭之玷，难免秋扇不见指也。”玉狐言罢，公子忙与他并倚香肩，说道：“小姐且莫伤心，方才小生言过，日后若有遐弃之处，小生有如皎日！小生偶尔失言，望小姐宽恕则个。倘小姐若有好歹，岂非使小生罪上加罪，辜负小姐深情。”这公子与玉狐互相谈论，被这些庄汉俱已听明，遂交头接耳的说道：“这妖精果然在内，你们听听他说的话！咱公子病到这步田地，他还缠魔呢。咱们千万留心候着，天明了，妖人一露身形，咱就用枪打去，必要捉住，除了根。此时任凭他们说去。咱么就在书房以外掩旗息鼓的听着罢。”且说公子也不息灯，也不安寝，妖狐想着，公子也真是病体难支。所以心中说道：“纵然苦苦的缠他，亦是无益。莫若待至东方将曙，回伊洞府。”这也是公子命未该绝，所以玉狐有怜惜之意，不然，盗取真元之后，妖狐早使他命赴黄泉矣。此时说话之间，已是鸡声乱唱，忽听玉狐又道：“公子暂且自保，奴先告辞而去，俟黄昏后，再来问候金安。”公子自顾不暇，也不便强留，故此，玉狐摇摆着往外便走。

这些众庄汉已将苍头请至，现在排布的密似网罗。有几个窗外寻风的，听说里边要走，便暗叫众人防范。玉狐将一启门，众庄汉一齐观看，只见妙丽无比的一个女子由书室冉冉而出。老苍头因救主心切，遂吩咐道：“众位快放鸟枪，勿使妖精逃走。”众庄汉答应一声，不敢怠慢，举枪便下手。

不知众人伤着玉狐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老苍头抢枪打妖狐 化天桥欲瞒众庄客

诗曰：

酒色财气四堵墙，多少迷人在里藏。

人能跳出墙儿外，便是长生不老方。

话说老苍头听见房门一响，举目留神，见一绝色女子款款的走将出来。苍头到底是有年纪的人、博闻广见耳。早料定，世上绝无这等尤物，所以认准是妖精，看罢，便忙招呼众人举枪动手。那知这些庄汉此刻竟你顾我，我看你，犹如木雕泥塑，直了眼，只是看。

你道这些庄汉是怎么？其中有个缘故，凡人少所见者，必多所怪。这人只知种田园，勤稼穡，居在穷乡僻壤之区，何曾见过此等风流人物？所以他们一看，心里倒觉纳罕，竟认作俏丽佳人，反怪苍头错疑，倒全不想是妖精幻化的了。又兼玉狐已明白外边有人算计他，早就心内安排妥当。故此，也不同公子睡觉，说了些情话，便不慌不忙的款动金莲，来到房门之外，稳站书院之中，吐莺声说道：“你们这些村夫，真来的愚鲁莽撞，无故拦阻我去路，是何道理？我虽与你家公子相会，是你们公子请我来的。你们公子倘若知道，岂不添病？再者，你们刀儿枪儿拿着，若要将我伤着，难道无故将我打死就算了不成？岂不闻杀人者偿命。你们竟听老管家一面之辞，真算不明白。”这妖狐一面说着话，一面用那秋水一般的两个杏眼来往的撩拨人。看看这个长工，又瞧瞧那个佃户，故做许多媚态，轻盈娇怯招人怜爱，令人动情。

这些庄汉，本来一见美貌如此，就活了心。又听了这一派话，未免更觉游移不定，竟不敢举枪勾火，反站着看的发起怔来。岂知这正是妖精变动想就的法术，好令人退去雄勇之心，添上惜玉怜香之意。这些长工、佃户不识其假，反想：这个样儿绝不是妖怪。若是妖物见了这些虎臂熊腰的人，刀枪剑戟之器，早就驾云跑了。看来，这分明是个温婉女子。如此娇嫩，慢说用器械降他，就是大大的一口哈气，料也禁不住。这么好模样儿，别怪咱公子留恋不舍，便是石人见着，也不免动心。况且他们两个合在一处，正是郎才女貌。不知咱老管家是何主意，硬说他是妖精。似这樱桃小口，每日三餐，能用多少？一个延寿会被他吞了？常言，宁拆十座庙宇，不破一人婚姻。我们虽系元知，也不可欺压这等的弱女。

此刻，众佃户等被妖狐媚气所迷，同公子一样的偏想。总不想这女子是妖精幻化来的，所以反到心软，将捉妖之念置之九霄云外，呆呆的只是胡想。这也是他们到底不甚关心，又惟恐惹出错来。惟独老苍头，他乃一心秉正，惟怕公子受害。他见众人听着妖怪说话之后，仍然不肯动手，便急说道：“你们是助我捉妖怪来，还是帮着发怔来了呢？”众佃户等道：“妖怪在那里？”苍头道：“你们莫非眼花了，是糊涂了呢？妖精在眼前站着，难道看不见么？”众人道：“你老真是气颠倒了，这分明是个女子，怎么偏说他是妖精？难为你老人家也说的出口来。”玉狐见苍头催促众人下手，他趁着众人尚在犯疑，复又放出撒泼样儿，将双眉一蹙，杏眼含嗔，娇声叱道：“你们这些凡夫，料也不识得姑娘，以为我是妖怪。我实对你们说罢，吾并非别个，乃九天神女，上界仙姑，因与你家公子有宿世良缘，故此临凡，特来相会。你若知好歹，早早回避。若仍痴迷不醒，背谬天机，未免于尔等眼下不利。”你看，真是愚民易哄。这些庄汉先认妖精是个世间美女，而今听说这一派话，又真

信是天上的神仙，不但一个个面面相觑，反有几个佃户道：“我说这位姑娘如此美丽，原来是仙女下界。我常听老年人说过，古来多有神女临凡，甚么张四姐配崔文瑞，云英嫁裴航，又甚么刘晨阮肇遇天台仙子，这都是对证。大约咱公子也不是凡人，所以感动仙女降下世，咱们要与仙女动手，岂不是自寻其死。”

老苍头瞧着众庄汉似被妖精所惑，急忙大声嚷道：“你们别信妖人花言巧语，被他瞒过，只管着枪去打，有祸老汉敌挡。”那知众庄汉信定是天上的仙姑，仍是不肯向前。老苍头此时忠心为主，拼着老命急便从一个长工手内夺过一杆鸟枪，勾上机，将枪头对准，一捏火，向妖精就点着了。只见一股黑烟，如雷响一般，打将下去。妖狐一见，不敢怠慢，连忙一晃身形，腾空而起，只听“铛”的一声，墙砖落下半块，并无沾着妖怪分毫。且说玉狐躲过了鸟枪，纵有法木防身，未免也是害怕。于是故意站在云端，用大话吓唬众人道：“尔等凡夫，当真要伤仙姑圣驾，岂得能够。仙姑以慈悲为心，不肯计较你们。若是一怒，叫尔等俱个倾生。到那时，才知你仙姑的手段，可就悔之晚矣。”言罢，将他拿的一条手帕向空一掷，展眼间化现了一座白玉长桥，真是万丈有余，直通天际。众人抬头，看见妖精已摇摇摆摆，站在桥梁之上。这正是妖狐卖弄他的妖术，令人测摸好生疑。掷手帕，弄玄虚，化座桥，真正细，高悬在，云端里，好仿佛，上天梯，纵有鲁班手段也难这等急。一蹬蹬，台阶似，一步步，层次砌。两边排，栏干密。看来是直通银汉遮住虹霓。一根根，汉白玉，是谁凿，玲珑体？论雕工，是巧技，有棱角，最精异，是神功，非人力，怎么凡人一见不纳罕惊奇？且说妖狐用幻术变了一玲珑透体的长桥，便慢慢升天而去。没后化成一股白烟，随风而散。

众庄汉那知这个障眼法儿，怔科科的向空中看着。妖精去的无影无踪。这方回头对苍头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太也不斟酌。如今得罪了神女，一定复生灾害。我们看还怎么办？”苍头见众人一口同音，又不好与他们分辨惹气，只得问道：“你们到底说他是神仙，是妖怪？你们是被他所惑。”众庄汉不待苍头说定，便一齐道：“我们看是真正仙女，方才谁没瞧见，从天上现出一座白玉桥，将他接引上了天咧！即今桥也没咧，仙女也走了。咱么也没了事咧？你老说是妖精，你老自己捉去罢咧，我们不敢逆天而行，咱大家散散罢，凭他老人家一个人闹罢。”又一庄汉说道：“将这兵器给他老留下，咱们好走。才刚仙女说过，叫咱不必在这里多事。他与公子了罢宿缘，那时，自然仍回上界。若咱们说他是妖怪，捉拿他，一惹恼了恐于咱们大有不利。莫若早些躲开，免的遇见了仙女，难保性命。”言罢，各将器具一扔，哄然散去。

老苍头一见，又气又急，想要发作他们几句，又恐法不责众。无奈，将这些物件自己捡起，来至前边司事房内，一面歇息，心里思虑今日这事：妖怪未曾伤着，不定还来。倘若妖精怪恨在心，拿着公子报仇，老汉岂非自增罪过？况这妖精看着颇有神通，不然，众人何至被他迷乱至此？若说他不是妖精，焉有神女吃人之理？不但这事可疑，现在公子病的极虚极弱，他不以神术相救，反夜夜来此欢聚，大约神女仙姑所作所为，绝不若是淫乱。苍头踌躇了多会，又不敢去与公子商议。自己想着，真是有冤无处诉，正在慨叹，忽然想起一事，说：“有了，前日他们说的王老道，不知手段果是何如？既然这等有名，大概有些法术。莫若将他请来，看看是何妖物，剪除了这个祸根，搭救公子之命。”老苍头忠心耿耿，自己拿定了主意，也不令众人知道，

也不骑驴备马，拿起拐杖，先到书斋窗外听了听，公子浓睡。也并不加禀一声，独自一人，便一直往迎喜观而去。

不知老苍头将王半仙可能请来不能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嵯岬洞众狐定计 老苍头延师治妖

词曰：

犬马犹然恋主，况于列位生人？为奴护救主人身，深识恩情名分。

主虐奴非正道，奴欺主是伤伦。能为义仆即忠心，何惮筋劳力尽。

话说老苍头自己，踉踉凉凉，一直奔了迎喜观去请王半仙。这话且按下不表。却说玉狐自从躲过了鸟枪，用手帕化了座通天桥，他便悠悠荡荡的似从桥上而去。岂知这乃他的障眼法，叫凡人看着他是上天去了。其实，他是躲避苍头这一鸟枪，暗中逃遁，你说这妖狐避枪，何不就驾云而去？作什么多这一番罗嗦？众位有所不知，其中有个缘故，这妖精先曾说过，是神女降世，又说有些手段的大话吓人。他若因一鸟枪驾云走的无形无影，恐这些人必疑他被鸟枪所伤，说他不是神女。故此假作从容之态，用这幻术，好令人知他有本领、害怕，从此之后，便可由着他现形来往，再没有人敢拿鸟枪打他了。这乃是妖狐的巧计，欲叫人揣测不来的心意。彼时，这玉狐由空中收了手帕，连忙回归洞府。

那些群狐望见，一齐迎接。进入内洞，玉狐虽然坐定，尚是气喘吁吁，香汗渍渍。众狐吃惊问道：“洞主今日回来，为何面带惊慌之色？云鬓蓬松，神气不定？莫非大道将成，还有甚么阻隔变异之处？”玉狐道：“你等猜的不错。只因我吃了那顽儿延寿，微露了些形迹，周家那老奴才犯了猜疑，背着他们公子，聚集了许多笨汉，手持锋刃，巡更防守，意欲将我捉住报仇。昨晚我用金丹吓住他们，方入了书房。进去一看，周公子实病的不堪，因此亦未与他同寝。这些庄汉俱布散在书斋之外，今早出门，指望用一片大话将这些入俱都唬住。谁知众村夫却到未敢动手，竟被这个老奴才打了一鸟枪。幸尔我眼快身轻，驾云而起。不然险些儿就伤了我的身体。”

众妖听玉狐说罢，一齐野性发作，带怒说道：“这老奴才，真是可恶，竟敢伤仙姑圣驾！咱么断不可与他干休善罢。”玉狐道：“众姨妹，你们还不知道呢，慢说咱不肯干休善罢，我想这老奴才还更不善罢干休呢。前几日我就闻说迎喜观有个王半仙，善能降妖治病。如今我想着，行藏既被老奴才看破，他必去请那王半仙前来捉我。”众狐道：“我们也听说过这王半仙，他算的了什么！他所仗的无非口巧舌辨，真本领半点皆无，不过哄骗愚人，诳取财物而已。即便他来，这又何足惧哉！”玉面狐道：“你们正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这个王半仙虽不可怕，只因他的师傅是大罗神仙，非同小可。”此人姓吕字洞宾，道号纯阳子。现在仙家里头，就是他闹手。时常遨游人世，度化门徒，连他那大徒弟柳树精的道术都不可限量。如今愚妇、顽童，皆知他的名号，莫不尊崇奉敬，最是不好惹的神仙。倘若咱们伤了他徒弟，他就许不依。一动嗔痴，怕咱不是他的劲敌。故此，我神情不定。”

众狐听了这一派话，更动了气，道：“仙姑何必长他人锐气，灭自己威风。那吕洞宾虽说道高术广，大概也系单丝不线，孤树不林。咱们洞中，现有我等许多的大众，齐心努力，何愁他一个纯阳子？就是十个纯阳子亦是稀松之事。况且，到那时再不能取胜，将洞主那些结拜姊妹请来帮助，总可以敌的住他。虽说他是什么大罗神仙，要阵伏我等，料也费难。再者，洞主随身尚有无穷法术，岂不可自立旗枪，纵横山洞？俗语说，宁打金钟一下，不

踉踉(j j, 音举举)——孤零零的样子。

击铲钹三千。能够将吕洞宾；小道术破了，咱们教中，谁还敢正限相睹？”

众狐你言我语，激发的玉狐上了骑虎之势，不觉一阵火性，气忿忿的说道：“我想，吕洞宾不来便罢，倘若多管闲事，破着我这千年道术，与他们作神仙的拼一拼，也免的他们日后小看咱们。”言罢，便吩咐一个小妖儿，将文房四宝取到，写了一个请帖，上边是：

于明日，谨具洁樽，奉请风云二位贤妹驾临敝洞，清酌款叙。幸勿见辞为望。并祈

携带防身兵刃为妙。

下写“愚姐玉面姑敛衽拜订”。写毕，令小妖儿相持而去。玉狐复又言道：“王半仙大约一请便来，咱们如今既去与他相抗，你等须要听我分拨，遵我号令。”众狐道：“谁敢不听洞主之命。”玉狐道：“今晚咱先齐进周宅，在书室之外，隐住身形，到那时听着我呼哨一声，你们再一齐现像。一切衣裳、容貌，务要幻化与我相同，叫他们辨不清白，也好捉弄他们。再者，我俟王半仙来到，看他出口言词如何，若是善言相劝，咱便退回，免的惹气；他若要自逞其能，胡言乱作，咱就一齐下手，各携一根荆条，轻轻把他先打一頓，给他个没脸营生，叫他丢人。那时，再看他如何办理。咱么也再预备防范可也。”玉狐吩咐已毕，众妖狐一齐连忙整理衣物，安排齐备。

堪堪天色将晚，玉狐遂率领众妖陆续的驾起妖云，一直的奔到太平庄村内，进了周宅，俱都用隐身法遮住原形，藏在幽僻之处，专等画符念咒的王老道。

且说这个王老道，他本是天真烂漫一个人，因自幼缺爷少娘，连籍贯、年岁，俱都湮淪难考。他在迎喜观出家，原系流落至此。其先，本庙长老看他朴实，所以收留下他，叫他也认识几个字。到后来，因庙内有吕祖仙像，香火最盛，每年至吕祖圣诞之期，进香之人蜂拥蚁聚。有一年，吕祖曾降临尘世，欲要度化众生，可惜这些肉眼凡胎，俱看着是个腌脏老道，也有憎恶的，也有不理论的。惟有王老道，他因自己不爱干净，见了别人不干净，他也不嫌，这也是他的缘法。吕祖在庙内游来游去，并无一个可度之人，正要出庙到别处去，可巧与王老道相遇。这王老道一抬头，见也是个道装打扮的，身上虽然褴褛，却是有些仙风道骨，他便走到近前，说：“道兄请了！不知道兄在何宝刹修炼？道号怎么称呼？既来到敝观，请到里边坐坐。咱们既是同教，何不用些斋再去？”说罢，便扯着就走。此刻吕祖也不好推辞，便同他来到庙内。

此时正是热闹之际，众人见老道扯进个极脏的老道来，众人俱不愿意。这王老道并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他便将吕祖让到一张桌上，捧过些斋饭，他坐下陪着叫吃。吕祖见他蠢直诚朴，想道：“这个老道，虽然鄙陋，倒还忠厚。无奈，似这等人，众人必将他看不到眼里。待我叫众人从此之后俱钦敬敬他，也不枉他待我这点诚意。”想罢，便故意对着王老道说：“你不必费心。斋，我是不用，我有一件事与你商量，不知你肯不肯？”王老道：“甚么事？只管说罢。”吕祖道：“我看你到与我合式。我打算收你作个徒弟，不知你意下何如？”这也合该王老道有这点造化，他听吕祖一说，乃随便答道：“自是你要愿意，我便认你作师傅，也不算甚么。”说罢，迷迷糊糊的跪下来，对吕祖就叩了个头。站起来说道：“师傅，我可是拜咧！日后可要管酒喝，若无酒喝，作无这宗事罢。”吕祖也不回答他，站起身来，说是：“徒儿，

湮淪 (y nyú, 音烟于) ——埋没, 变异。

你爱喝酒，日后足够你喝，我要去了。”言罢，腾云而起。此时，这些众人一齐暗怒吕祖妄自尊大，说王老道无知，怎么年纪差不多，便与他作徒弟？况且知他是何处来的，这等狂野！众人正在不悦，忽又猛一回头，就不见那个老道了。众人问道：“老王，你的那个新师傅呢？”王老道说：“我也不知，一转眼就无哩。”众人说：“这事奇怪，莫非妖精来了。”正在疑惑，只见地下有个柬帖，拿起一看，上写诗四句。诗曰：

一剑凌空海色秋，玉皇赐宴紫虚楼。

今朝欲度红尘客，争奈愚人点头。

旁边又赘一行细字，乃“山石道人偶题”。众人看罢，有悟过来的，便吃惊说道：“原来真仙下界！咱们可真是有眼无珠，倒叫老王得了这好处。咱们终日对着圣像焚香叩拜，如今亲眼见着，反不能识。真算咱么在自伶俐，盲人一般。”众人纷纷言讲，王老道尚怔着两眼，问道：“你们说的些什么，我怎么得了好处？你们别这么奚落人。”众人道：“不是奚落你。适才你拜的那师傅，乃是吕祖大仙。你看看那柬帖上‘山石道人’乃是个岩字，此乃隐语，不是吕仙是谁？这岂不是你得了好处呢。”王老道又一细想，不觉心内明白过来。你看他，忙着跪在地下，复又叩了两个头，说道：“早知师傅是大仙，我跟着去学学那点石化成金的法儿好不好？你老人家怎不言语声就走了哪。”众人见了，也有笑他的，也有说：“你起来罢，你既有了神仙师傅，还怕甚么。”这王老道自己也觉得得意之甚，不知要怎么荣耀荣显方好。从此众人吵嚷开了，俱说他是吕祖的弟子。借着这个仙气儿，谁还敢小瞧他。他便也这原因弄神弄鬼，说甚么会捉妖，会算卦，会治病。在迎喜观庙门之外，放下一张桌子，挂着个招牌，终日招的那些愚民拥挤不动的争看。有请他的，得了钱回来，便买些酒菜，与那等闲散人去吃喝。这些人也愿意与他来往，常常的来与他趁摊。所以王老道真是生意兴隆。他见众人信服，每逢有人围看，更假装出那真人不露相的样儿来，不是推聋，便是装哑。不然便行哭，就笑，喜怒无常。有王道赞可证：

迎喜观终朝人如蚁，为的是齐来要看吕祖的门徒。山门外，大松树，密阴浓，太阳不入，当地下一张桌儿挖单上铺。有蒲团，无蝇拂，这个摊，真厌恶，黑红笔，尖儿秃，破砚台，满尘土，旧签桶，麻线箱，竹签子，不够数，卦盒儿，糊着布，还乱堆着少尾无头几本破书。低白头，闭着目，两眼角，眇目糊，满脖泥，一脸土，哈拉子，流不住，未睡着，假打呼，招苍蝇，脸上扑，便搭着，擗成毡的乱麻交枪连鬓胡。破道袍，补又补，不亚如，撮油布，无扣襻，露着肚，烂丝绦，系不住，披散开，好几股，结疙瘩，一嘟噜，用线串，还拴着半截没嘴的沙酒壶。这便是王道哄人真面目。惯弄虚头叫人信服。

这王老道装腔做势，为的是哄这些村傻愚民，这些愚民见他作怪，偏就信他。一设上这摊，便里三层外三层的围着争瞧，而且把他喝了酒的醉话，竟认作点化人的法术，便牢牢记在心里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烘扬的各处知名，都以王半仙呼之。所以，这王老道一二年的工夫，真是日日足吃足喝。

俗语说，盛极必衰，泰极生否，这日，合当王老道晦气星照命。刚设摆上摊子，招了许多的人，王老道睁眼瞅了瞅，尽是闲散游人，知道不能赚钱，便仍将那酒烧透了两只红眼合上装睡，专等那未会过面的生人来了，好卖弄他的生意。可巧此际老苍头已经寻找至此，只见四面围裹的人甚多，于是分开大众，挤到里边。苍头知他是好喝酒的醉老道，便走至近前，用手将王老

泰极生否（p，音痞）——好事到了头，坏事就要来了。泰，否，均是卦名。泰为好的卦，否是坏的卦。

道一拍，说道：“神仙老爷别睡觉了。我们宅里妖精闹的甚凶，快跟我去捉妖罢。”说罢，拉着就要走。众人见老苍头冒冒失失，也不施礼，便去扯拉，遂一齐说道：“你这老头儿，真不通情理，那有聘请真人这样褻慢的。就是本处官宦，也不敢拿大胳膊来硬压派仙家。你瞅着，真人要不怪你。还不快撒手！”那众人正在叫老苍头放手，忽见王老道已睁开醉眼，哼了一声，也不知说了些甚么话，且听下回再讲。

第十一回 迎喜观王道捉妖 青石山妖狐斗法

词曰：

世上痴人如梦，邪言入耳偏听。道人称道是仙翁，便说咒符灵应。

一旦逢人聘请，假像露出无能。真仙若是惧妖精，岂不可笑可痛。

话说老苍头扯住王老道，被众人说的将要撒手，只见王老道哼了一声，睁开两只红眼大声说道：“我这铁板数，从来不差分厘。我早知你这老头儿，定有很大为难之事。所以从清晨就在这里打坐，专等着你到。我算你家要紧之人，被魔魔住，病的危迫。因我王半仙与你们有缘，应该速去搭救。你这老头儿总算请着了。”老苍头说道：“神仙老爷言的一点不错。现在小主人实是病的深沉。”

王老道不待苍头将原由说明，他便又用试探法听口气，问道：“你家幼主乃是年轻的人，时令症候，绝不至如此。他这病着实在非儿戏，其中有些奇怪。”老苍头道：“谁说不是呢？神仙爷既然算就，又与我们有缘，千万勿要推诿。定祈仙驾俯临，拯求小主之命。方才神仙爷说这病奇怪，他怎么会不奇怪呢？自从今年清明扫墓，小主遇见了个绝色女子，及小主回宅，不知那女子怎么也就来到书斋。两人朝欢暮乐，约有半载。所以小主至今骨细如柴，沉痾在体。小女子尚夜夜来会。还有小儿延寿，到后园摘果，无故被一九尾妖狐吃了，可惨可痛，这是我亲眼见的，如今想尽法儿也擒不住他。并且来来去去，人不知，鬼不觉。小主叫他迷的也不醒悟。昨晚我派了几个庄汉，为的是将妖怪阻住，不知他甚么时候早已进了书室之内。今早他将出门，我打了他一鸟枪，也并未伤着。他用手帕化了一条通天桥，竟从桥上而去。他还说他是神女仙姑。到底也辨不准是仙是妖。”王老道又接口说道：“一定是妖，非捉不可。”苍头道：“我也想着，这美女绝非仙女下界，故此特请神仙爷大施法力，将妖怪捉住，好救我家公子。”

王老道见苍头已经信了他的话，又听说是个公子，心里想着，既这等官宦人家来请，何不装出些作派来。你看他，对着苍头说道：“我王半仙也不是吹牛夸口，天下妖怪不用说，准能手到便除。他一听见我的法号，大约先就害怕，欲想逃跑。无奈你家幼主被妖缠迷已久，空画几道符，你拿去将妖退了，怕那病人不能骤然见效。莫若我亲身走一次，两宗事就可以俱无妨碍了，然捉妖治病倒不费难，就怕用的东西过多，有些花费，你们舍不得破钞。再者，我给你们将妖擒住，治好病症，咱么也先说个明白，不然，如今人情反覆的多，过了河便拆桥，看完了经就打老道。我实对老头儿说罢，我是叫人家攥怕了。我今先给你开个单儿，你拿回去同你们公子也商量商量，如要真心情愿，我作神仙的人亦不肯难为你，披给你二成账，叫你也彩彩。常言说，一遭生，两遭熟。倘日后你们再闹妖糟，再得大病，我也好拉个主顾。那时还重重的补付你呢。今儿这件事，你只管听我嘱咐办去，我也不能过于自抬声价，留点人情，日后也好见面。”苍头道：“神仙爷，我们这一次妖精，闹的还天翻地覆，那里禁得再有这样缘故。神仙爷千万别这么照顾了。”王半仙道：“就让你家这一次除了根，难道说你们本族、邻里、沾亲代故，就准保不生灾病，不闹妖精吗？你举荐我，我拉扯你，咱们两个一把锁，一把钥匙，谁还来敲咱的杠呢。不是说惟独开方，治病、念咒、捉妖，犹如探

囊取物一般，他人料也没有这等手段。谁不知我王半仙是天上的徒弟，敢劫我的生意。”一面说着，将苍头一按说：“你坐下，我跑不了。你等着我给你开个捉妖单子，你好忙回去商议，我在这里听候准信。”

老苍头听说要叫他先商量去，连忙说道：“神仙爷，不必这等取笑。我门宅中之事，同是老奴作主。一切应用的物件，无不全备。神仙爷只管跟着我去，你老怎么吩咐怎么是，只要治好我的主人，除去妖精怪，情愿千金相谢。我们绝不敢辜负大德，好了疮疤忘了疼痛，日后决不食言。”王半仙听罢，自己正在盘算，只见旁边有几个那平日给他趁摊贴彩的附耳低言说道：“这是咱们这一方的头个财主，周宅老管事的。收了摊跟了他去罢。”王道得了主意，望着这些给他贴彩的说：“有劳列位，把我的摊子代我收了。贫道好去捉妖救命。”言毕起身，付着与他看，朝这些无考究的人作了半截揖，跟着苍头便走。

顷刻来到周宅，让进大门。王道故意揉了揉他的红眼，向四下一瞅，便嚷说道：“厉害！厉害！满院妖气甚重。幸你有些见识，特去请我。若再耽搁几天，必定大祸临门。”苍头闻听，说：“神仙既然看破，先到书房看看我主人之病。”王道摇头说道：“你且慢着，你等我把妖怪根基寻找寻找。”说罢，便东瞅西看，满院里摇摆了半天，说：“你快找洁净屋子两间，我好请神退妖。”苍头道：“我们厅房宽敞，神仙爷同我看看。”王道说：“这也罢了。”二人入了厅房，这王道便坐在上面，假装着打坐养神，心里却打算着动什么法儿，想他们的银钱。苍头一边待立，连咳嗽声也不敢。令小厮捧过茶来，恭恭敬敬的放在桌案之上，一声也不言语，仍暗自倒退出来，在门外站立。老苍头伺候足有一个时辰，王道才伸了伸懒腰，打了个哈什，拿起茶来嗽了嗽口。老苍头说：“神仙老爷，醒了么？”王道便一声断喝，说道：“你真是肉眼凡夫！你打谅这是困觉呢？这是运出我的元神，遍游天下，去查访妖怪的来历。适才到了峨嵋山，去问我们一家王禅老祖。他说不知。我又至水帘洞内去问孙大圣，他也说没有。我想他三个尚然不知，这必不是人间的妖精。我赶着就忙上了天咧。刚到了南天门，又听说玉皇爷卷帘朝散，众天神已各退回。我又奔了蟠桃宫，这还凑巧，幸亏太白李金星在那桃树底下够不着摘桃儿，馋的流哈拉子哪。这太白金星见了我，羞的满脸通红，我说：‘这又何妨？不但你老人家爱作这营生，连东方朔、孙悟空他们还来偷吃哪。’太白星听我说话和气，忙问我有甚么要紧的事，好代我去办。我赶着将咱们这事说了一遍，太白金星说：‘原来为这点小事。昨儿我已奏过了，那原是棒槌精作耗。当时玉皇大帝就要派天兵天将下界捉他，因又奏过，说这点小妖儿作乱，何必劳动天神。浙江迎喜观有个王半仙，他足可捉妖拿怪。’玉皇大帝允奏。可巧我正去寻找妖精来历。太白金星遂将缘由对我说了，我方回来，如今元神已归了壳。你快去将宅里所有的棒槌都拿到我看，认出他来，好画道符，给他贴上，定有效验。”

苍头听罢，说道：“世界上从未听说棒槌成精之理。”王半仙道：“你们那里得知，这个棒槌往往妇女使他捶衣裳，好打个花点儿，只顾用双槌打的石头吧儿吧儿乱响，听热闹，猛然将棒槌一扬，碰破了鼻子，流出血来，滴在上头。受了日精月华，他便能成精作耗呢。”苍头道：“不必论是何妖怪，惟求神仙爷拿住他就是了。你老快将捉妖用的东西告诉我，好去速速备办。”王半仙道：“先取文房四宝过来，”小厮听说，急忙捧到桌上。王半仙举笔便写，先要了许多用不着的物件，然后取过两张黄纸，俱都扯成条儿，

胡抹乱画，又闹了有两个时辰方完，对着老苍头说道：“这符已经画妥，你拿去从上房贴起，凡所有的房子，一个门上一张。贴完了，管保灵应。”苍头道：“你老画的这符，都是甚么字，这等乱糊？”王半仙道：“这都是老君秘诵的咒语，五雷八卦灵符，又经玉皇爷阅过、念过，一句一字都不能错。这才又交给掌教元始天尊。天尊又传与天师张道陵。因张天师同我那神仙师傅相好，常来谈道，那时我还年纪不大，张天师瞅着我长的爱人，遂同我师说道：‘你这徒弟，甚是灵透，将来必成正果。我有秘授宝藏的神符灵咒，从不传人，今儿看你面上，我传了你这徒弟，也不在咱们契一场。’言罢，都教给了我。我师傅令我受罢，叩谢已毕，张天师也就去了。我便一遍一遍，一句一句的通学会了。从此我师傅便叫我到各处邀游，捉妖治病，拯救万民，行功积德。我当时又下了许多死工夫，将这符咒温习熟了，才出来救人疾苦。这是我揭心窝的本领，再不传人的法术。无怪你们凡夫不识这等文字，上边有好些位天神哪。”

苍头道：“这等说，灵符有这些来历，妖怪一定可捉成了。”忙伸手接将过来，去到各房门上去贴。”凡前边宅内房子俱各贴到。此时天色堪堪已晚，老苍头复又举步，欲奔书房，刚走至书院之内，一抬头，见一个女子立在书斋门口。仔细一看，竟是那用鸟枪打的那个仙姑。老苍头不见犹可，一见了这女子，唬的连忙向回里而走。

不知老苍头如何告诉王半仙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半仙周府粘符篆 众狐荆抽王道人

词曰：

狐媚群兴作耗，道人得便忙逃。山川满目路迢迢，仙境伊谁能到。

无计仍归道院，欲将众友相邀。撞钟击鼓又吹箫，反使妖魔见笑。

话说那玉面狐，自从将众妖安置在僻静之处，他却于周宅用隐身法等候王半仙。等至夕阳将落，老苍头已同王半仙进入大门。玉狐一见，即知道他并无真正法术，遂又跟在他身后，听他说些甚么。只见王半仙胡诌乱画，闹了许多时候，玉狐尽都看在眼里。未后，王半仙叫行心院里门贴符，玉狐即暗来对众狐如此这般说了一遍，复令众狐每一房门站立一个。玉狐却在书斋门外而站，等着王半仙来了，好一同下手。这话按下不表。

且说老苍头在别的房门去贴符，未见有妖怪动静，心内念佛，以为这符定有些灵验。及至来到书院门上去贴，猛一抬头，见那被枪打的仙姑在那里站着呢，这苍头一看，吓的心悸身战，即忙复回跑到王半仙面前，喘气说道：“神仙爷，这灵符贴不成了！如何是好？”正说着，忽见先前贴的符，俱一阵风都飘送在王半仙眼前。王半仙连忙问道：“你莫非打的面糊不稠，粘贴的不稳吗？你看看，贴上的俱被风刮下来咧！怨不的你说帖不成咧。”苍头听罢，说是：“这事奇异，我方才贴的那几处，粘的甚是结实，怎么就能刮的下来？莫非个个屋内都有了妖怪？”王半仙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你再去贴他一回，准保妖精见了便跑。”苍头道：“你老别说咧，适才我到书斋，将要拿符去贴，见那女妖在门外站着呢。求神仙爷自己亲手去贴罢。”王半仙道：“你这是疑心生暗鬼。那有这等的事，你去贴符，可巧妖精就在那里？”苍头道：“我是被妖精唬破了胆咧！这符是你老画的，你老暗念着那咒儿就可以贴上了。我实不敢再去。”王老道此刻亦是骑虎之势，只得仍旧装腔做势的将符要将过来，说道：“你这等凡夫，真是无用，你瞅着，待我贴去。”言罢，一同苍头往外便走。

及到门槛之外，王半仙向四下里一望，只见这宅内各房门外，俱站着个一样的美貌女子，自己看着，未免心内也是吃惊，想道：“这莫非就是妖精？不然贴上的符如何俱都揭将下来？待我不要言语，同这老头子先奔书房，若贴上书房的这张符，回来我就有的说了。”此时老苍头只顾低头前行，并未瞅见这边门外站的女子。遂问王半仙道：“我贴的已经刮下，咱是先贴何处呢？”王半仙道：“快领着我奔书斋，不要妖怪跑了，再拿就费周折了。”

看官，你知王老道这是怎么个心意？他想着周宅之内，绝不能有这许多家眷。即便有这些女子，既为他们家捉妖，岂肯将符揭将下来？他猜度着这些妖精，此刻必同离了书斋，至前边宅来搅乱。故此，他欲趁这机会先奔书院，就免得遇见妖精了。你看他，催着老苍头一齐来至书斋门外，正要叫苍头去刷面糊，他自己去要贴时，忽然从门里袅袅娜娜出来个美人。王半仙看罢，说道：“咱么快回避了罢，不要叫妇女冲了我的灵符，你必说我的法术不真。我没对你说过吗？我的符最怕阴人。”老苍头听说叫回避，猛一抬头，便忙嚷道：“神仙爷，不好了，这就是那妖怪！神仙爷快显大法力，擒住他。千万不要令他逃跑了。”老苍头甚是着急，只听王半仙说道：“你别哄我咧，这分明是你们少奶奶，给你家公子作什么来咧，你叫我拿他当妖怪捉了，你家公子若是知道，不说咱们是玩笑，必说是我调戏有夫之妇。那时，倘若吵嚷起来，不用说我家出家人担不起这个名声，还说不定得个甚么罪过呢。你真把

我瞅傻咧。”苍头听罢，急的跺脚说道：“神仙爷，别错了主意。这并不是我们少奶奶，这就是缠迷人的妖怪。快些动手罢！”王半仙道：“你敢作主么？”苍头道：“有了错处，老奴担当。”王半仙道：“你既然敢担当，瞅我的罢！”于是，将他那没锋刃的宝剑，用手插在背后，又把他戴的那油纸如土似的道冠往上挺了两挺，脑门子上拍了三巴掌，又向东喷了一口气，便直着身子站在书斋门外，口中咕咕啾啾的念诵道：“天黄黄，地黄黄，灵符一道吐霞光。二十八宿齐下降，六丁六甲众天罡，快把妖精来擒去，从今后，再不许他们进书房。我奉太上老君命，急如律令敕。”念罢，又要拿符往门框上去贴。

玉面狐便暗用他那细细的一根荆条，轻轻向王半仙手内，将那符一挑，往地下一撂。这新刷面糊的黄纸，如何不沾了好些沙土？王半仙一见，知是不妥。遂故意嚷道：“你看如何？我这符咒极是灵的，凡是妖精，一听见我念咒贴符，早躲的无形无影。就是怕逢阴人孕妇，一冲了这符便贴不住。我说的话，你一点又不听，只顾拿我取笑儿，把你们带肚儿的少奶奶告诉我是妖精，你瞅瞅，这符贴不上咧。你快叫他们小男妇女的躲开罢。”苍头此刻又是怕，又是急。忙道：“我的神仙爷，你老莫错认是取笑儿。他是千真万真的妖怪，我们公子尚未娶亲，那里能有少奶奶。你老只管向着妖精耍戏，可就误了我们小主人的命了。虽说有你老在此，妖精不敢狠闹，也不如快用现成的宝剑，将他杀了，除了根。”王半仙道：“你也真说的容易。你看看，他长的这细皮白肉儿，画儿画的这好看。连我修炼了多少年的道行，心里还觉动火哪，怎好一宝剑将他斩了呢？少不得你们公子叫他闹的成了虚癆。再者，我要将他杀错了，公子不依，谁给偿命？”苍头道：“你老杀了，老奴情愿偿命。”王半仙将嘴一撇，说道：“这么着，我给你个便宜，你杀了他，我偿命，好不好呢？”苍头着急说道：“你老既称神仙，是有法力的。老奴若能杀他，岂肯用千金谢礼奉请有道术的高人呢？你老速用宝剑斩他罢。事后谢仪，毫厘不敢缺少。有了错误，不干你老之事。”

这王半仙有心再推辞，因听着千金礼物，又觉动心。旁边苍头又直逼迫，只得无计奈何，挽了挽破道袍袖，抽出那没刃带锈的剑来，假装怒气冲冲，吹着胡子，鼓着两腮，青筋叠露，咬牙切齿的瞪着两只红眼，嚷道：“你们闲人快要躲开，我可要擒妖精咧！这是真杀真砍，别当我是老谣，这剑上可没有眼睛，碰着可不是玩的。”这王半仙一面瞎诈着刺，一面便舞那卷刃不磨的宝剑，去玉狐要动粗鲁。

且说玉狐先前见王半仙这等捣鬼，又是暗笑、又觉暗恨。今又见他来动手，不免微微的一笑，故意的轻移莲步，往后倒退，慢转柳腰，假做惊慌，说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野牛鼻子？难道你不知王法，青天白日入人宅院，拿刀弄杖，威吓妇人。大约你要想行凶谋害，讹诈钱财呀！我实对你说罢，你这是困了。你在我跟前，闹这个缘故，岂不是班门弄斧，不知自量？”说着，暗运了丹田一股妖气，照王老道面上一直喷去。王老道觉着难以禁受，“哎哟”了一声，便跌了个倒仰。于是，撂下那宝剑，急忙趴起身来，欲要跑时，却被妖气迷漫，不得能够，遂睁着两个烂红眼，把脑袋往墙上撞，不防备，去天灵盖上又碰了个大紫包。自己摸了摸，也不敢嚷疼。无计奈何，只得上前抓着苍头说道：“这个黄毛儿丫头，真正厉害，你快领着我出去，换那锋快的刀去。回来，我一定将他剁的煮饽饽馅是的，方出我气。你快找着门，同我走呀。”说罢，拉着苍头，刚要迈步，此时玉狐那里肯放，只听呼哨了

一声，众妖烘然而至。玉狐便吩咐道：“这样无知野道，实在可恼。众姨妹同来收拾这杂毛儿，别要轻饶恕他，免的他常管闲事，诓骗愚民。”众妖答应一声，齐现了一样的面目形容，打扮的俱是百蝶穿花粉红袍儿，长短、肥瘦、一般无二。王半仙一见，唬的就似土块擦屁股，迷了门了。真是，上天找不着路，入地摸不着门。迷离迷糊，站在那里，与灯谜一般，贴墙而立，等着挨打。

众妖全是满脸怒色，各持一根荆条，玉面狐上前，用手一指说道：“你别装憨咧，你也闹够了，也该我们收拾收拾你咧。”说罢，走过去，便先扯住道袍大领儿。王老道以抵对不敢支持，指望趁势一躺，将妖精撞个跟头，谁知妖精身体灵便，往后一闪，倒把自己摔了个仰八角子。众妖见他跌倒在地，便去揪胡子的，撕嘴的，捏鼻子的，扯视的，先揉搓了一顿。然后拿起荆棍，一齐向他下半截刷、刷、犹如雨点似的一般乱抽混打，王老道伏在地，四肢朝天，满口里破米糟糠，只是乱骂。他见打的不甚很重，愈发不以为事，便放出来那光棍无赖调儿，说道：“我把你们这些粉面油头，偷汉子的狐媚子，你们今儿既动了我王老头儿，咱爷们准准的是场官司。先前，我看着你们是些女孩儿，嫩皮嫩肉儿，细腰小脚儿，常言说，男不与女斗。所以我不肯奈何你们。那知你们竟是些臭婆娘，淫娃子，大亢的真鸡屎呢。这可真是阴盛阳衰咧。你们生敢成群搭伙玩弄我王半仙。简直的说罢，既要打，可别心虚，绝没有哼哈字。我王老头儿再也不能不是个东西。若不信，只管问去。幼年间没有底真，乱儿闯过多哩。爱招事，无人敢比。跌倒了，仍趴起。谁要同我争斗，我便敢与他拼命用刀劈。红通条都不惧，黑鞭子当儿戏，劈柴棍是常挨的，一咬牙便挺过去。不动窝，从早晨能骂到日平西。有朋友，就完事，从不会斗经纪。说不了，打官司，衙门口去相抵。真无理，搅出理。四角台上，从来没有受过委屈。到今日，学老实不泼皮。或占卦，或行医，除妖怪，救人迷，迎喜观把身栖。为传名，不需利，我王半仙一生忠厚倒被你们欺。这掸痒痒的荆条，算甚事。指望有人来劝，就算完哩。既打我，咱么已是一场子乱儿事，说不得。你们这些臭骨头，直不直。”

且说王老道骂的都是些市俗之话，说的都是些无赖子匪言，众妖一概不懂，只知他是骂人。便又把荆条加上力，抡圆了，没死活，只是胡乱抽打。王老道只道先前荆条儿无甚力量，不大理论，所以还能够乱骂。次后觉着有些重势，那两条老腿，便不似起先那样四平八稳在地下放着不动咧，荆棍抽在身上下一次，不是蜷回，就是伸去，不是旁闪，就是暗躲。堪堪的擎受不起，意思欲要告饶，又觉难以出口。因抬头瞅了瞅，老苍头一旁站着，离的甚远，只是老着脸说道：“你们这些姑娘，难道真把王老头儿打秃了吗。”

玉狐听得此话，知他已是禁架不住，遂冷笑说道：“你这打不死的杂毛老道，你不孤立了，你来这里治病，哄人钱财，尚还可恕。你又卖弄会捉妖。你看看，这里谁是妖精？如今你既然怕打，暂且饶过你去。倘若仍然不改，再犯到我的手，我也不费这个事打你，我叫我那些众妹子，揪你这老杂毛的胡子。”玉狐一句一句的数落了他半天，王老道一声也不敢言语。只听玉狐又吩咐道：“众姨妹，咱们也将野道打乏了。咱们暂且回去歇息歇息，明日再来理论。”言罢，各将手帕一抖，展眼间俱都不见。

不知王老道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王老道回观邀众友 苍头书斋搭经台

诗曰：

只为元门术太低，酿成祸患苦相欺。

顽皮道士遭羞辱，忠义苍头暗惨凄。

宝剑空持无用处，灵符已假便生迷。

群狐大逞妖魔技，须待纯阳到此携。

话说众妖狐闻听洞主吩咐住手，便一齐放下荆条，将各自拿的手帕，俱都一抖，借遁光，一齐回洞。王老道自觉羞愧，尚不敢抬头。先慢慢的偷眼看了看，一个个俱都不见踪迹，于是放开胆子，复又往四下里仔细一望，方知这些女子已皆去净。此时也不大声儿说话了，一面哼哼着，向苍头说道：“今日我可丢了人咧。你也不来劝解一声儿。”老苍头走至近前，先用手将他搀起，说：“我的道爷，你老还禁的住几荆条。我要将妖精劝恼了，若再打起我来，同你老一样，我可就早见了阎王爷了。快请起来，同我到前边用斋去罢。”王半仙道：“我这嘴脸，怎好前去见人？你快将门开放，当个屁放了我罢。”

老苍头听罢，不觉心如刀绞，忙将王老道扯住说：“如今神仙爷将妖精得罪了，妖精岂肯歇心饶恕我家？我的神仙爷，你老若再去了，谁还能保我们公子之命？今日你老虽然未能降了他们，咱们慢慢的再想主意。常言胜败乃是常事，你老倒不必如此愧怍。回来用斋已毕，奉求你老细细的写一道神疏，至诚向空焚化，哀告上天神圣怜悯老奴的愚衷，把我余生阳寿借与我家公子，我把这朽骨情愿抛残，留下小主人的性命，不灭周氏宗支。你老将此情达告过往神抵，奏与天曹俯垂鉴佑，你老虽体上天好生之德，大发慈悲呢。常言道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你老若一撒手而去，不但周氏断绝香烟，你老见死不救，未免也有过处。况出家人同有善念，你老若从此神手旁观，我还往何处再能找似你老这等半仙之体去？还求神仙爷竭力搭救我一宅性命罢。”

此际，王老道见苍头凄惨悲声，实在的进退两难。自己心里暗想，妖精大约无别的本领，不过以多为胜。莫若我也多集几个道友，与他们一对一个，就许可以取胜了。遂望着苍头说道：“你既然这等恳求，我只得仍给你们设法。适才，我并不是要走。我想着要掏寻我师傅去，问问他，传授我这些符咒，怎么捉妖治病倒不灵，挨打却这么快。倒是教的错了，还是学的差了。我挨顿打倒不要紧，叫人连我师傅的法术都瞅着不高。我若在深山古洞摸着了他，我老爷两个总得嚼会子牙呢。”苍头听说去找他师傅，连忙问道：“令师是那位仙长？”王半仙道：“你站牢稳了些，要提起我师傅，还唬你一溜跟头哪。”苍头道：“是谁，这样大名声？”王半仙道：“叫甚么，‘海里奔’。”苍头没听说过这名儿。王半仙道：“不是‘海里奔’，莫非是‘虎里槟’吧！”苍头道：“没有，没有。大概是吕洞宾老祖吧。”王半仙道：“是他，是他！我是要试探你认得不认得，你敢则也知道这么一位有字号的好朋友哪。你可老实等着我罢，我找了我师傅来，咱大家伙儿同妖精打场热闹官司，准保万不含乎。我找我师傅可是找去，把妖精可是交给了你咧，要跑了一个，可向你耍两。你放心罢，这一件事全都在我姓王的身上就是咧。”说罢，假装没挨打似的，掸了掸尘土，摔着手，一直的便出了周宅后门而去。

一面走，一面低头暗想道：“我自身入道院，本来没学过一点法术。可

巧今儿晦气，遇着这些恶妖怪，被他们羞辱了一场。早知如此，很不应该允。倘若素日有些工夫，借着纯阳老祖的名声，制服了妖精，不但受周宅千金谢礼，而且还为同道增光，也显自己的名。今反挨了这顿荆棍儿，岂不丢人太甚？这个脸须得想法找回才好。那怕到了观院里，给众道友磕头，也要叫他们帮扶我，将妖赶跑了。不然，令外人知道，岂不轻薄于我？这个跟头实在栽的无味。但我到观内，不可露受打的样儿，须得这般如此的说去，管保道友必来。”于是慌慌张张，假带满脸怒色，一径入了迎喜观内。

且说这个迎喜观，原是一座老道的长住处。地界宽阔，房广多。其中居住的老道，聚集极众。虽无飞升的真仙，却有修炼的道容。此时大众俱在院内讲论道法，只见王老道带怒，狼狈而归。大众看着他走至切近，一齐问道：“王道友今日出去，生意可好？为何这等模样回来。”王老道在路上已经安排妥了主意，今听大众一问，便故意叹气说道：“众道友你们猜，周家是怎么宗事？原来竟是些年轻的女子，混相窝反。我起初一去，老苍头说妖精闹的甚凶，我便连忙施展法力。那知刚到他们公子书房，便从里面风摆柳是的出来了好几个最美貌的姑娘，我恐是他们的内眷，正要躲开，老苍头说：‘那就是妖怪，快用宝剑捉罢。’并不是咱么攒细，果然是三头六臂，青脸红发的精灵，那怕咱与他挤了命呢，这都使得。我想，几个柔弱女子，怎好与他们相斗？常听人说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咱要与这些小娘们动手动脚，未免叫人瞅薄了。再者，又怕染了咱的仙根，故此不肯同他们较量。谁知这周公子竟招的些个会武艺的女孩子，见了我这样年纪，以为可欺，便不知进退起来，暗中给我个冷不防，一齐上前，将我按倒，拿荆条棍，倒把我好抽。将我抽急了，将要用宝剑乱砍。他们一展眼睛便都跑了。就象这么白打白散，咱这迎喜观岂不软尽了名头，令人耻笑？所以他们的千金谢礼，我也没要，总得找回这气来。我想，我虽衰败无能，我这有法力的师兄弟多着哪。我们一笔写不出两个道字来，他们眼看着我跌了矮脖跟头，再无称愿之理。我回来时，已将这话发了出去。别管怎样，望求众道友有愿去的助我一膀之力。不欲去的帮我个妙计。等着报过这仇来，再与老苍头要谢仪。”

众道听王半仙之话，一齐信以为真，同动了不平之气。一个个发恨说道：“咱同是老君门下正派，王道友既然被欺，我等也无光彩。他们别说道教缺少人物，这等任他们放肆，要叫这些女子白欺负了，谁还敬咱迎喜观是有名的道院？咱去报仇，也不用与他们打，等着这几个毛女儿出来，咱大众也不怎样他们，一齐将他们用绳捆上，两人抬一个，全弄在咱这观里来，重重羞辱他们一顿，再将他们放回去，叫他们不好见人。周公子若是知道，也就不要他们了，从此，那病也许好了。咱王道友这脸可就找回来咧。”有两个年长的道士说道：“这么办使不得。这些女子准要是人，仗着道友众多，固可捉的住他们。然要弄在咱道院里来，未免叫人犯疑，说咱们作事不正经。再者，这些女子倘若真是妖精，咱要同他们动手，焉能准保敌的住他们？咱们先问到底的，这些女子准是人，准是妖，再作定夺。”王老道听罢，说道：“我也辨不很准，要瞅他们一展眼走的那等快，多半是妖精。”众道士说道：“若是妖精，更觉可恶咧。他们既然修炼，应该敬重道教。他们见了王道友画符持咒，就当假装惧怕，速行躲避，这才是知时务的妖怪。他们反给道友个没意思，是何道理？如今咱也不必论他是人，是妖咧。咱们给他个两全的道儿罢。”

王老道听了。忙问：“怎个两全的法儿？”众道说：“咱么大众俱奔周

宅，在他书院，令人搭起一坐高台，咱们坐在上面，将天罡齐齐整整念七昼夜。这些女子要是人呢，见咱们眼目众多，大约也不敢再进书室。若不是人呢，咱们念的这天罡，慢说是妖精，就是得道的仙子，也得远离，到那时，没有了别的动静，咱就说，仍须大施法力，将妖精与他们剪草除根，好再多受用他们几天。然须先对周宅讲明，每日预备三餐。极要丰盛。你就说，我们俱是请来白帮助的，不图甚么，须得如此。然后等着咱们回来时，再给王道友，叫他们写千两银子的布施。你们说，这个道儿好不好呢？”王老道此刻已将挨荆条的难受撇在度外了，听见众道说的这法儿，又得吃喝，又得财帛，不觉心内暗喜。连忙对大众说道：“众位道友，既有这等高见，务祈同我走这一次罢。”众道士说道：“咱们同是道门枝派，气体相关，不分彼此，王道友只管放心，不必游移，我等一定相帮。事不宜迟，速速到周宅说去罢。”王老道点头，急忙复至周宅。

进了门房，叫人回禀了一声，老苍头闻听连忙迎接。入了客位，问道：“神仙爷回来了？可曾请得今师尊下降？”王半仙道：“我为你们这事，可大费了力咧。我好不容易到了海上仙山之处，找遍了三岛的仙境，未后在蓬莱岛内，方见了我师傅。我还未曾告诉他老人家，我师傅便早知道咧。先叫我坐在个神仙椅上，令仙童给了我一杯仙茶。我师傅对着我说道：“徒儿，你原来受了妖精的委屈了。这也是前生造定的因果，该有这场疼痛之灾。本当下凡结你报此仇恨，无奈这几个毛崽子妖精，也值不得我身亲临尘界。我今传授你个奇绝法，包管把那些毛妖精唬的他们尿流屁滚。连他姥姥家都认不得了。于是将诀法尽给了我，我忙着磕了个响头，我又想起这诀法虽然学会，尚不知怎么施展，正想要说，将用法亦求恩师赐教，我师又早明白我的心意，乃复行吩咐我道：‘你回去，先到周宅，派人搭起一座法台，愈高愈好，再叫周宅多备酒肉，你从此可要开荤破戒，将你们观里众道友邀上他十二位，我再赐你一部天罡经，连你共十三位，一齐念起。往来念他七昼夜，管把妖精捉净了。’说罢，还叫我不许索讨钱财，‘等着完了，只叫周宅主人到观里五道庙前写五百六十两银子布施。倘或周宅事毕之后，负心不给，五道爷自必叫他们受报应，那可不是玩的，徒儿，你可记着。天也不早了，你下山去罢。’我就回来。这都是我师傅嘱咐的话，叫人不可不信。所以我连歇歇腿都没有，就忙找了你了。”

此时老苍头已是心迷意乱，只得百依百随。忙说道：“令师既这等吩咐，岂敢不遵。”便急忙聚集众工人，搭台的搭台，备酒席的备酒席。不好拙比，就仿佛办丧事的一般掉起来。常言说，为人最怕挠头事。老苍头被妖搅的毫无主见，这王老道之言，明明不近情理，他听着竟是实的一样。只求有人捉了妖精，就花费千金也不吝惜。正是所谓，得病乱投医。且说众工人将该预备的，件件俱都安排妥当焉，等这些嘴馋的老道，好来吃这七天七夜。这王老道见法台搭起，酒席齐整，欣欣然便忙回了迎喜观。见众道友，将周宅布置的话，俱都一一说明。众道听了，也甚欢喜，以为这好酒席一定吃到嘴里咧。于是，忙差了四个伙工道士，挑着神像、疏表、香烛、供器、法衣、乐器等物，凡应用的，一概全都先送至周宅。随后，王老道领着那十二个道士，拿着踏罡步斗的宝剑，一齐来到。又令当伙居道的铺垫在法台上，设摆整齐。

不知众道士如何做作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群狐大闹撕神像 老祖令召吕真人

诗曰：

几个雌狐便逞雄，无端作乱弄神通。

可怜众道难降伏，枉费苍头为主忠。

话说众道齐至周宅，令人在法台设了五个香案，桌儿正当中，挂上老君、元始、通天三清神像。案上铺的俱是红毡，圆桌俱是黄缎，摆上炉瓶三式，备下香烛，列上诸天总圣牌位。法台四面，悬起三教降世源流画轴，与那六丁、六甲、二十八宿、十二元辰、五雷、四帅、白虎、青龙、天蓬、黑煞、丧门、吊客，许多的凶星恶像。又拉上彩绸，挂一百单八对旗幡。所用祭品，俱摆在一张洁净桌上。台正中，设下一张正印掌教的八宝如意床。床前桌上，放定牒文、敕旨、令牌、宝剑、九环铜铃、三厢手磬、朱笔、黄笏、施食、法水。两旁排开两行桌椅，桌上设放铙、钹、钟、鼓、笙、管、笛、箫。台上左右角儿，也摆两个桌儿，一边放着个黄布包裹，乃是道德天罡经卷。一边放着许多应用物件。这放黄包袱的桌旁坐位，是王道查阅众道念的是不是对的坐儿。从来僧道门中，大凡应事的揽头，就是这个坐位，只在上坐着看经，最是个清闲事儿。

且说伙居道士摆毕，这些众道俱大摆的先进了大厅，并不拘泥，一齐就位而坐。老苍头下拜见礼，泡茶，饮毕，王半仙便说道：“咱们先响响法器，通知通知妖怪，咱大家回来，吃了斋，再去念先师的真经。”说罢，王道先穿了法衣，领着众道，冉冉的上了法台，一齐按位坐定，各就所长，将乐器拿起，便吹的吹，打的打，犹如念经一样排场。将音乐吹打了几下，王老道便持起铜铃，哗唧声一响，众道一同止住乐器。于是，王道宽了法衣，率领众道下了法台，连忙来至大厅，仍然归坐。

老苍头急忙派了厨役，挑开桌椅，摆上酒席，众道此时间闻着，真是扑鼻喷香，馋的暗暗流涎，恨不能一时到口。正摆齐备，老苍头忙来相让。王半仙道：“你不必来让。众道友全是知己，同没讲究，绝不能作客的。”老苍头去后，众道指望任性饱餐，吃个不亦乐乎。

那知玉面狐自从将王半仙辱打之后，便归洞去歇息。及至王道叫搭台备酒席之际，玉狐早又派小妖儿巡了风去。所以众道士响法器时，他早也就率领群狐而来，藏在暗处了。今见众道见了斋这等不堪，实在忍耐不住，便一团火性，陡然而起。说道：“众姨妹你们瞧，这伙诓嘴吃的杂毛野道，真乃不知自羞。令人看着，实不可容。”众狐说道：“仙姑不要着急。等他们将酒菜吃上两嘴，尝着甜头，咱们再大展法力，闹他个望影而逃。叫这些馋痨道士酒不得饮，菜不得吃，干去难受。”玉狐听罢，说道：“这等收拾他们，甚为痛快。”众妖计议已定，各用隐身法遮住身形，等候众道赴席饮酒。

且说众道俱各僭让了半天，方挑定坐位。将拿起箸来，夹了菜，喝了两口酒，忽然见一阵旋风，卷土扬沙，刮的天昏地暗。众道士美酒佳肴将到口，一阵风沙起的甚邪。法台中，香烛灭，法器飞，旗幡裂，众神牌，全折截。神像儿乱翻元始天尊掌教的老爷。桌椅歪，香案歪，飘朱笔，撕疏牒，箸与杯，满地撒。酒菜中，多尘屑，那饭内泥土更刮了好些。众道士，心胆怕，战兢兢，暗气噎，立不牢，脚趔趄，一个个皱眉瞪目似傻如呆。道院饭，粗而劣，早就想，把馋解。这机会，得意愜，为甚么大风刮的这样各别？真是，活冤孽，眼睁睁，难饱不亚，一如把命劫。这等摔碎了海碗水盘，力

白矣不。众道正然心痛恨，玉面狐已将神像扯了个尽绝。

且说众妖大展威风，真是刮了个凜烈烈，卷土飞尘。闹的众道有饭难吃，有经难唵。一切供器、法衣、圣像、神牌、俱都摔坏，撂在满地，闹了个落花流水。众妖犹未足性，在法台上闹够了，便又奔了摆酒席之处。只见众道尚在那里瞅着酒菜干生气，那玉面狐又吩咐一声，说道：“这些野道，未曾吃饱酒饭。众姨妹，可将拳脚管饱了他们罢。”于是，众妖一齐上前，拧嘴的，揪胡子，扯衣裳的，拳打脚踢、吓的众道东奔西逃。连那茶房与铺垫，伙居道士，也有挨挂误打的，故此俱都不敢出头。

老苍头一见众道这等形状，不觉眼含痛泪，忙跪在法台之下，祷告众圣诸神，求公子病痊灾退。这也是忠心所感，义气动天。此时遂感动了上八洞的神仙、掌教的南极寿星老祖。这南极子正在静坐之际，只见一股妖气从下界直冲霄汉。急用慧目一观，早知其意。因想，这些妖狐真乃胆大，怎敢侮弄道门，残毁圣像，妄害人命，采补贪淫，作恶多端，未免可恼、可恨。若由妖精这般胡为，不但将来道教令人轻视，而且周信主仆之命，谅亦难保，遂忙叫一声：“白鹤童儿何在？”白鹤忙转至老祖面前，应道：“童儿在此伺候。”老祖吩咐道：“你速到庐山之上，诏取纯阳子吕洞宾前来听令。”这才是，白鹤应命把真形现，原来是顶如朱赤，身似雪团。腾空起，入云端，睁慧眼，看人间，叹尘世，特愚顽，利心重，被名缠，岂不知痴心到底也是徒然。总不如，全生命，保真元，超世外，入深山，苦修炼，炼汞铬，功行满，道心坚，祥云绕，瑞气攒，似我这虽非人类还列仙班。玉面狐，错了念，化人身，功非浅，阴阳气，炼成丹，生九尾，数千年，得正果，眼然间。为甚么，清明佳节却又思凡？与周信，结姻缘，不勇退，更流连，害人命，罪如山，惊动了，大罗仙，定然是恨把妖魔一刻灭完。工夫废，道行捐，难再去，乐洞天，又不知何日轮回再得转圆。白鹤飞舞空中叹，不多时望见庐山在面前。

且说吕祖邀游仙岛，自在逍遥。这日正在庐山闲观山景，忽见白鹤仙童来到，吕祖未待白鹤开言，便知其意。遂言道：“仙童至此，大约为妖狐作乱，此事我已知之。我与仙童速行可也。”于是，吕祖随着白鹤仙童，一齐来见寿星老祖。参拜已毕，寿星说道：“下界青石山下，群狐作祟。有汝门徒王道，不能降服，反惹的妖狐肆虐，毁坏了圣像、经卷，辱打道教门徒，实系可恼。今遣汝速临尘界，至周宅诛妖馘怪，感醒世人，免至从此道教无人敬重。”纯阳子喏喏连声，便领了寿星老祖法谕，急驾祥云，一直奔了太平庄村内。不知吕祖如何捉拿妖怪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唵（f ng，音讽）——高声念诵。

馘（guó，音国）——古时割取所杀敌人的左耳，用以计功。此指斩杀。

第十五回 吕祖金丹救周信 群妖法台见真人

诗曰：

妖魔集众势难当，虽是真人未易降。
仙发慈悲狐逞恶，神凭道理怪凭强。
物如害命多遭劫，罪若通天定受殃。
非是祖师无法力，群阴合聚胜纯阳。

话说众狐见这些无能的老道，俱都躲藏，便任意在法台搅乱了个不堪。这话不提，且说纯阳子按落云头，直奔周宅书院。众狐一见大罗神仙来到，不免心中胆怯，忙借遁光回了嵯岬古洞。纯阳子上了法台，一见神像、经卷，已是践踏残毁，未免在那里心中叹惜。老苍头忽然见一个道士在台上站定，便忙说道：“我的道爷，你快下来罢，妖精刚走了，你怎么又去招惹？”此时王老道因藏在书院墙外柴草垛内，猛然听说妖精已去，便从草堆里连忙钻出，问道：“你说甚么哪？”苍头道：“你瞅你们那道友，妖精在这里，他也不敢上台，妖精将去了也不知，就跑在台上作甚么？”王老道忽抬头一望，不觉哈哈的大笑，说道：“老苍头，你快过来磕头罢。这是我师傅来了。”说罢，复又使起他那泼皮性子，破口大骂道：“我说你们这些妖崽子跑了哪，原来瞅见我师傅来咧。你们如今倒是回来，咱老爷们到底见个真章儿，较量较量才算。要是这么撕了碎了一跑儿，姓王的不能这么好惹的。非得见个上下不成。”

老苍头见他说的这些话，疯不疯、傻不傻的，忙说道：“既令师尊到来，自有擒妖之法，任凭老祖发落便了。”老苍头跪在法台之下，在那里候着。吕祖对着王老道说道：“你快躲远些，不必在这里乱嚷。将这些伤了的物件，速派人送至迎喜观去罢，此处一概不用。”於是，王老道忙将这些茶房、伙居道士叫出来，一齐收拾净了，同着众道拜见真人，先回迎客观去了。

此刻惟有王老道以为吕祖是他师傅，须在这里伺候，仍然未去。纯阳子见这些器皿送走，遂对苍头说道：“山人此来，虽然为的降妖，须先救你主人性命要紧，待山人下台，你同着速去观看。”说罢，老苍头引路，一齐来至书房。老苍头将软帘卷起，真是满屋妖气。只见周公子一丝游气，身体枯干，二目紧闭，面色焦黄，悠悠的卧在榻上。凡作仙人的，都是意善心慈。用慧目一着，不由的叹惜说道：“年轻的孺子，事务不谙，被妖狐缠的如此，尚不醒悟，未免无知太甚。”苍头见仙真点头赞叹，以为公子料难救转，不觉泪眼愁眉。

吕祖见他忧烦，忙说道：“苍头，你不必如此。山人自有妙法搭救。”言罢，便回手取出一个锦袋，擎出一枚仙丹，名为九转还魂丹，递给了苍头。说道：“你速用水调化，与你主人灌将下去。”老苍头接到用内，闻得冷森森一阵清香，连忙调好，送到周公子嘴边，拖着灌到腹内。这药真是仙家奥妙，不亚起死回生。登时之间，便回真阳，保住性命。吕祖又对苍头说道：“公子之病，已是无碍。再取纸来，给他画道灵符，贴在书房门上，日后纵有妖怪，也不敢再来。然从此不可自己胡思乱想，还得静养百日，真体方能复旧还原。”

这周公子自由病深之后，已是命在旦夕，所以王老道捉妖等事，已迷的一概不知。适才因吃了仙丹，腹中邪气散尽。元阳已自保住，虽一时身不自主，心里已明白了许多，今听书室有人说话，便慢慢的睁了睁眼。苍头一见，

心中大悦，忙来至公子面前，如此这般，回禀了一遍。“如今仙人现在，大约妖怪不敢再至。公子静心保养可也。”周公子听罢，也顾不的歪想，仍然合目而眠，老苍头拨了两名妥当仆人服侍问候，诸事安排已毕。

吕祖仍又吩咐道：“苍头，你同山人仍上法台，急令仆人排开坐位，山人好画符，诏取妖狐至此，把这事解合。一者，体上天好生之德。再者，不伤我道教慈悲之念。三者，不碍他万年修炼工夫。”苍头闻听，忙派人安置停妥，请吕祖又上了法台。预备下朱笔，铺下黄纸，吕祖入了法坐，提笔写道：“纯阳子，谨遵南极仙翁命，为尔妖狐降下方。你等本是披毛类，原许你们恭修把道详。既然得入真门路，便应该遵正去循良，为甚么无故生邪念，因补纯阴去采阳？既然未遇雷击劫，须回洞，改恶于善把身藏。却偏要藕断丝连贪淫欲，恨不能把懵懂书生性命伤。至而今，虽然我们徒得罪你，并未将你怎样伤。尔等毫无忌惮多肆恶，经卷、神牌、残毁实不当。尔等只知利己损人虽得意，岂知是，罪大如天自找灭亡。山人此来无别意，写这道解合的牒文尔等细详。若是遵依我教令，山人慈悲尔等不相戕。倘若是痴迷终不悔，山人怒，未免与尔等个恶收场。”

吕祖将书罢牒文，便一声唤道：“当方土地何在？”土地连忙应道：“小神在此伺候。不知大仙有何法令？”吕祖吩咐道：“有一道牒文，尊神可送至青石山下嵯岬洞内，传玉面狐前来见我。”土地接了牒文，领命而去。

且说玉面狐率众归入洞府，虽说扎挣不肯害怕，未免总带惊惧之色。坐在内洞，默默无言。别的妖狐见洞主如此，便你言我语，商量说道：“仙姑也是几千年得道之体，何论甚么真人不真人呢？既然高兴，残坏了神像、经卷等物，惹下他们，便不怕他们。俗语说，打破了脑袋用扇扇。丑媳妇难免见婆婆。既作泥鳅，不怕挖眼。总在洞里藏着，亦是无益。他是真人、也得讲理。莫若出去，看他怎样。他若是以强压弱，咱到底与他见见输赢。难道他是大罗神仙就无短处吗？他当时也行过不正道的事，今日若将咱们赶尽杀绝，他也须得自己想想。”

众狐正在议论纷纷之际，忽听洞外有叫门之声，玉面狐以外为吕祖来到，气的脸色焦黄。众妖道：“洞主不必生气。吕洞宾今既找上门来欺人，未免不通情理。咱们正是一不作，二不休的时候。洞主想个奈何他的计策，先将他制服，羞辱了他，管保从今以后，道门再不敢轻易临门，欺负咱们。即或他不肯干休，再来报仇，大约欲伤咱们，也非容易。再者，到那时，料着不能取胜，便想个善全的法儿，躲避了他未迟。”玉面狐听罢，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就按着这么行便了。”于是，玉狐结束停妥，方令小妖儿开了洞门。此时，土地随着便走将进去。到了洞内，对着妖狐，口称道：“仙姑在上，当方土地稽首了。”玉面狐见是本方土地，这方将心放下。

看官，你道土地怎生模样？有赞为证：

见土地稽首哆嚟年衰迈，是一个白发送斜老头儿。荷叶巾儿，扣顶门，面门儿上起皱纹，白胡须，连着鬓儿，搭扣着两道眉儿。奢列着嘴唇儿，满面笑容笑弥嘻儿。躬了腰控着背儿，上黄袍是大领儿，香色绦四头秋火，下腰系白绢裙儿。护膝袜抱着腿儿，登云鞋是圆蝙蝠的前脸云头在後根儿。手执着过头棍儿，随脚步能持劲儿，拄着他能歇腿儿，更为是保养路远走的精气神儿。谅土地多大职分儿，不过是管小鬼儿，住的是小庙儿，住家户儿，也尊其位儿，当地下受灰尘儿，头顶着佛爷桌儿。同说他最怕婆儿，就真是他怕

婆儿，可总没见他骑过骡儿。土地爷眼望着妖狐说禀事儿，这是纯阳子亲笔写的牒文儿。

玉面狐听说有吕祖的一道牒文，连忙令小妖接过，送到面前。玉狐拿在手内，从头至尾看了一遍。又递给众妖互相瞅罢，玉狐对着众妖说道：“吕洞宾书写牒文，与咱们前去说合之意，我看并非是要动嗔痴，与咱们较量。都是与他徒弟解合，令咱们悔过。这不过给王半仙找找脸罢了。据我想来，这倒很好。趁着周公子未曾丧命，倒不如与他相见，息事罢词，仍自各不相伤，岂不两全其美。”

众妖听罢，俱各摇手，说道：“不可，不可。洞主岂不闻吕洞宾收柳树精时节，七擒七纵，或硬或软，用无限的机关，方把柳树精制服作门徒。这而今三眼待者、飞絮真人，飘遥海外，放荡天涯，谁不晓得？如今吕洞宾既差土地前来投此牒文，这叫作先礼后兵、调虎离山之计。指望把咱们诓去，先用话语压服。若与他顶撞，再施法术，制服咱们。仙姑断不可信他一束牒文，自己去找耻辱，况牒文上直骂咱们是披毛畜类，并无仙姑暗吃延寿儿一层公案。焉有人命关天之事，牒文上反不提之理？可见是叶底藏花，虚言相诱。咱不可坠在他术内。”

玉狐听罢，微微笑道：“众妹不必多言，洞宾此来，专为经卷、神像一事。他既以礼而来，我也以礼而去。若不分皂白，便去与他相持，未免咱们无礼。等着与他见了面，回来再作区处可也。”言罢，叫小妖儿取过文房四宝，提起笔来，在牒文后面写了八个细字，乃是：“即刻便去，当面领教。”书毕，仍将牒文递与土地，说：“劳动你拿去交与吕纯阳，就说仙姑随后便至。”土地答应一声，接在手内，举步而回。

这些群狐一个个呆呆胆怯，说道：“仙姑这事作的未免轻率，千万不要孤身去与吕洞宾会面。想洞主现已修成仙体，岂能受人当面控制？倘一时言差语错，空身与他斗法，胜不了吕洞宾，这不是负薪投火，自烧其身吗？今既批了牒文，说即刻便去，料难更改。然须商议个万全计策，莫要粗心轻敌方妥。我等想着，洞主若与吕洞宾前去相会，我们大众仍然同走一次，在那里等候。如若是讲合劝解，彼此不伤，作为无事。倘若你们一时反目，我们给他个一哄而上，一齐努力，破了他，然后再作定夺。”玉狐被众妖怂恿不过，遂说道：“这个主意也是。若有个不测，众妹好一齐帮助，”说罢，玉面狐先换了戎装，众妖打扮的轻衣短袖，更换完毕，齐借遁光，直扑周宅而去。

且说土地自嵯岬洞回至法台之上，见了吕祖，呈缴牒文，吕祖接到案上。铺开一看，见牒文后面写着“即刻便去，当面领教”，看罢，不由拈髯微微冷笑，说道：“这孽畜真是不知自愧，无理之至。”连忙把牒文掷在一旁，回头对土地说道：“有劳尊神往复，且请回位。”土地打了个稽首，归位去讫。吕祖吩咐苍头，将王半仙叫到台上，对众言道：“山人不动嗔痴之气，已五百余年。似此妖狐，这等狂妄，将字批在牒文之上。定是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。未免又要山上动嗔痴了。这也是劫数宜然，料难自免。且待众妖来时，先以好言解释，他们如若执迷不悟，只得再用法术，降他们便了。”说罢，又令王老道与苍头：“若见妖狐一到，叫他们上法台来见我。”

老苍头与王老道一齐领命，走至门外，刚一张望，早见对面来了几个女子。老苍头知是妖怪，却见他们都是月貌花容，天姿国色，改换了戎装，一个个打扮的齐齐整整，真是眉如黛翠，唇似涂朱，眼若秋星，腮含春色，一

样装梳、美丽，分不出伯仲妍媸。虽然令人瞅着怜爱，消魂淡雅之中，却暗藏煞气。故此与人相接，惯能丧命亡身。老苍头看罢，暗说：“一个妖精便闹了个翻江搅海，因这王老道，反招出一大群来。也不知这位吕祖师捉得了他们不能？”心中正在暗想，只听王半仙嚷道：“妖精同来到了，我先跑罢！不看他们记着仇，再用荆条棍，先打我一顿。”老苍头听他一嚷，忙一抬头，见玉面狐虽然改了戎装，仍是胡小姐模样，花枝招展，已经来在门外。苍头因得罪过他一鸟枪，不免对面一看，也觉心中胆怯。又搭着玉面狐还带着好几个戎装的妖精，怎么能不唬的害怕？有心要同王老道事先跑了，又怕违了吕祖法令。无奈，乍着胆子对妖精说道：“吕仙今在法台有请。”

众妖见苍头战兢兢的说话，便含笑说道：“此来正要会会吕纯阳，你引路领我们前去相见。你就说，‘玉面仙姑已至’。”于是，老苍头领着众妖进了大门，转弯抹角，来到书院。苍头连忙先到法台之前，说是：“回禀祖师，众妖俱到。”吕祖吩咐道：“你暂且退后罢。”

只见不多一刻，众妖果然娇模娇样来至法台之下，一个个乱语纷纷。又听玉面狐说道：“既然纯阳子以礼相请，众妹等也须遵奉牒文。咱并非惧怕谁，不能不奉元始天尊、太上老君、通天教主、变化三清之义，咱见了洞宾，也要分个次序，这截教、元门同是一理。”众妖道：“我等凭洞主调令便了。”玉面狐率众站在法台之旁，开声叫道：“老苍头在那里？你速到台上，就说玉面仙姑在此行礼哪！”老苍头听罢，忙走至吕祖之前，说道：“众妖要行礼哪。祖师怎样降他们？”吕祖拈着髯微笑道：“你去对他们说去，就说山人在此迎接了。”苍头犹若惊弓之鸟，忙说：“小人被妖吓破了胆哩！只为王半仙把小人闹苦了。有话神仙老爷自去说罢。小人肉眼凡夫，再不敢前去与妖说话了。”吕祖道：“如此，待山人自去便了。”

不知吕祖见着妖怪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伯仲妍（yán，音言）媸（chī，音吃）——比喻不分上下。兄弟排行，伯为老大，仲为老二。妍，漂亮；媸，丑陋。

第十六回 法台上吕祖劝妖狐 半虚空真人斗道法

诗曰：

狐媚神通广，神仙法术高。

欲知谁胜负，邪者自难逃。

话说吕祖大摇大摆慢慢的走至法台之前，用目观看，只见众妖狐一个个变化打扮的——

眉如翠月，肌若凝脂，齿如瓠犀，手似柔荑。

脸衬桃花片，鬓堆金凤丝。

秋波淡淡妖娆态，春笋纤纤娇媚姿。

说甚么汉苑王嫱，说甚么吴宫西施。

柳腰微摆鸣金珮，莲步轻移动玉肢。

月里嫦娥堪比赛，九天仙子亦如斯。

戎装巧样藏杀气，无怪凡情为若痴，

此时吕祖来至台前，妖狐也忙抬头而望，只见吕祖爷仙风道骨，儒雅斯文，暗里藏着威严可畏：

戴一顶，九梁巾，绣带垂，掐金线，灿生辉，太极图，居正位，蜀地锦，镶四围，紧扣着那无烦恼的头发两鬓漆黑。穿一件，赭黄袍，绣立水，八吉祥，藏水内；织金片，龙凤飞，八卦文，阴阳配；这件袍，外道邪魔不敢披。系一条，水火绦，细丝累，蝴蝶钮，鸳鸯穗；真苕麻，绵而翠；淘洗过，天河水；织女编，绕来回。一条线，无头尾，仿蛇皮，白与黑，为的是，虚拢着，无拘束的身儿不往紧里勒。横担着一口剑，号蛾眉。鞘儿窄，藏锋锐，斩妖魔，惊神鬼；在尘凡，还诛尽了丁血斑痕，似湘妃泪，又在那老君炉年还炼过几回。足蹬着，靴一对，方是头，圆是尾。步青云，绝尘秽，朝玉帝，随班队。赴王母，蟠桃会。不似那化双凫的云鞋任性儿飞。面庞儿，也不瘦，也不肥，如古月，有光辉；衬三山，眼与眉，鼻如胆，耳有垂，唇上须，掩着嘴，额下的长髯墨锭儿黑。八仙中，吕祖虽然不是领袖，较比那七位神仙还时道当为。

吕祖与妖狐彼此看罢，王面狐已被大仙正气所逼，倒退了几步，方望着台上说道：“仙真不必劳动，仍祈请允我等在此伺候便了。”

于是，吕祖吩咐苍头，叫派人在台下摆上座位，众妖一齐归坐。吕祖也将桌椅令人移在法台之前，方在座位坐定。遂拈须对众妖言道：“适发小谕，深幸不违。今山人有几句良言，欲对尔等陈其颠末，不知你等肯听否？”王面狐道：“既蒙仙真见谕，有甚么吩咐，请说便了。”

吕祖道：“夫元门、截教，虽非同类，实属一理。太上老君、元始天尊、通天教主、变化三清，本乎一气相传至道，俟后，又经历劫数至今。你我之根基虽有人言之别，你我之功业无毫发之分。莫不本乎人心，合乎天理，以慈悲为修行之正务；以杀害为参悟之戒端。你等素具性灵，久慕人道，礼垦拜斗，食露吸风，并非一朝一夕的功夫，脱出皮毛之丑，得化人身之尊。倘能倍加奋勉，何愁身入仙区。乃无故动狂荡之邪心，与周信嘲风弄月；破残害之杀戒，将延寿粉骨碎身；毁天尊之宝卷；撕诸圣之金容；应犯天诛，罪在不赦！山人姑念尔等潜修不易，倘一旦身遭天谴，尽弃前功，深为可惜。

瓠犀(hù xī, 音护西)——瓠,即“葫芦”,瓠犀,瓠瓜的子,因其整齐洁白,常用来比喻女子的牙齿。
柔荑(yí, 音疑)——荑,初生的茅草。柔,嫩,比喻女子手纤细白嫩。

故发牒文一道，特诏尔等前来，果能痛改恶愆，尚还不晚。如若心为不然，我山人的道术，谅尔亦所素晓。断不能容留宽恕！”

玉面狐听罢，虽觉无言可答，但听到甚么非类，又甚么脱去皮毛咧，分明是骂他们为畜牲，不觉羞恶之心便难按捺。于是，杏眼含嗔，双蛾紧皱，用手往桌案上一拍，对着吕祖，娇音咤叱的说道：“吕纯阳，你且住口！你说的这些话，未免过觉刻薄。你既用牒文将我等诏来，就应用善言解合。作甚么讲根柢，兜我们的短？扬人之恶，并不隐言。当着我这些同气连枝的众姨妹，竟用这些大言铺派羞辱于我。你想想，这些话叫人听的上听不上？我今日要受了你的这口气，我这玉面仙姑的名儿谁还当个甚么！你未从褒贬我，你也把自己行藏想想再说别人。你的出身，原是黉门一秀士。赴科场，名落孙山。既读孔孟之书，就不该弃儒人道，大概因着学问浅薄，不敢再奔功名。然既归了道教，应该行些正事，谁知你仍然品行污浊，岳阳楼贪杯滥醉戏牡丹，破了真元，那时你也是犯了天谴，险些儿作不成神仙。幸尔汉钟离给你出了个坏主意，打下了成胎的婴儿，化为乌有，方保住你的性命。难道说，你这不是伤害人命，破了杀戒吗？洛阳修桥，观音大士变化美女，在采莲船上歌唱，言有‘以金、银、财宝打中者，愿以身归之，’这原是为的蔡状元力孤，工程浩大，故此，菩萨设法攒凑财帛，资助鲁班以成功效。你一知道，便陡起邪心，便去把菩萨调戏，以致菩萨一见，飘然遐举。游黄龙寺，你又卖弄法术，无故飞剑去斩黄龙。身列仙班，虽说应该下界度人，但你不是卖墨，便是货药。又用瓦罐贮钱，令凡人看着虽小，到底投之不满。难道你这不是幻术惑人，嗔痴不断吗？你的这生平履历，我看着酒、色、财、气，般般都有。你还是大罗神仙，尚且如此。我虽行的错误，与你并不相干。你说仙姑是邪魔外道，护着你那无用的门徒，你焉知仙姑也不是好惹的呢！”

这妖狐说的一片言词，虽属荒唐，亦有毫厘实事，但他将实事说的截头去尾，倒仿佛吕祖真是如此是的。岂知吕祖有慧剑三：一断烦恼，二断色欲，三断贪嗔。焉有神仙如吕祖而烦恼、色欲、贪嗔不尽断绝之理？凡玉面狐说的戏牡丹之事，与洛阳桥打采莲船，俱是齐东野人之语，无可考较之言。至于飞剑斩黄龙，更是伪撰妄言，虚无缥缈不过。妖狐觉着对答不来吕祖之话，故杜撰出这等幻异之说，以诬吕祖。那知神仙已是火气消除殆尽，方证无上妙果。再若能有所原谅之处，总是涵养着，不妄动嗔怒之气。所以吕祖听罢这些无影响的话语，仍然不动声色，只是拈髯微笑，暗想，妖狐真是嘴巧，竟敢与我开这一番议论。似此无稽之谈，倒不必与他分辨。我仍把正教、邪教，分析明白，叫他自己斟酌。若能悔过醒悟，就便两免嗔痴，又对着妖狐说道：“玉面狐，你造作谣言，山人也不与你计较。我劝你改过收心，弃邪归正，皆是善意。你果能蠲免了那恣情纵欲之心，消除了那肆恶逞凶之性，改了截教中之匪气，顺了我存心见性、为善行慈元门中的道理，自然日后修

愆（qi n，音千）——罪过，过失。

詈（lì 音力）——责骂。

黉（hóng，音红）——古时学校。

遐举——远行。

齐东野人——孟子答弟子问上古故事时，说：“此……为齐东野人之语。”后喻道听途说荒诞无稽之语。亦作“齐东野语”。

蠲（ju n，音捐）免——免除。

到了天狐地位。”

这玉面狐听到此处，又不待吕祖说完，便将身站起，说是：“好个纯阳子吕洞宾，你倒不必绕着弯儿倚你们是元门正教，暗讽我们是截教旁门，来拿这话压人，你也不必绕舌，错了念头。你既说仙姑是旁门，索性与你分个胜负，咱们见个高低，看看截教、元门谁强谁弱便了。”说罢扭项回头说：“众妹你们看，这野道实在欺人太甚！咱大众一齐动手，看他有何能为？”

且说这些众狐，本是野性不退的妖魔，见吕祖这样说话，早就不怀好意。今听玉面狐吩咐，便齐抖精神，要闹个武不善作。你看，一个个紧了紧头上罩的弹花帕，搓拳捋袖，直奔法台，玉面狐更是心中冒火，一纵身形，先来至吕祖法坐之前，踢翻桌案；又往西北上一指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登时之间起了一阵狂风，尘沙乱滚，烟雾迷漫，满院里乒乒乓乓，真是刮的昏昏黑黑，怒号跳叫，亚似撼天关，摇地轴，指望把真仙眼目迷遮住了，好上前动手。

那知吕祖见妖精如此无理，便一挥手，拔出宝剑，按在手中，向乾天一指，叱曰：“风伯等神，速将此风止息。”那风须臾之间就停住了。这些妖精起了妖风之后，便用遁法腾空，站在云端之上，暗暗的看着吕祖。只见风虽利害，法台并未折倒，吕祖亦仍在那里稳坐。又见他用宝剑一指，风便息了。玉面狐已知破了他的法术，不觉脸上一羞，倍加恼怒，遂大声嚷道：“吕洞宾，你敢到空中与仙姑比拼，方算你是仙人领袖。”

吕祖见妖精甚是不知进退，手持锋刃在空中讨战。吕祖一想，这等泼魔，若不与他个利害，终难降伏了事。于是，将身一动，足下便生了几朵金光灿烂的莲花，捧着化身，忽忽悠悠往上而起五彩祥光。来到空中，仍凑合在一处，犹如履平地一般。堪堪离着玉面狐切近，一回手，由背上亮出蛾眉宝剑，用剑一指言道：“我把你不知死活的畜类，实实可恼。有心将尔等一剑挥为两段，又怕污吾宝剑。”

此时玉面狐见吕祖来至近前亮出玉剑，以为是要厮杀，也听不见吕祖说的话是甚么，便把手中的兵刃迎着吕祖砍来。吕祖连忙用宝剑架住，说道：“山人若与尔等动手相拼，大失仙家雅道。”言罢，用手中蛾眉剑向着众狐一掷，顷刻间，变出无数的蛾眉，如剑林一般，将众狐一齐围裹。这些众狐俱恐宝剑伤着，各以兵刃遮架，闹的空中叮当乱响。惟有玉面狐冷笑说道：“众妹不必惊恐，此乃凡间剑客之火，不足为奇。待我用术破他便了。”说罢，运动丹田的三昧真火，向四面喷去，飞剑俱不能近，此乃火能克金之故。又连喷了几口，凡变化的众剑，反俱都融化，只剩了一把蛾眉剑的本身，此又是真金不怕火炼之故。

吕祖一见，忙把蛾眉剑取在手内，刚要另想别的法术降他，只见玉面狐趁着那野火烧广之势，又把樱桃小口一张，吐出那月下炼成的一粒金丹，随着那三昧真火，一齐喷去，要伤吕祖。这丹，乃是妖精炼成的真宝，虽说仙人不惧，也得真的留神。吕祖用慧目一观，只见一片火内裹着有大如明珠一块宝玉，内含着无限光芒，滴溜滑又似风车轮一般，回环旋转。吕祖乃唐朝进士，又修成神仙之体，岂有不谙卦理生克之术？知道阴气多，阳气少，阳衰阴盛，惟水乃能克火。但凡间之水恐难敌妖精的真火，想罢，说：“有了，我何不将银汉天河之水取来一用？”于是，念动真言，仙家法术果然奇妙，展眼之间，半空中波浪滔天，竟把那些狐火妖丹俱都扑灭。

玉面狐见破了他们的丹火，欲想再以法术相较，恐怕不能取胜，只得又吩咐道：“众妹不必着忙。料这野道也无计奈何咱们。何不将咱的防身法施

展出米，再敌这野道？”众狐听罢，各放出腥臊之气，把吕祖围住。凡仙家最怕沾染不正之气，吕祖觉着妖邪放出恶气，连忙回身躲避。众狐见吕祖远避，觉着正合其意，遂趁便离了云端，一齐都回了嵯岬洞内。

吕祖见众妖已去，并不追赶，惟恐邪气冲了身体，忙用天河水沐浴了，然后将水又送回银汉之内，方按落云头，来至周宅法台之上，就便坐下。

不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吕真人净室请天兵 托天王兵临青石山

词曰：

却嗔狐媚，特地兴妖作罪。真人虽欲慈悲，妖反不知自悔。违背，违背，神仙也觉无味。无知异类，辜负仙真教诲。天心尚有挽回，妖怪偏不速退。琐碎，琐碎，把天神约会。

话说吕祖恐邪气沾身，用天河水净体已毕，仍放还银汉之内。此时，众妖已是得便而逃。吕祖按落祥云，落在周宅法台之上。苍头一见，连忙叩头，问道：“神仙爷在空中与妖精打仗，可将妖精捉净了？”吕祖道：“你不必多问，速速去收拾一间洁净房屋，内中放下一桌一椅，再备砚台一块，新笔一支，黄纸一张，净水一盂，杨柳枝数株，长香三炷，素烛一对，一齐预备，送到净室之内听用。”

苍头连忙答应，备办俱妥，忙将吕祖引至净室之中，坐在椅上。吕祖复吩咐道：“苍头，你可晓谕家下人等，一概不许于窗外喧哗、窃听、偷看，倘若违背，冲撞了天神，可是於自己大无益处。”苍头听罢，忙对众人言明，自去守候公子。这里，吕祖闭目定性，约未半刻，便在房内拈香已毕，复又掐诀、叠印、念咒、画符，又用杨柳枝调钵中净水，遍把尘中俗气挥洒干净，然后在烛前用火将灵符焚化。

这一片至诚真心，顷刻感动天上神祇。值日功曹闻着信香之气，不敢怠慢，连忙顺着香气冉冉从空而降，来至吕祖法坐之前，拱手躬身而立，你道那值日功曹怎样打扮？有词为证：

这尊神，躬身站在净室之内，和容悦色，满面堆欢。论起来，本不凡，专管查，恶与善、忠与奸。每日里，不得闲，坐环中，遨游遍。居此位，忠心正直更有威严。戴一顶，累丝冠，珠宝歌，红真纓，微微颤。银盘脸，多丰满，眼仙星，鼻悬胆，两撮儿掩口微须在唇上边。穿一件，黄金铠，套连环，鱼仁之，光灿烂。宝带紧，挂着剑。左右分，裙两扇，相衬着薄底战靴五彩鲜。启文簿，一篇篇，人间事，记的全。一件件每日在天曹启奏一番。

因纯阳祖的信香升上界，请到了值日功曹在香案前。值日功曹立在法坐之前，吕祖亦将身站起，说道：“无事不敢劳动尊神。今有一道文疏，祈上神投到托塔李天王圣驾之前。”功曹神领命，接过文表，复又回转天庭，将文疏投与天王去吕祖见功曹神去后，连忙步出净室，命苍头把香案撤了。“打扫法台伺候，待捉住妖怪，好来此审问发落。山人先到青石山去等着天神到来，共围崑崙古洞。”苍头领命去讫。吕祖驾着云头，方离了周宅之内。

且说玉面仙姑自从令众狐齐发腥臊之气，吕祖躲避之时，俱都得便归洞。玉狐来在洞内，自思：“今日之事虽然彼此未曾伤碍，大略吕纯阳不肯相容，一定约请天神来此打仗。倘那时，众寡不敌，如何是好？不知小妖儿请的云萝、凤箫二位仙妹为何不来？莫非他们见我所行不正，恐殃及他们身上？然结拜之时曾说时，患难扶持。难道此时背盟负约不成？若真如此，世界上凡结拜的兄弟姐妹，全是不关痛痒，有福自享，有祸自挡便了。素日说的甜言蜜语，竟是平安之日为的来往吃喝、热闹而已。罢！罢！罢！这些没良心的势力小人。从此我被天神杀了便罢，若是再能有个生发，一定与他们断绝。”

玉狐正在洞内怨恨盼望，忽听小妖儿报道：“二位仙姑到了！”玉面狐此时听见来了两个帮手，真是喜从天降一般，慌忙迎接进去，一齐坐定。云萝仙子问道：“不知贤姊见招有何吩咐？”玉面狐遂将如何与周公子来往，

怒吃延寿，如何辱打王老道，大闹法台，如何得罪吕洞宾，现今他去约请天神，不肯罢休的话，前前后后、如此这般说了一遍。云萝听罢，说道：“这事据贤姊说来，吕洞宾本来道法颇高，今又邀请天兵天将，大约料难是他们的对手。常言寡不敌众，弱不敌强。倘若与他对垒相抗，那时被他擒住，吕洞宾焉肯轻易发放？据愚妹想来，莫着避其锋锐，将众妹等一齐迁在别处，贤姊居在愚妹之洞，或凤箫贤妹之洞，痛改前罪。吕洞宾虽知在我们洞内，他晓得仙姊改过自悔，大略不肯再究。等着这事冷淡了，谁还肯再来多管？”凤箫公主亦说道：“这主意却很好，倒免的彼此不安。”

此时，玉面狐似有允意，这些未修成的众狐仍然野性不退，一齐说道：“二位仙姑说的虽然不错，无奈，吕洞宾欺人太甚！当面羞辱洞主。我们洞主也是修成的仙体，岂肯白受他野道这口气，常言道：他有他的登云法，我有我的入天梯。我们定与这野道势不两立。”这也是众狐的劫数难逃。所以玉面狐听了这派话，登时火性又复冒起，遂决意说道：“二位仙妹不必相劝。我若一躲避吕洞宾，岂不令天下同类耻笑，丢了我玉面仙姑的名声？求二位仙姑竭平生法术，助愚姐一场，与这些毛神见个高低，再作定夺。”凤箫公主、云罗仙子两个听罢，心内虽不乐意，到底同类怜同类。况且既来至此，若不相帮，恐伤了同类义气。故此，觉得不好推辞，只得答道：“诸事听凭仙姊吩咐便了。”言罢，玉面狐连忙说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吕洞宾若将天神请到，必来堵住洞门。咱趁早出去要紧。”于是，将那洞内大小群妖、以至豺、狼、獾、鹿，俱安排在丛林密树之中，调开队伍，整顿旗枪，专等天兵一到，好去冲锋打仗。这话按下不表。

且说吕祖来至青石山下，远远望见祥云缭绕，瑞霭缤纷，知是天王来到，忙把赭黄袍一抖，两足生云，起在空际迎候。只见天门开处，旌旗招展，托塔天王率领天将天兵排着队伍冉冉从天而下。内有六丁、六甲、马、赵、温、刘四面护卫，二郎、哪吒分为左右，十二元辰为后队，二十八宿押阵角。带着天罗地网，各持弓箭刀枪，真是簇簇森森、威威武武。又有一面坐纛大旗，拴着豹尾，一齐奔到青石山的境界。吕祖在云端里看着天神渡过天河，堪堪离得切近，速又复起云头，迎至天王驾前，躬身稽首。天王亦连忙离鞍下马，彼此相见。

礼毕，吕祖道：“尘凡下界，妖狐作乱，搅扰乾坤，残害民命，毁坏神像，藐辱元门。贫道因奉南极仙翁法令，动救世之苦心，欲将群妖降伏，致劳天王神威圣驾，故此，谨具表文，通诚奉请。”天王道：“下界妖氛甚盛，金星已表奏天庭。玉帝正要诏遣天兵诛馘妖孽，适值监察神值日功曹将上仙牒文捧到。狐媚猖狂，皆由我辈失察之过。适才至玉帝案前请罪，即蒙敕旨，令我等下界擒妖，剿除恶孽，与民除害。请上仙稳坐法坛，降妖乃我等天曹分内之事。”吕祖道：“如此，请天王乘骑便了。”天王道：“便与上仙携手而行，同到青石山界，岂不甚好。”

说罢，按落祥云，来在嵯岬洞外。天王于是调开了天将天兵的队伍，先堵挡了妖狐洞门，又吩咐众神在洞外即刻讨战。只见嚷闹了多会，并无妖精的动静。哪吒便走过来回禀天王，说是“妖精藏在洞内不肯出来，如之奈何？”二郎道：“不如咱先进洞巡察一回，然后绝其巢穴。”哪吒道：“咱就进洞。”

纛（dào，音道）——古时军中大旗。

稽（q，音起）首——古时一种跪拜礼，叩头至地。

二神各持兵器，在洞内周围找了一次，并无妖狐下落。回来将要用火焚洞，忽听密树林中有操演兵刃之声。二郎、哪吒来在高处一望，只见妖精一齐聚在那里排队呢。二郎、哪吒正在看视，有几个小妖也都看见了天神，一齐来至玉面狐近前嚷道：“天兵天将来了，请洞主分拨我等，快出去打仗争战罢。”玉面狐听罢，正是无可奈何之际，欲罢不能之时，只得出去抗违天命，舍死忘生的与众神交战去了。

不知谁胜谁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天兵大战众妖狐 识天机云凤归山

词曰：

变化多端，狐媚无羞真不堪。强把神通展，无计外乎天。反惹泼缠，愈增过愆，到头来，雨覆云翻，只落得，万年道术一时捐。

且说玉面狐凑了些成精的走兽，也是甚么智谋参军，动不动使用计策；也是甚么威武偏将，直不直就要厮杀。巡逻的找了几个快腿的野走狗；作马的寻了些个吃人的饿急狼。兔子摇旗，猴儿开路，一齐乱嚷。各拿防身兵器，簇拥着几个妖狐，都是女将打扮，都有千百年的修炼，一个个变化人身，各自有各自的形容。花枝招展，燕语莺声，催领着一群狼虫虎豹，也是旌旗高举，剑戟如林。一团阴气，就地乱滚，犹如浓烟密雾，黑漫漫的遮蔽红日，闹嚷嚷的各逞凶威，有如潮涌一般利害。玉面狐又派云萝、凤箫道：“二位仙妹先在旁边略阵，如若愚姐不能取胜，二位仙妹再相帮扶可也。”凤箫、云萝各自应诺，随在阵后。于是，众狐又相拥玉面狐一齐飞奔对阵。

天兵大队摆开阵势，压住阵角。群狐往两边一分，正中显出了玉面狐的容貌。此刻妖狐又是一番模样：直立着两道似戚非戚的蛾眉，圆睁一双似水如星的杏眼，包含着一派杀气，铺堆着无限威风。裙下双钩按丁字步儿站住，手中宝剑照八字势儿分开，满面嗔怒，手拿雌雄剑一指，大声叱道：“天兵中的领袖，神将内的班头，速去报与李天王、吕洞宾知道，就说玉面仙姑前来讨战。”

此时，天王与吕祖正在青石山顶之上稳坐，只见众妖乱哄哄的出来讨战，天王便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这些妖狐如此伎俩，便敢平地起风波，真是无羞无耻，背逆天命，该当万死。狐假虎威，抗拒天将，这等目无法纪，实是死有余辜。待吾神命旗，诏取五雷、四帅，布稠云，展利电，霹雳一声，击了这些众孽畜，准保有翅难逃，皮囊化为灰烬。”

吕祖听罢，连忙摇手，说是“天神休得如此，暂且息怒。这些妖狐虽然抗拒天兵，应该用雷击死。但可怜他万载修行，莫若将他生擒，先审问他一番。他若悔恶向善，便治他个轻罪发落，教他改过自新。他若痴迷不醒，再将他处死不迟。常言‘天有好生之德。’求天神体天而行可也。”

天王拈髯点头说道：“到底上仙慈悲宽恕，度量广大。既然如此，待我令众神兵擒他便了。”说罢，天王将手中宝塔向上一举，塔上第一层金铃响动，乃是诏取丁、甲、元辰的号金，只见六丁、六甲、与十二元辰一见金铃摇动，俱都不敢怠慢，迎下山来，便要同妖精交战。各物方向，上前抖擞神威。

玉面狐见丁、甲、元辰迎将下来，忙传了一声号令，说：“谁去与这几个天神对敌？”言罢，从背后转过天马狐精与混狄狐精，说道：“我两个愿去挡这头阵。”玉面狐吩咐道：“须要仔细。”二妖说是“晓得。”便跨上异兽，冲出阵来，也不答话，两下里便动起手来。二妖与天神战未五六回合，天神势众，一齐便将两个狐精围裹住了。丁、甲、元辰将要并力擒捉，忽见二妖一齐将嘴张开，运动丹田的阴气，向外乱喷。丁、甲、元辰觉得阴邪之气扑来，俱恐被其所侵，连忙败出阵外躲避了，不敢与妖抵对，抽身归了本位。

两个狐精见天神战败，更加耀武扬威，乱嚷道：“有那个毛神再敢出来比拼？”此刻，天王在山顶石上坐着观阵，看的真切，不觉心中恼怒，说道：

“这些泼怪真乃万恶，若这等叫他们容留长智，何时方将他们剿灭得平？”说罢，满脸含嗔，把宝塔高高举起，用力晃了一回，只听十三层宝塔金铃一齐如雷响动。众天神一见，个个惊异，遂率领天兵，两下里分头将妖围住。众妖见天神势众，也破着死命互相乱战。这一阵，真是杀了个天昏地暗。二郎爷心中大恼，用三尖刀先斩了些獐、狼、豹、鹿，然后冲过阵内，专要将玉面狐生擒活捉。两个并不答话，一齐刀剑并举，各展神通，杀在一处。这一交手，更是利害，二郎神直用刀砍，玉面狐忙用剑迎，刀砍霜光喷烈火，剑迎锐气起愁云。一个是青石山生成的妖怪，一个是凌霄殿差的天神，那一个逞凶任性欺天律，这一个御害除妖救世心。二神使法身驱雾，狐怪争强地滚尘，两家努力争胜负，恨不能谁将谁来一口吞。

且说二郎神与妖狐大战多时，哪吒同众天神已将群妖首级挥杀了许多，所剩下能变化的众狐唬的魂飞魄散。玉面狐此时也是杀的香汗淋漓，筋骨酸痛，又见众妖伤了甚多，心内一觉恐惧，更是遮架不来。只得吩咐一声，令众妖各运起防身法宝，放了些不正之气，趁便败下阵来，领着众狐逃出重围。小妖死的已是堆积如山，玉面狐看着，不敢恋战，仍复奔了密树林内。

二郎神见玉面狐逃奔丛林密树，仍是不舍，便要追赶。哪吒道：“咱们暂且穷寇莫追，待布下天罗地网，再去将他们围绕。不然，此时将他们追急了，可就许逃跑藏起。”二郎道：“也是，咱先令丁、甲众神将天罗地网四面密布。”

且说云罗仙子、凤箫公主见玉面狐劝不回头，本心不欲相随打仗。因玉面狐分派了，情面上不好推诿，只得跟着前来略阵。这两个虽也是与玉面狐同类，然自己颇知纯修苦练，不肯妄作非为，且能知过去未来之事。若论道行，较玉面狐还高一层，虽也是幻化美女，常出洞游玩，从无迷人害命。今见玉面狐抗拒天神，早料着不能取胜，一定遭擒。所以只管随着阵队，并未曾与天神动手。以后见彼此乱战，云萝仙子早见天神手内持着天罗地网，遂默对凤箫道：“玉面仙姊不听良言，恐怕难逃劫数。到那时，玉石俱焚，咱两个岂不枉修炼了一场？莫若趁此机会回洞罢。”凤箫公主道：“要走，咱便速速起身。不然，众天神布上了天罗地网，再要脱离，可就难了。”两个商量已定，齐借遁光而去。回至洞内，各自闭洞潜修，以后两个俱修的到了天狐地位。此话按下不表。

且说众天神布妥天罗地网，哪吒道：“此时妖狐料必力竭势危，咱布了这四面的罗网，大约一个不能脱逃。趁着此刻，他们尚无着落，速去四面围住，与他个卷饼而归。”二郎道：“这几个毛狐，何用许多天神动手？待我自己前去，管保手到擒来。”说着，便一直的扑了密树林内。

这玉面狐正要卒众妖用遁法逃去，忽见二郎爷携着金毛童子、吼天犬、粉翅银雕的神鹰，威风凛凛的去看过来。看官，你道二郎神怎个圣相？有词为证：

二郎爷生来圣像多端正，丰满满的容光亮彩似银。三山帽，朱纓衬，金丝累，珍玉润，扣顶门，压两鬓，双展翅，盘龙滚，起祥光，绕瑞云，天神队，分职品，鹅黄色的飘带在背后分。穿一件，淡黄袍，紧随身，团龙绣，起金鳞；厢领袖，回文锦，更衬着百蝶穿花的藕色战裙。系一条，丝蛮带，缠腰紧，蝴蝶扣，穗缤纷，杏黄色，似赤金，玉连环，夔龙吻，挂宝剑，多

夔 (kuí, 音葵) ——古代传说中一种奇异的动物，如龙，一足。

锋刃，能叫那，妖怪邪魔不敢侵。足下蹬，战靴新，升云路，走天门，随步稳，五色分，底儿薄，任疾巡，这双靴多行天界不踏世尘。手中擎，三尖刀，双面刃，双龙缠，护口分，斩妖魔，临军阵，曾在那水帘洞外大战过猴狻。金毛童，是从身，弓是金，弹是银，年纪小，正青春，跳蹩蹩，架鹰牵犬在后面随跟。

玉面狐看罢清虚妙道二郎神相，不觉的心中惊恐，欲看真魂。

且说二郎爷赶到树林之处，正要着金毛童子放鹰犬捉拿众狐，众狐忽然齐现原形，露出本相，迎近前来，反把二郎爷围住。一个个俱运足阴邪腥臊之气，向二郎神喷吐。二郎神忙睁慧目一看，但见众妖全不似先前娇烧美女之样，俱仍化成奇形异状凶恶的狐身。有几个天马狐，长毛雪白；有几个混胎狐，毛色花斑，金腿挺见，皮毛光亮。乌云豹黑白斑烂。染狸子栽针刺猥一样。烙铁印，倭刀腿，异色酷灰满地毛团，实在令人难看。

二郎神见众妖幻化这等形状，连忙用三尖刀挨次砍去。砍了几个，俱都无骨无血，软微微的，竟是些皮毛堆在那里。二郎神心中纳闷，又不知那是玉面狐的原形，于是令金毛童拽开弓，用银弹子打去。那知打着了软滑滑的皮毛，反把银弹子碰落。又将铁爪铜嘴喙的神鹰放出去抓时，鹰到跟前，捉住了一个，觉着滑溜溜，无骨无血，虽然掐住，提不起来。鹰又一缓爪，仍然逃跑，反将神鹰羞的飞回来了。金毛童见鹰不能捉拿，复将吼天犬脖卡打开撒去，那知这犬尚未追上众狐，便闻着腥臊气味，并不敢近前，竟又去而复返。二郎爷虽有神通，无法可体。

正在思想主意，哪吒忽从背后转过。二郎一见，忙将适才众狐幻化之相说了一遍。哪吒道：“这不算甚奇，这是妖狐用的截教中旁门左道，名曰：‘移花接木、抽骨遗囊。’他们运出魂灵，抽去胎骨，专用毫毛皮袋围裹。我等刀砍鹰抓，全伤不着他们的真体。他们用这抽身离魂邪术，无非欲要舍弃了臭皮囊壳，指望得便逃去。从意见，虽然妖狐这个计策不错，无奈此刻已晚。咱们现撒布了天罗地网，他们也是空用了一番的法术。”二郎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想不到我被这些脱了皮毛、专用虚假的东西难住，空与他们无血骨的皮桶打仗。这些妖精，实在可恼。”说罢，怒发冲冠的道：“我非得将他们的尸灵皮斩尽不可。”哪吒道：“不必如此着恼，待我将这些毛团，一齐葬送了他们的性命。”于是，一伸手从兜肚中一个锦袋里把九龙神火罩取出，托在掌上，口中又将太乙真人传授的六字真言连念了三遍。真是神仙法宝，奥妙无穷。那神火罩登时之间，骤然向空飞起。

不知这罩落下，众狐可能脱逃不能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青石山众妖遭焚 玉面狐变蚊脱罩

诗曰：

铺地遮天设网罗，妖狐虽媚可如何。

二郎变化无穷妙，哪吒神通妙用多。

吕祖终须施恻隐，天王欲待斩邪魔。

仙姑从此宜深省，日月壶中再炼磨。

话说众狐见了二郎神威，实可畏，俱都着忙，于是用金蝉脱壳的法儿，脱胎换骨，留下皮欲要乱纷纷的混住二郎。大众得便，好将真身暗遁，剩下这毛团皮袋，便可一任残伤。那知向四面一看，已布下了通天罗网，无法逃遁，未免丧魄惊魂，玉面狐此时觉着难顾众狐，自己思想，何不趁这幻化之际，难分难辨，先藏在青石山隐僻之处歇息歇息，再作道理。想罢，变了一个极微的飞虫，奔往青石山洞后去了。其余这些众狐也想着东窜西遁，无奈天兵已是围绕将来，只得仍在一处相聚。此话按下不表。

且说哪吒这九龙神火罩，本是太乙真人炼成的仙家奇宝，因哪吒拜过真人为师，故此，将这神罩赐与他。听说这宝物拿在手内，瞅着不足半寸之大，及飞到空中，便有万丈之余。何以见得？有词为证：

这神罩，仙家的至宝难窥测。起到空中甚觉神奇，滴溜溜按太极乱转移。遵的是八卦理，炼的是阴阳气，成奇偶，分男女，济与不济化出了四像才生出两仪。丹炉炼，火候齐，论抽添，全终始，熔造成，不透与，能大小，善伸屈，一体有，千钧力，虽无羽翼翎毛能起到空虚。九条龙，盘香势，光不漏，一处集，从上面，至到底，尖是头，圆是尾，按周围，分层次，象一个严丝合缝乱转的螺蛳。火焰飞，金光起，风雷响，闪电急，一层层，鱼鳞密，空中响，似驱车，就便是，金刚体，若被罩住也化为泥。这便是九龙神罩的真妙用，展眼间，定把群妖俱吓迷。

且说哪吒见众妖聚在一处，忙念咒语，将神罩祭在空中。指望一齐把群妖罩住，再用法力擒捉。谁知睁慧目仔细一看，变化的群狐乱纷纷的，只不见有玉面狐的原形。遂忙起至虚空，又向四面一望，忽见青石山后悬崖之处、石头窿穴有妖气旋绕。看罢，仍落到山坡之下，对众天神道：“我知有这天罗地网，妖狐不能远遁。如今这些小妖我已用神火罩在空中将他们罩住，须将九尾狐也诱到此处，一同罩在里面，免的再与他交手。”二郎道：“咱须回明了，再去到山上诱他。”哪吒道：“我替父王传出号令可也。”于是，高声吩咐道：“众天神须要各按方向，振起精神，把守这些群狐，勿致散乱窜避。我等要到山崖石穴之中，捉拿九尾妖狐去了。”言罢，身驾祥云，直奔了青石山后来寻觅九尾妖狐。

且说这玉面狐藏在山窟窿之内，以为众天神闹攘攘的决不理论自己。正想，我虽暗遁出阵来，不知这些众妹已是如何？莫若仍变个飞虫，起在空中看望一回。想罢，刚要幻化，忽见祥云盖顶，哪吒、二郎堪堪来到面前。妖狐见天神来此搜寻，不觉心中又急又恨。你看他，仍复成美女模样，咬牙切齿，用手把雌雄宝剑一分，迎下了山坡，那光景真是要拼命一般。

哪吒见九尾狐下了山坡，忙对二郎道：“咱快忙按落云头，我好与他交战，诱他到九龙神火罩下。”说罢，一齐身落平地，玉面狐一见，迎至近前，娇声喝道：“毛神休逞威能，欺灭截教。仙姑来也！”说罢，一双玉腕，用雌雄剑照着天神竭力砍来。哪吒一见，奋勇当先，骂道：“妖狐少要猖獗！看吾神取你的首级。”于是，脚下蹬开风火轮，手持火尖枪，看着真是威武

无比。怎见得？有词为证：

玉面狐思把天神来抗拒，只见那，三太子的威风果是超群。在上界，镇天门，正英年，真斯衬。美丰姿，骨格俊，莲花朵，化作身，天生就，离却游泥不染尘。芙蓉面，似银盆，二眸子，黑白匀，双眉秀，大耳轮，更相衬雪白银牙通红的嘴唇。双丫髻，日月分，赤金箍，扣顶门，孩儿发，黑鬓鬃，满脸上，常堆着欢悦无有动嗔。荷叶衣，双肩衬，水火绦，紧束身。系两片，水波裙。脚底下，大红鞋登定了风火二轮。火尖枪，多锋刃，金刚圈，把乾坤镇。混天绦，随心运。绣球儿，更得动。真法宝，一经施展贯通神。生骨肉，本世尊，降魔怪，转法轮，灵通广，变化真，威声显，大将军，玉帝封天师领袖护驾的亲臣。九龙罩，荡浮云，妖魔见，冒真魂，若罩住，被火焚，这宝物赐给他的原是太乙真人。自幼儿，有慧根，移星斗，转乾坤，能入海，把龙擒，踏盘石，吐青云，降了众妖氛，那石矶娘娘的童子还被他殒身。今日里，青石山前来交战，定要与玉面仙姑把胜败分。

且说哪吒与玉面狐两个交上手，真是恶战仇敌，难分难解，杀的尘沙滚滚，日月无光。二人且杀且走，玉面狐已来到九龙神火罩下，此时哪吒正想将自身脱开，把罩落下。不料众妖狐看见玉面狐又在那里打仗，便烘的一声，齐都窜将出来助战。众天神先未防备，反被他们冲倒些个天兵。众天神看罢，恐三太子见怪，复又连忙围裹上来，互相乱战。这一次，更是利害。众妖俱破出死命争斗，一个个齐吐妖氛，各放阴气，但见：

冥冥濛濛，比蚩尤 迷敌的大雾；昏昏黑黑，例元规活人的飞尘。飞来飞去，却似那汉殿宫中结成的黑块；滚上滚下，又如那泰山崖里吐出的烟云。正是妖狐喷吐阴那气，千里犹闻臊与腥。

众天神闻着不正之气，惧怕沾染，却又无法可遏。此时吕祖正坐在山石之上，同天王谈笑。忽然也觉闻着腥秽，吕祖便道：“这些妖狐，又放了腥臊气味。待我用纯阳之气吹散他们的阴气，以止其秽可也。”于是，呼一口仙气，吹将出去，便觉腥秽消了许多。

玉面狐见有人破了他们的防身之术，心虚胆怯，恨不能一时将哪吒打败。众狐见他们洞主拼命攻战，也都呐喊踊跃，说道：“咱们若要败了，必定死无遗类。须要尽力与这些毛神共决雌雄，千万不可生怯。”玉面狐听罢，更又振起精神，狠命与哪吒抗拒。这场大战，但见又杀的：

愁云蔽日，杀气漫空。地覆天翻，神愁鬼哭。神帅无边法力，妖精许大神通。一个万仞山中的狐怪舞剑如龙，一个九重天上的太子飞刀似电。一个愤愤威威精神振抖，一个变变化化手段高强。一个呵一口妖气雾涨云迷，一个吹一口仙风天清气爽。一个有狐党狐朋助他耀武，一个有天神天帅助他扬威。一个领狐妹狐姊战真神，恰好似八十万曹兵临赤壁，一个同神兵神将收妖孽，却好似二十八汉将闹昆阳。一个是妖怪中数他作班头，一个是神仙中推他为领袖。一个要为自己争个名声，一个要为生民除却祸害。正是两边齐用力，一样显神机，到头分胜负，毕竟有输赢。

却说玉面狐奋死战住了哪吒，众狐党也俱舍死忘生，混战天兵天将。无奈，众狐外势虽然奋力拒捕，终是心中惧怕，不能敌得过众多的天神，被众天神仍然将这些狐党团团裹住，玉面狐此时也被哪吒战的气喘吁吁，披头散发，粉汗淫淫，裙开衣卸。看那光景已是灰透了贪淫恋爱之心，伤尽了兴妖作怪之性。有心想着夺路逃生，知道已布下天罗地网。料着不得能够，未免心中自叹，悔恨从前不该引诱周信，得罪纯阳，致今日被众天神所困。虽说有几千年修炼的道术，暂且无妨，但理有邪正，万难取胜。况且，哪吒正在

蚩（chī，音吃）尤——神语中东方九黎族首领，能呼风唤雨。后与黄帝战于涿鹿，兵败被杀。

青年，最是好胜，若要伤着他，众天神若是一怒，岂不目下就要废命？真是前进无路，后退无门，左右为难。

玉面狐且战且想，倒把个极聪明的妖媚弄的无了主意。那哪吒的一条火尖枪，原是追魂取命，今见玉面狐双剑松乱，知道他无处逃走，故意的与他来往盘旋、长征耐战，指望叫他无隙腾挪，好用法宝将他罩住，以便擒捉。此时，那神罩在空中，如轮乱转，已将所有的妖群狐党尽皆罩在下面。四外是天兵天将，围的风雨不透，到底玉面狐修行的年久，根深蒂固、眼快心灵，正在与哪吒招架之际，忽听空中风雷乱响，如连磨驱车，连忙抬头一看，未免吃一大惊，认得这法宝是九龙神火罩，若被罩在底下顷刻亡身。你看他，心急计生，也不顾大小群妖，与哪吒虚砍了两剑，便败下阵来，就势向天神队里一冲，随机应变，变了个小小蚊虫，分开两翅，没命的飞起，逃出神罩的火光之外，落在树稍之上，那里偷眼暗看。

且说哪吒用锐进迟退之法，与玉面狐厮杀多会，见妖狐只有遮架之功，已无还手之力。正想暗念真言，运用法宝，忽然妖精败下阵来，便即不见，心中登时大怒，说道：“这些妖狐，真是可恼。不说及早投降，反要化身暗遁。”说罢，连念三遍咒语，催的神罩直往下落，竟把一群狐朋狗友的妖精同罩在里面，片刻工夫，一齐烧死。可怜连根带蔓，狐妖辈罩下须臾被火焚。

不知玉面狐如何下落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天将妖狐斗变化 神鹰仙犬把妖擒

诗曰：

堪叹妖狐枉炼修，虽多变化尚遭囚。

当时若肯心归正，何至今朝两泪流。

话说玉面狐化了个小小蚊虫，躲在树梢之上，眼瞅着众狐被神火罩俱都罩住，又猛听“哗喇”的一响，这罩落将下去，须臾之间，这些众妖皮囊胎骨俱成灰烬，凑在一堆，随风宛转而散。玉面狐看罢，惊的魂不附体，眼泪汪汪，失声叹惜。想众姊妹并未惹事生非，都因我，遭此再劫，叫我又无法将他们相救。我自己幸变蚊虫，逃出罩外，不然也是顷刻亡身。

玉面狐正在悲叹，忽然被二郎圣目瞅见。二郎爷本有七十二般变，今见妖狐变化蚊虫，在树上落着。连忙按生制克化之理，一时变化了个蜘蛛结网，欲把蚊虫网住。玉面狐也知是二郎变化赶来，料想难以遁去，将身一幌，又化了个红冠、锦翅、长翼、飘翎的雉鸡，扇着翅膀，打着鸣儿，直扑蜘蛛，用嘴便啄。二郎爷也将身形一幌，化了个满银毛、堆金线、嘴尖耳小、利齿灵牙的黄鼠狼，要来啣雉鸡的血脉。妖狐着忙，又化了一条菜花蛇，要缠住黄鼠狼，吃他的脑髓。二郎神与妖狐变化，都按一物降一物的克制。今见玉面狐变化多端，二郎神心内着急，遂化了一个红顶雪毛的白仙鹤，赶上菜花蛇，先用爪踏住头脑，令其缠在腿上，用长嘴要将菜花蛇剉为数段。

玉面狐见二郎变化奇妙，忙一挣撮，仍化现女相，抡动雌雄宝剑，以死相拼，前来决战。二郎神也复了圣相，用三尖刀狠命劈来。战未数合，玉面狐便觉玉腕难抬，抵敌不住。欲想得便逃生，四面八方撒着通天罗网，焉能遁到天地之外？事已至此，若要保全性命，除非仍与天神斗变化，再无别的门路可以延缓时刻。正在踌躇之间，哪吒也来围住，用火尖枪夹攻。玉面狐一见，料着一个天神尚难支架，今又添上位，不觉心胆皆裂。急又摇身一变，变了六个婴儿，这六个婴儿号叫六贼，当初曾魔过弥勒佛的金身，亦甚利害。但见妖狐化的六个婴儿，喜笑怒骂、连哭带喊，就是铁打的心肠，都不忍伤害。二郎神看罢，早知其意，对哪吒太子说道：“妖狐这等伎俩，也来哄弄我等，真正可笑。不免咱们与他比较，叫他心服。”

二神言罢，齐幌身形，仍按阴阳生克至理，登时化作了六个乳母，一个个大肚子抡墩，敞着衣襟，胸脯上露着两向下垂的乳头。常言说，孩子见了啣啣，一齐来叫妈妈。孩子见了乳母，一齐止住痛哭。二神变的六个乳母，赶上前去，便要抱那六个婴儿。玉面狐见天神识破，恐怕被擒，连忙又改了变化，化了五个恶鬼。这五鬼分五色，按着青、黄、蓝、白、黑。分五字，乃是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。这五鬼也甚利害，不论道教佛门，若是沾惹着这五样是非，便能亏损道法。妖狐变这五鬼，以为天神忌讳，不肯上前，便可设法窃遁。岂知二郎神一见，眼望哪吒太子带笑说道：“妖狐大概力穷技尽，故用这些障眼法鬼混。待我等变化个降鬼之神，暗暗的捉他。”于是二郎爷将身一幌，便化成专食恶鬼的钟馗，左手执着牙笏板，右手托着金厢白玉的酒杯。虬髯乱乍，笑微微的眼，望着五鬼，用板便指。哪吒太子见二郎爷化了个醉钟馗，也把身形忙着一幌，变了个武判官形象，犹如火炭朱砂染的一般，天生恨福来迟的恶貌，皱着双眉，瞪着两眼，对着五鬼举着宝剑，真是

鸱（qī n，音千）——禽类用尖嘴啄（食）。

雄威可怕。

玉面狐见二神变化二判，要捉他变化的五鬼，心里觉着仍难脱身，便又复了蛾眉女相，与二神对垒相敌。二神也复原相，举兵刃努力齐攻。刚刚战了五六回合，玉面狐更觉力软筋麻，实难扎挣，将双蛾一皱，无奈又啐真言，再赌法力。这一变化较从前大有作为。只见：

浓雾遮漫，乾坤墨黑；黄沙滚滚，风卷迷人。雷声响的若山崩地动；雨声响的如瀑

布流泉。

玉面狐变的是三头连着六臂，六只手持着六样钢锋，三个头俱戴着金盔。身体魁伟，穿着铁甲，恶狠狠的直奔了天神队里交锋。二郎爷见妖狐又变化的如此，便要化作四头八臂的再与斗胜。一旁里哪吒忙道：“若与他如此变化，何时是了？待我仍把九龙神罩祭起，结果他的性命，岂不省事。”二郎道：“不如拿活的，咱好交法旨，亦可究问情由，使万民知晓他的罪恶。”哪吒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上前去捉他。”说罢，便将法身长起六丈，三头，八臂、九眼如灯，首戴金轮，大喝一声，风止沙沉，云收雨散。又呵口气，金光罩世，妖气全消。手擎法宝，扑到玉面狐变化之处，用枪便刺。

玉面狐见哪吒又识破他的变化，未免心中忙乱，不敢撻锋近前冲撞。又想众天神将天罗地网围了个严密，纵然变化，也难脱身，不如化个温柔绝美、绰约凌波的娇女，用媚言望与众天神乞怜，看他们如何捉我。主意想妥，顷刻仍复成胡小姐的模样，那等好看，真似生来的秋水为神，玉为骨，芙蓉如面，柳如眉，整注游尤不足比喻。你看他，带着娇羞，将要用啾啾春鸟的声音。对着天神献媚说话，那知哪吒、二郎一齐识破这等意见，忙吩咐众天神四围旋绕，又令金毛童动手。金毛童听令，便将金弓扯开，暗暗的对准了，只听“叭”的一声，放出的银弹子恰打在玉面狐的左目上。玉面狐猛一吃惊，两眼一黑，二郎趁着此际，又将吼天神犬放出，赶上去，扯住后腿。那铁嘴神鹰早在空中扶着，盘垂着翅，一见神犬拉住妖狐后腿，也忙飞赶下来，两爪抓住脖梗皮肉，一嘴叨着头发，两个鹰犬一齐将妖狐按在山坡之下。可怜玉面狐万载修炼之功，今日落在鹰犬之手，一毫不能扎挣。

且说金毛童见鹰犬捉下妖狐，忙走到跟前，架起神鹰，喝开神犬。众天神一齐来前，用红绒套索将玉面狐牢拴。哪吒、二郎又命天兵撤去通天罗网，吹散了那一天尘氛，现出了光天化日。金毛童牵着玉面狐，二神跟随在后，来见天王。此时玉面狐遭擒被拴，自觉置身无地。一面前行，心中无限酸痛、后悔，杏眼含悲，自恨自己错了主意，无故思凡，以至被痴情缠住，邪念丛生。今日看来，这何尝不是前生恩爱，直是要命冤家。回思当日，若在洞内藏修，何能遇着可怜可爱的周公子？若不与周公子留恋，何至一时怒伤了小延寿性命，羞厚王半仙，撕毁经卷、圣相，吕纯阳请天神下界相捕？可叹众姨妹为我亡身，无故遭劫。从前若听云萝、凤萧二妹之言，何至被捉遇祸？此刻既被缚获，料着一定遭诛，但因不值的缘由情节，竟把一命呜呼！可惜空修了一场，竟成画饼；将成的大道，废在半途。

这玉面狐心内一而二、二而三，逐件的自悔自怨，万种伤情，百般惭痛，未免二目纷纷落泪。哪吒一见，大声叱道：“你这无耻的妖狐，有其此际悔恨哭泣，当初何必胡行？快着走罢！”玉面狐战战兢兢，项带红绒套索，有心不肯被牵而行，又怕哪吒、二郎不允，只得任金毛童拉拉扯扯前来，少顷到了天王之前，二郎与哪吒交令。玉面狐站在旁边，羞答答的偷眼观看天王的圣像，真觉威严齐整：

观圣像，上界的元勋另是一样，他的那仪容齐整带着雄威。面方大，赤微微，明星眼，衬浓眉，鼻端正，耳轮垂，最美的，须髯五缕墨锭儿黑。戴一顶，七宝厢，太师盔。盔头上，朱纓缀，插豹尾，双凤翅，左右飞。顶门上，罩一层，珍珠佩，钉金钉，遮且护项在脑后园。穿一件，连环甲，鱼鳞萃，螭虎口，含玉坠。夔龙式，宝剑佩，多锋利，藏鞘内，挽手绦，双排穗，更有领绣立蟒的红袍一半边藏一半披。一杆枪，锋尖锐，手中擎，真无对，映日色，起光辉，临军队，随心摆舞任意动挥。托宝塔，层层累，十三级，金铃缀，响声儿惊神鬼；火焰飞，降妖姤。为号令，把神催，铃声响，孰敢违？但要是，一经摇动便起风雷。他本是总领那三十三天的众神将，翠云宫中的一位帅魁。

却说玉面狐瞻仰天王仪表神威，不觉心中畏惧，战哆嗦的俯伏山坡之下，痛哭交垂，不敢仰视。

天王记下了二郎、哪吒的功劳，然后向吕祖说道：“妖狐就擒，群魔俱灭，从此妖气净尽，此处清平矣。这个九尾狐交与上仙发落便了。”吕祖答道：“多蒙天神大施法力、广展神通，荡清此方的妖气；仰仗天王的威灵，保全此地的民命。这青石山四面的百姓，此后安居乐业，都是天王今日降魔的力量所赐。山人毫无功绩，这妖精还是天王将他判断责罚可也。”天王道：“妖狐作耗，搅乱居民，伤残民命，我等上居天宫，不能查拿，已有失察之过。上仙邀我等下界降妖，乃是我等天曹神将应然之事。至于定罪行罚，或诛或释，仍应上仙酌量发落。祈上仙不必推辞为是。”吕祖道：“适才，山人已吩咐周家苍头打扫法台。山人便与上圣同至周宅，共议妖狐罪案何如？”天王道：“如此却可。正好叫那些下界凡夫，知道了感荷天恩，不敢为恶。”于是，吩咐了天兵天将，排开队伍，簇拥着玉面狐，金毛童仍牵着红绒套索，一齐扑了周宅书院之内。天王与吕祖也一同起驾。只见满路上祥云缥缈，瑞气缤纷。

老苍头捧着香烛，率领众仆人都跪在大门之外迎接。不多时，天王与吕祖齐到法台，在正中并肩而坐。众天将一对一对俱在法台之下围着。只听吕祖吩咐一声说：“带妖狐！”金毛童连忙将玉面狐牵在台下。玉面狐将要跪下，二郎神便走将过来，大声叱道：“孽畜！还不与我化现原形。”此时玉面狐吓的无了筋骨一般，闻听二郎神叱他，急忙忍气吞声，仍化现为狐形模样，抿耳攒蹄的跪在地上，连动也不敢动。

不知吕祖爷如何审问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太平庄真人审妖 李天王回归金阙

词曰：

妖狐战败，枉自逞凶作怪，明明有仙真，更有天神在。危殆危殆险把身形损害。摇尾悲哀，多情周子伤怀。天王欲除害，仙道善门开，合该合该，今生种下将来。

话说玉面狐跪在法台之下，就似人犯王法，身无主的样式，低头而伏，连动也不敢动。吕祖见他如此，用手一指，说道：“你这孽畜，实该诛戮。无故兴邪，采阳补阴伤害人命，残毁圣像、经卷，与山人抗衡。你想想，山人说你应犯天诛，罪在不赦，是也不是？那延寿儿，老苍头只此一子，你将他吃了，难道你也忍心？周信被你摆弄的，若非山人九转金丹，此时早作短命之鬼。你看看他那虚怯之态尚在未痊。”说着，又吩咐苍头道：“你到书房唤出周信，叫他来看看他这千金小姐。”

这周信听苍头叫唤，连忙扶着仆人来到法台之前，双膝跪倒叩头，拜谢神仙除妖救命之恩。拜罢，猛一抬头，不觉唬了一跳。只见红绳拴着一个煞白的脸、九节尾、毛烘烘的狐狸。这九尾狐见周公子，不觉形相带愧，就似恨不能要钻地窟窿是的。你看他，虽是披毛戴角的畜类，也会伤心滚泪。那光景，仿佛思量周公子当初原是气壮神足的风流子弟，如今剩了一把骷髅细骨，皆是因我采补受了亏损。满心里虽是后悔心疼话语，却是说不出来。周公子乍一看见，本是一心的害怕。如今又仔细一瞧，项披红绒套索，拴在那里，一堆毛团似的跪着，抵耳受死，摇尾乞怜，那样儿直不及猪狗。又见那二目，泪痕满面，一肚子的羞愧伤情，竟似有无限的留恋悔恨，不能出口的样子。周公子看罢，心内实在不忍，早把恨怨妖精、惧怕狐狸凶恶的本像置之度外，化为无有，反生出一种怜惜疼爱之心。竟想当时化胡小姐的模样，那些恩情欢爱。今日遭擒如此，虽然难看，大概既能幻化人身，必定还通人性。我何不哀求众神免他一死，也不枉与他同衾相好一场。

看官，你道这玉面狐见了周公子悲伤落泪，周公子欲与妖狐乞命求情，便仍是情缘不断，冤债未清，割舍不开，循环道理。且说周公子思前想后，于是扎挣着病躯，打叠起至诚心意。向着法台复又磕头，连连哀告道：“天神上圣，此事乃是弟子周信年幼无知、引火焚身、开门揖盗。自招其害，既然神圣不究周信违礼犯法，恕弟子苟合、私通贪淫之罪，恩赐金丹，得全性命。也求道祖天神格外施恩，再恕妖狐迷人小过，表天地好生之大德，免其废命诛首之劫，惜其参星拜斗之功。冤可解而不可结，量神圣必达此理。”说罢，俯首在地，两泪交流。

吕祖听罢，尚未言语，天王便大怒，用手将周信一指说道：“你这无决断的孺子，恋情欲的痴儿，真是愚蒙不讲道理。你得了性命，尚未复旧还原，便忘了妖精害你的仇恨。常言说：以直报怨，看你竟是以德推怨。当初妖狐何尝待你有真情实意，你反这么与他讲情。大丈夫从来恩怨分明，妖精与他有杀身之恨，伤害你家婴儿，你应该将他恨入骨髓，食其肉、寝其皮，才是大丈夫所为。你看看众天神，费尽龙虎之力，好容易方将他擒住，你这不知事的呆孺，轻言将他放了。你真是在读了诗书，呆骏之辈。他对着你流泪，这正是猫儿哭鼠，假慈悲。你趁早躲开，不必哀怜求告。这等万恶妖邪，诛戮他准保他心服口服。”

周公子听了天王的话，并没松放之意，正要再往下哀告，只见天王已将宝剑亮出，唤了一声：“丁甲天神，即早与我将妖狐斩首。”众天神忙遵法

旨，接过天王宝剑，答应一声，便要王狐问斩。唬得九尾狐与周信两泪交流，一齐叩首。周信再三祷告求说道：“天神上圣大发弘慈，烧放妖狐之命罢。”

此时，纯阳大仙见周信与妖狐如此可怜，心中十分不忍。口中说是“善哉，善哉！”忙道：“剑下留情，且请天王息怒。”天王见纯阳大仙阻住斩妖，忙道：“上仙不必怜他。看这样淫邪滔天之恶，实难饶恕。这周信孺子与他讨情，岂非无知之甚。”吕祖道：“周信固是恩怨不明，不合中道。但看他这等恳求，其心真而且诚，尚可原谅怜悯。此乃是藕断丝连的情根缱绻，柳沉絮起的孽债变迁，以后自有应验。从来仙道总以慈悲为主。”这纯阳老祖到底出家人的心性，慈祥善念，见玉狐有痛自改悔之意，便欲开脱释放。故此讲这天数难移，循环之理，以验前因后果，变迁之道。

岂知天王心中不以为然，听罢吕祖之言，说道：“上仙若因他们哀告，将妖狐赦放，何以表天理昭彰，轮回报应，以警将来妖怪效尤？上仙若说可怜他修炼的功夫，诛之不忍；悯他此刻悔恨，灭之不安。何不想想老苍头之子，被他这恶狐伤害？人命至重，应犯天诛，早就应该诏取应元普化天尊，霹雳一声，劈了这逞邪肆凶的妖怪。如今既擒住他，复赦放去，岂不是无了果报循环的天理？莫若将他诛戮了，以快人心，以昭天道。”吕祖道：“上圣说的固是天心正道、报应至理，无奈山人既要释放妖狐，定不敢灭其天理，致延寿儿之命枉死冥途。自然与他解释开了冤孽，令延寿起死回生。”天王道：“上仙之言差矣。常言说，人死不能复生。何况延寿儿被妖狐害的碎尸粉骨，狼藉不堪，焉能再返人世？”吕祖道：“此术在别的教中自然未有，惟我元教却有这等法术。山人欲学庄周，运元机在姑菜，点化骷髅之骨，将延寿救活，以免此后冤冤相报。”天王道：“上仙虽如此，但到底不合赏善罚恶的至理说。然上仙用术救活了延寿，难道妖狐残毁神像、圣经，迷惑周信，以至九死一生，就不算过恶了？还是将他残灭，以彰天讨，免的将来再有妖魔援此为例，乱作胡行。”吕祖道：“上圣不必如此拘泥。焉有妖怪再敢这等兴邪作耗？”天王听罢，并不作声，那意见，务要将妖狐除灭，觉得方合天道曲直。吕祖是修炼过来的大仙，知道修炼工夫不易。所以欲发一片慈心，并非偏护妖狐。

彼在法台上谈论，天王是要活除怪，遵神道的赏罚分明；吕祖是欲妖狐改恶从善，彰仙道的方便慈悲。天王与吕祖口角言词之间，似浮露着有些参差不合之意。总而言之，神道与仙道通不能悖违天理。天王奉昊天敕命，欲将九尾狐置之死地，吕祖本当与天王分辨，无奈，干碍着天王是自己请来捉妖的天神，不能相与执谬、争论。再者，天王倘若一怒，执意不从，当时将玉狐斩首，岂不是欲赦其死，更速其死么。那时，纵然可惜他成了丹的大道也无益了。不如趁着周公子哀怜之际，妖狐未斩之时。将众天神齐送归天，免的天王不依，一怒之间，丧了妖狐性命。吕祖想罢，于是，便忙吩咐苍头“取朱笔、黄纸伺候，待山人画符送圣。”苍头设摆已毕，吕祖将黄笺铺在案上，笔蘸清泉，砚磨朱敕色，闭目含睛，掐诀念咒，秉虔心，按着先天神人法书，便画雷霆牒印一笔，笔字走龙蛇。写罢，递给苍头说：“速去法台前焚化。”苍头领命焚讫，只见味滴滴一股清烟冲空而起，果然仙家敕令，神奇奥妙。登时天际稠云铺灭，黑漫漫的遮住世俗之人眼目。忽又一阵雷雨，

缱绻（qi nqu n，音遣犬）——形容感情好难舍难分。

天神便一齐升天。吕祖在法台，控背躬身，送神归位。之后，登时祥云四散，众神已到天庭凌霄殿上。天王奏明玉帝，言妖狐已归道教发落。玉皇爷准奏，记下了天王讨妖降怪的功勋。又发下一道诏旨，令太白金星敕命四位功曹，捧到尘界交纯阳子吕洞宾开读。太白金星领了御旨，传与值日功曹，功曹神即捧天诏，驾着祥云，径往下界太平庄法台而来。

此时吕祖送天神尚未归坐，只见一朵祥云自天而下，降到法台之上。吕祖识是值日功曹，连忙恭身迎接。功曹道：“小神奉玉帝敕命，赐上仙保诏。上仙可备香烛，俯伏案下，以听宣读。”吕祖连忙令人备办妥当，跪在香案之下。功曹神捧诏读曰：“人诏纯阳子吕洞宾，卿在尘界之中，梦醒黄梁，积修至道。天经地纬悉已入通；万法千门，罔不尽历。救灾拔难，除害荡妖，功济生灵，名高玉籍。今妖党既已授首，百姓法此安生。敕卿为中八洞群仙领袖。所棕未诛的九尾妖狐，任卿按天律处置。钦哉！诏书到日，信诏奉待。”功曹神读罢，吕纯阳再拜，受诏已毕，功曹神仍复驾云升天，回缴太白金星，奏明玉帝而去。这话按下不表。

且说托塔天王率众神升天之际，一阵子风云雷雨，众仆人与长工、佃户、俱都躲在房屋之内去避雷雨。法台之下，只剩了痴情周信与九尾妖狐，跪伏在雨水泥泞之中，淋的身躯如水鸡一般，还兢兢战战向着台上磕头哀告。好容易盼的雨止云收，可巧功曹神又至。更复迟延了多时，那周信尚还不肯起来，只是那里陪着妖狐悲啼。此时吕祖在法台坐下，见他两个如此缠绵留恋，心中实不忍看。想着，似这等情痴恩爱，纵有利刀慧剑，也难斩断这样的情根。人畜虽然别，看这点真情割舍不开的意思却与人一样。这光景是，若死，须在一处，绝不各自偷生，犹如捉对的蚕蛾，至死不放一般。就是比较起人间的真夫妇来，尚还不及他俩情意恳切呢。莫若山人开一线之路，再看他将来修炼何如，倘若妖狐回头苦炼，向善改恶，山人今日一施恩惠，便可保住了金丹大道。若是仍然不息邪念，再犯了罪恶，那时再行诛灭他不迟。

这是吕祖怜惜修行苦处，恐将玉面狐万载道术一朝消灭。故于天王未去之际，便替玉面狐开通活路。再者，纯阳老祖昔日也系秀才出身，今见周信斯文一脉，不觉也是怜惜。所以先用金丹延他的性命，知道他与玉面狐有前因后果的姻缘，欲成就他两个的感应之数。况且，周公子为玉面狐哀求免死，那等真实意，恹恹悲哭的样儿，令人看着怜悯不忍。又见妖狐那光景，已是良心发现，似甚痛惜周公子病体支离。虽有人身、畜类的分别，看他两个却到一般爱厚恩深。吕祖爷想罢，把惊醒木一拍，厉声断喝道：“你这弄妖媚的妖狐。前者山人用善言将你教化，你反敢违背我的牒文，抗拒我的法命。会天神降世捉你，不说早早投降，你竟敢率众妖前来拒捕，罪犯天条，定难轻赦。今被擒获，尚有何说？”

此时玉面狐听着吕祖一问，唬的魂不附体。虽然不能说话，却直是磕头叩首，碰地如捣蒜一样。那意思也是要求着赦罪不究的样儿，畏惧之甚，眼泪直倾。一旁里周公子惟恐吕祖叫玉面狐伏诛，听罢吕祖之话，便放声大哭，哀求道：“祈上仙大开法网，饶放妖狐一死罢！这事是弟子周信枉自读书，自招的祸患，飞蛾投火，自找焚身。妖狐虽然有过，却因弟子而起。上仙剑下留情，恕了妖狐，请将弟子诛戮，弟子无恨。恕我周信，今日一死，明日就可转生。倘若上是上仙今日斩了妖狐，岂不枉了他数千年的修行，再也无时

可补了。”吕祖本来并无残灭玉狐之心，今又听了周信这派言词，想道：“此子说的话，却到是元机至理，爽快丈夫。却并不是专贪情欲，偏护狐精；到是一位仁厚至诚君子之心，不念旧恶之意。看来此子根底不俗，日后一定福祿幷祥，身名荣贵。到不如山人显显后能，开放了妖狐，救活了延寿，免的因迎喜观道士受辱，令人日后轻视了元门仙教。

于是，吕祖望着周信说道：“看苦苦的哀乞，自有一定发落处分，你且不必跪着，山人有话相劝于你。”周公子闻听，磕了个头，战摇摇的慢慢爬起。躬身控背，听吕祖吩咐。纯阳老祖一见周信，人物整秀，标格不俗，不禁叹惜说道：“周信，你自清明与妖狐相遇，原是一念之差。从来拈花看草，青春子弟往往皆然。

少年儿女时节，不免花前月下；美貌才子佳人，难免伤风败化。何况妖狐最淫之性乎？但人生之精神有限，幽期密约，欢会无穷，岂知淫欲过度，即便病入膏肓，为欢无几，即便亡身废命。似你若不遇山人，岂不几几乎与鬼为邻了？山人劝你，从今须要养气，读书，光前裕后，发觉悟之心，破色迷之障。痛改前非，尚未为晚。从今后，病体一好休妄动，再不可无故闲游，去惹妖狐。弱身躯，须滋补，调饮食，气养足，莫妄想，把药服，百日后，方保精神复旧如初。身体健，再读书，欲潜修，须闭户。文与诗，词与赋，用心思，宜纯熟，须知皇天不负苦功夫。文锦绣，字贯珠，登云路，出泥涂，前程远，志气舒，到那时功名成就岂不自如。山人的金石良言你须切记，仿学正心诚意千古的大儒。”

却说吕祖吩咐周信已毕，复问玉面狐，说道：“你这妖狐，既然拜斗参星，修行炼道，得化人身，应知法律。虽系周公子与你调情，有失正士之规，你引诱他，有负修炼之正道。然此不过夜去明来，携云握雨，犯了淫戒，还不算你作畜类的大罪恶。似那延寿儿，原是无知的顽童，与你有甚么仇恨干碍之处？你这妖狐，竟将他嚼个稀烂，致使老苍头绝后，孤独无依。你的恶处虽是一言难尽，但别的众过俱尚可恕，惟这一件，你想想，自古及今，杀人者偿命。你既犯了这人命关天的杀戒重情，实是非同小可，便应授首伏诛。”

这玉面狐自从吕祖数落之际，就如世人失了魂一般，昏昏沉沉，不言不语，也不知纯阳剑下饶命不饶。今忽又听提起延寿儿一件公案，更似五雷轰顶，吓的浑身乱战，软瘫在地。大凡畜类，虽不能说话，他要作了歹事，有人处置他，他心里也知是自己过恶，便也能低头领罪。所以，玉面狐听着吕祖说的他情实罪当，惟有哽噎悲塞，伏首点头而已。吕祖爷将妖狐断喝了几句，复又吩咐苍头道：“你速去将长工、佃户传来伺候。侍山人运展法力，将婴儿救转，与你们解冤释怨。”苍头应命，连忙将众人传唤齐备，敬候纯阳老祖命令。

不知延寿儿可能还阳不能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病入膏肓(hu ng,音荒)——膏肓,我国古代医学把心尖脂肪叫膏,心脏和隔膜之间叫肓,认为是药力不及之处。此语比喻事情已到了不可挽回的程度。

第二十二回 运元机 重生小延寿 怜物命饶放玉面狐

词曰：

从来仙道，睛里元机妙。惜修炼劳劳，赦狐罪不较。莫笑莫笑，到底真人深奥。纯

阳阐教，王道来寻闹。周信悟痴迷，延寿醒了觉。周到周到，大德重生再造。

话说吕祖见众长工、佃户齐到台前伺候，连忙说道：“苍头，你速领尔等到果木园中，将延寿儿之骨细细搜寻齐备，莫要粗心失落一块。凑在一处，捧来送到这里，待山人施展道术。”众人应命，去不多时，便都回转。持着尸骨，一块一块的通交到吕祖之前。吕祖在法台上将三百六十根骨节，按着次序，一齐排就。又令人取了一碗净水，先吹了三口仙气，用杨枝洒在尸骨之上。又叫人捧来一撮净土，也放在骨节之中，又令人将他当初扯破的衣裳取来，蒙盖上头。安排已毕，纯阳老祖坐在椅上，闭目合睛，运出了元神，立在云端，睁慧眼四面一看，只见那延寿的真魂，尚在那园墙之外，化成一个旋风儿滴溜溜的乱转呢。

但凡阳间之人，若是寿终天年的，魂魄是悠悠荡荡的，便随着清风散漫。惟这不得其死、夭年暴亡、或是着枪中箭、或是自刎悬梁、一旦的冤怨未明，这口气凝情住，再也不能解化的。气不能解，三魂七魄便不能消，渺渺无个着落，所以他若死在那里，魂魄便在那里团聚不散。这延寿儿本是一肚子冤屈，小小年纪，无故废命，他的魂灵儿飘飘摇摇，总在围墙左右那里啼哭。

吕祖看罢，心中不忍，连声赞叹说：“这孩子死的真正可惨！似这样浑身并无筋肉，旋风儿内裹着直挺挺的数根干骨架，直是雪霜白的人荒子一般，实是令人难看。可惜老苍头一生忠直，婴儿反平白的遭屈被害，纵有奇冤，也无处伸诉。若非山人答救，岂不苦了年老的苍头？小孩子人事不知，便横死在阴界，魂灵不得脱生。看起来，山人之救转孩儿，还是老苍头的忠正之报呢？”

吕祖睁慧眼在云端里叹想了一回，复按落祥云，一抖袍袖，便揽着延寿的阴魂，兜回法台之上，向那一堆白骨，仍又一抖，延寿的魂魄附在尸骨，人于壳内。吕祖连忙复归坐位，日念真言。须臾之间，那水土便能合成筋肉，骨节活动，脉络贯通，可见仙家法力如神异。只见延寿先动弹了两次，忽然将衣服用手一推，这孩子竟赤条条、精光着身体爬将起来，坐在法台板上，一壁里揉着眼，一壁里要穿他那衣裳。只见复又坐在那里。这便是仙人起死回生之法，祖里乾坤、包罗万象之能。顷刻间，延寿儿还阳，便能举动行坐。况且延寿又系童子之身，元阳未破，血气又足，故此便觉容易，不似周公子空虚身体，服了九转金丹，还得百日调养。此时老苍头一见延寿儿复活，喜不自胜，忙着便去与他找衣裳袜履。这话暂且按下。

且说吕祖见延寿已是坐在那里，吕祖用宝剑亮出，把玉面狐一指，叱道：“你这孽畜，实实可恨。你想想，若非山人来此，两条性命死在你手。虽说周公子自愿与你偎香倚玉，也实因你见他气爽神足，兴了邪念，欲盗他的真元。花言巧语，勾情引诱，每夜偷着找上门来，几个月的工夫，便将他的精气神伤到这步田地，差点儿作了幽冥之鬼。你竟图了你这孽畜的淫兴，几乎断了周氏香烟。王道来捉你，你打我门徒这还犹可。你不该撕扯神像、真经。天兵下界，你应自投请命领罪，你反招了一大群山精，与天神相抗。你还逞

元机——即“玄机”。清代避圣祖（玄烨）讳，改“玄”作“元”。玄机，道家称奥妙之理。

妖术，施展许多变化，胆大不遵天命，是你自己遭的伏诛之祸，你休屈心、恨怨山人。山人若是将你轻放，恐你复生祸害。”言罢，走下法台，说道：“我看周公子与你乞怜，暂赦一命，但饶了你这孽畜的死罪，活罪却是难恕。你这几个尾巴，乃一千年修成一个。今已修成九个，再一千年，将十尾修全，黑色化为白色，便可名登天府，身列仙阶。一旦任情胡为，行淫害命，无故将数千年道力化为子虚，岂不可惜？今割去你八条尾巴的灵根，以偿你从前的罪业。与你留下当中的一条，放你再去修炼。倘能自赎前愆，诚心补过，也不枉山人慈悲于你。若是再蹈前辙，那时犯到山人之手，一定诛戮不贷。”言罢，将妖狐八根毛尾一齐割断，疼的个玉面狐两眼泪滴，热汗蒸腾。割毕，将项上红绒套索解落，又用剑把儿在脊背上一敲，玉面狐便就地一滚，仍变作清明闲游胡小姐模样：

真道力，割断了情根之慧剑，玉面狐仍幻化当初玉美人，可容光损。雪白的唇，羞满面，愧填心，秋波涩眉眉黛颦。比从前，灭却了悦色和容的精气神。其心内，痛十分，包藏一团的恨，不敢萌，吞气忿，那样儿，谁见过当初的西子带病捧心。发蓬松，乱云鬓，粉汗湿，衣染尘，惊慌态，战栗身，这一种，含愁模样更觉可人。

玉面狐幻化已毕在台前站，深深拜，感谢真仙留命的厚恩。

却说玉面狐虽然去了八条尾巴，尚可变化人身。故将身一抖，仍他作小姐模样，向着吕祖深深的道了几个万福，谢上仙活命之恩。吕祖说道：“玉狐，山人因你有痛自改悔之心，故将你不断。周公子福田深厚，山人已救他不死。延寿的性命冤屈，山人展运道术，将他起死回生。山人既将他们的性命救度，岂肯独丧你的残生？再者，山人并非私蹈红尘，是奉南极仙翁寿星之命。虽说令山人降妖捉怪，并未明言叫我斩恶除凶，山人何必灭残生命，伤天地好生之德？故此，山人与你等排难解围，释冤分怨，全不有伤。你与山人的门徒王道，尚有些个小怨，趁着山人在此，也与你们分说干净。”言罢，回头吩咐仆人，“速到迎喜观将王道传来，听候发落。”苍头应命，忙着差人而去。

且说延寿儿见他父亲送到衣服，连忙自己穿上。他也不先给吕祖谢恩磕头，一举首瞧见是那日吃他那个小姐，他便咬牙切齿，大喝：“妖精休走！”赶下法台，便用手抓住玉面狐的衣衿。可笑小孩子，真是不知死活。才得了活命，并不理论别的，便满脸嗔怒骂道：“你这妖崽子，那一天将我嚼吃了。我早把你的小样认准咧。你打算我不记得你呢？今日可巧，咱俩撞见，我也该报报仇了。我虽不能活吃，我也扯你的皮肉，抽你的筋，将你的血熬成豆腐块，喂我们那几个大狗。自古说，一报还一报，你想想，无故的为甚么将我吃了？你别说你长的俊俏，我们公子爱你、心疼你，你自找上门来图快乐，有仗恃。我可不能瞧着你俊俏，叫你白害我一回，饶了你。快伸过你那脖子来，我先咬一口尝尝你这狐狸变化美人的标致肉是咸是淡？你不用假装憨，当作没听见。快快的将白脖子露出来罢。不然，可是你那日怎么整治我，我可也便怎么整治你。难道说，你应该是仗着好模样儿，满街上白吃人吗？你自说罢，又在这里要白吃谁呢？”这延寿正在与玉面狐闹的高兴，难分难解之时，只见仆人已从迎喜观将王老道领来。

却说这王半仙自吕祖与狐精在空中斗法力，他一害怕，便跑了。今听周宅遣人找他，以为要答谢他，便慌忙随着仆人而来。走近书院，只见吕祖尚

愆（qi n，音千）——罪过。

在法台急坐，便先去对着吕祖打了个稽首，刚要说话，一回头，忽见延寿儿按着妖狐在那里乱撕乱扯，玉面狐一声也不言语。你看他，瞧着似觉便宜是的，也跑到近前，趁延寿儿在那里揪着，便挽了挽袖子，抡开五指，照着玉面狐就是一巴掌，打的个玉面狐满脸冒火，批一掌刚去，又要伸手。只听延寿儿怒声说道：“你这野道，是那里来的？你趁早将巴掌与我撒回去好多着的呢。你怎么若大年纪，这么浑浊。我揪着，你为何来打？倘打出祸来，算谁的乱儿？象这快活拳，敢则便宜。你趁早躲开，咱似无事。”王半仙道：“我与他有仇。”说着，仍要动手。小延寿一见，不觉怒气冲冲，说：“你这野道，真是无礼！索性咱两先试试就完咧。”说着，一伸小手儿，将王道胡子抓住，骂道：“我非将你这老杂毛的胡须揪下来不可。”一使劲，连腮代须真揪下好几根胡子来，王老道觉着疼痛难忍，便大声嚷道：“你们真是反咧！饶不谢我，今儿反倒打起我来。我为你们家挨了一顿荆条，你们竟这等谢我。咱们到当官说说理去。”

老苍头将延寿吆喝开了，忙过来与他陪礼。那知他明白了是苍头孩子，他更无明火起的闹起，说道：“你纵放你儿子揪我，咱两就是先破着这命拼一拼。我瞧着咱两个也却到人对马对，你们到看看王老头儿是好惹的不是？”说罢，便抖精神，将胡子一挽，解了道袍，摘下道巾，一齐撂在地下，奔着苍头便来动手。此时，吕祖见王道闹的不雅，连忙断喝，说是：“你等休要无礼！延寿也不许罗唆，快快的放手。待山人与你们说说因果，好解释了你等的冤怨。”王老道、延寿儿一齐止住，老苍头与王老道拾起衣巾，劝他穿戴已毕，又替延寿儿作揖陪了不是。王老道这才将胡子不挽着了。

吕祖见他们俱都安静，便念了声：“善哉，善哉！玉面狐你看见了？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有因必有果，有感必应。前日你将延寿吃了，今日他要你偿他的性命。你将王道痛打一顿荆条，今日他给你一掌。循环果报，俱有前因，丝毫不错。若不遇山人与尔等分解，你等这些冤仇孽债不知何日方是个了期。如今既已彼此准折，料无干碍了。玉面狐，你还归青石山石洞，再去修炼去罢！日后周公子还有借助你处，至那时，再有你俩个的奇缘。如今不可再惹事，连累山人有轻放你之过。速速去罢。”

玉面狐闻听吕祖之话，慌忙跪倒尘埃，恭恭敬敬的向着吕祖稽首而拜。此时已复人身，便能说话，一面跪拜，一面樱唇慢启，说道：“上仙留命之恩，小畜铭心刻骨，不敢忘慈悲大德。上仙药石良言小畜敢不谨记遵行？有负上仙放生善念，日后定遭雷击之劫。”说着，又深深的福了几福。拜罢吕祖，羞答答的一回头，看见周公子在那里扶着拄杖站着，不觉一阵辛酸，满眼含泪说是：“公子从此须要自己保重。咱两虽非同类，耳鬓厮磨，算来也有数日之久。自蒙恩爱，足知公子并元憎恶之心。元奈，恩爱愈深，所以精神愈损，奴家何尝要结果你的性命？你的家人见你支离危殆，以为是奴安心害你，便备下许多长工佃户谋害于我，一鸟枪几乎将我命丧；又请王半仙来擒拿我，以致奴撕毁神像、经卷，惹恼天仙圣神，那不是为咱两牵情恋爱？使奴造下罪孽通天。可惜我万载将成的大道，一旦化作灰尘。奴若是早早急流勇退，何至今日如此收场？这还亏公子念香火之情，竭力哀求护庇，幸上仙施高厚之德，原情赦放残生。不然，如此房帟细事，连性命保住都难。恨当初，奴家若不被痴情缠绕，焉能含羞忍耻，后悔无及？皆因奴家虽是畜类，

也知盟誓俨然，以致牵连招祸，夫复何言？但愿公子将来富贵寿考，福禄绵长。今日代奴乞命深恩，不知何日方能图报？从此谨慎自爱，切莫关情于奴。”

玉面狐正自与周信难分难别，往下诉说，只听吕祖在法台之上声断喝，说是：“玉面狐不必流连，你今生的情缘与周信已满，还说甚么！快快的与我速退便了。”此时，周公子见玉面狐留恋之情现于声色，心中更是难受，有心想着仍到书斋欢叙一时，又不敢违背仙人法令。今听吕祖催着玉面狐速去，也只得眼含两泪，暗暗的看玉面狐重复拜辞了纯阳老祖，又对着他用秋波转了两转，含情蹙眉而去。

这玉面狐仍借循光，回归洞府，潜心修炼。那知他自与周公子缠绵之后，便不似先前修行那等心静神安。兼着先前众狐俱都残灭，只有自己孤孤伶伶，更是行坐不安，心绪不定。所以仍是常常的化成美女，在外游览山景，可也不敢滋生事端。又每逢想起与周公子那等热情，便就心惊肉跳。又想着被天神捉住之时，要丧性命，亏了周公子求情乞命，不然已是一死。这样恩情怎能叫我放得下，不如我去轮回一次，转生世间，将这救命恩情补满，再行斩断尘缘，一头向道，苦炼纯修，专心致志，免的此时收不住心猿意马，空受此凄凉况味。

大凡修行之道，最怕情欲二字。若是一被所缠，饶你怎样勉强按捺，也不能坦然安定，人与物同是一理。所以这玉面狐虽想着沉心息虑，到底心中不能熨贴安稳，竟仿佛时时刻刻的有个周公子在心上是的。真是：

欲把禅心消此病，破除才尽又重生。

玉面狐因此安定主意，临凡转世，与周公子再结姻缘，以补此生救命恩情。到后来果然投生于光禄大夫李氏之宅，名唤玉香小姐。仍生了个天姿国色，与周公子结为夫妇十数余年。此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
且说吕祖将玉面狐发放已毕，又对着周公子说道：“山人看你到不是偏护妖狐，却是怜其数千年修行不易，求着恕其过恶。据此事看来，足见你是忠厚仁人。但你虽然不念旧恶，却应该恩怨分明。妖狐与你无恩，你尚涕泪滂沱，代跪着求情。似老苍头代你担惊受怕，求人与你治病除妖，舍命祷天，情愿灭自己的余年，增你的寿算；不顾自己亲生之子，为幼主熬药煎汤，跪拜神明；受你喝叱，不惜劳苦竭力尽心。你这个病消灾退，全亏这样义仆忠直。山人劝你，从此须要另眼看待，报他的大德，才是圣人之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，大概你总知道的。莫以他是你奴仆，以为分所当然，这便是你的好处了。”

这周公子自从吕祖吩咐他，吕祖说一句，他忙答应一声。今听吕祖说完，不禁感慨的纷纷流泪，连忙给吕祖恭恭敬敬的叩了头，说道：“弟子周信，蒙大仙金丹救活性命，弟子粉骨碎身，也难报天高地厚之德。大仙的玉言，弟子岂敢不遵教令，以取罪愆？”说罢，一转身，又向着苍头说道：“我周信年幼无知，糊涂特甚，冷言冷语，辜负你的忠心。望你担待我年轻病迷。我周信若是忘了你的重生的恩德，日后身不发达，子孙不昌。”说着便跪将下去，慌的老苍头连忙来至近前，也就跪下，将周公子搀住，说是：“公子是要折受死老奴了。老奴受恩主付托，职所应该。效忠尽力，扶持伺候。公子说的这话，行的这礼，叫老奴如何当得起？但愿公子身体康健，功名显达，就不枉老奴受故去的恩主寄托之重了。”说罢，二人一齐站起。

老苍头后又跪下叩拜吕祖，说道：“弟子李忠率众佃户长工给大仙叩头。此方若非大仙慈悲，不知妖精闹到何时，害多少人的性命。我李忠只这一子，

被妖伤命，若不是大仙大施法力，将婴儿起死回生，岂不断绝我李氏宗支？我的幼主，若非大仙救转，岂不断了周氏香烟？我李忠若非大仙将他二人救活，老奴也只是一命而亡。我三人性命尚存，皆是大仙所赐这余生也。大仙为此处除了一方祸害，百姓俱可从此安定。大仙的深恩似海，大德如山，我们众人无什么报答，但愿大仙的封赠，玉帝早加。晨昏草香一炷，以表我等寸心而已。”说罢，一齐拜跪而起。

老苍头正要令延寿也过来叩谢，只见延寿儿在一旁听了这半天，已知道他的小命是神仙将他搭救还魂，不觉天真发动，大恸大哭，跪倒在地，不住叩头。说道：“我延寿儿被妖所吞，敢则是神仙爷将我救转，再返阳世。我这是死去活来，算两世为人。可叹我这小命，若非神仙爷，那里还有我的命去？我是小孩子，心有良心，也无甚么可敬神仙爷，我只得多磕几个头罢了。”说着将头磕了有数十个方才起来。

众人俱都给吕祖爷叩首谢恩已毕，未了，王老道也跪在地下说道：“我的师傅，你老若是不来，徒弟可就白挨了妖精的荆棍，竟白叫妖精糟塌了好酒席，我们全白没吃着。经卷神像全白叫妖精撕了，徒弟也不过白赔本儿。如今，你老将妖狐拿问，割了他的尾巴，给咱们爷们争了光了，给徒弟也出了气啦，徒弟响当当的给师傅磕个响头，叫他们到底瞧着咱爷两个比别人靠近罢。”这王老道嘴里胡嚼乱道，吕祖并不理他，只望着法台下对众人说道：“如今妖狐已是灭者灭，降者降。尔等俱得安居乐业，须要好好的各守本分，仰答天恩，不可胡行人事，作恶为非，以致上天降灾。总要以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居心。常言说，为善降祥，作恶降殃。尔等自求多福，以乐余庆可也。”言罢，便对王半仙说道：“你从此也将你这昏醉沉迷节节节制。既要人道，应该守戒。你看看世界上那有你这样的老道，终日饮酒、食肉？你若能自己谨慎，改去野性，将来尚要度化于你。速回迎喜观修道去罢。山人要交南极仙翁的法旨去了。”于是，吕祖站起身来，叫了一声周信，说是：“你祖上的阴德，生代的栽培，俱都甚好。你的根底亦甚不俗。从此果能洗心涤虑，将来必定名登金榜，位列三台，耀祖光宗，封妻荫子。须要谨记吾言，日后俱有应验。”说罢，吕祖离了法台，向外便走。周公子与延寿正要上前扯住，吩咐备斋，吕祖已走的无踪无影。这正是：如野鹤闲云，飘然遐举。去交了寿星的法令，仍去在阆苑仙山、洞天福地居住去了。

周公子自从吕祖去后，便回到书房扶养身体。过了百日，果然从此目不窥户，至诚读书。三年之后，应试便得了魁元。定了一房亲事，乃系吏部尚书吴大人之女彩雯小姐。这小姐琴、棋、书、画、无所不通。周公子自从与这彩雯小姐结褵成亲，夫妻亦甚相得。但这小姐虽然也生的人才秀丽，到底不及玉面狐幻化之美。这周公子妙年登第，心满意足，因家业丰厚，年纪尚少，不肯便出仕作官。每日在房中与彩雯小姐谈笑吟咏，若是偶然想起先前与玉面狐恩爱，便惚惚不乐。吴小姐也摸不着他的心事，亦不便解劝讯问。过了几年，彩雯小姐生了一男一女，男唤名云佩，女唤名清玉，夫妻二人爱如掌上明珠。此时周公子功名、子女，遂心如意，真似富贵神仙。谁知泰极生否，乐极生悲，周公子忽然行了几年晦运，闹了个心迷意乱。凡人之运限衰旺，那也是一定理，万不能躲得过的。此乃后事，不必多叙。

阆苑（làng yuàn，音浪愿）——阆凤山之苑。相传仙人居此。

结褵（lí，音梨）——古时女子出嫁时，母亲把佩巾系在女儿身上。后以此指女子成婚。

且说老苍头见公子病愈，延寿儿复生，心中甚是感念纯阳老祖，因扫除了一楼净室，立下吕祖牌位，每日清晨沐浴焚香，答谢降妖救命的恩惠仁德。又因王半仙曾为捉妖受打，施了五百两白银，亲身送到迎喜观内，以报妖狐撕毁的那些物件。

这王半仙从吕祖去后，他见当时长工、佃户看热闹的百姓人等甚众，恐怕传扬他被妖精辱打，又兼吕祖曾嘱咐他不准妖言惑众，以假术骗人财物，所以他当下并未敢说甚么布施，要多少银，就随着众人散了，出离周宅，回到迎喜观来。今见老苍头来与他送银子，不觉脖子后头都是喜欢。及苍头掏将出来，说道：“这是五百两纹银，奉送道爷作个小小的功德便了。”这王半仙听说只送银五百两，登时又哭丧起脸来，将两个酒烧透了的红眼一瞟，说道：“这银子都是送我王半仙的，我王半仙为你们捉妖降怪，挨荆棍，忍饥饿，上天请我师傅拘神遣将，还请道友，还叫那妖崽子毁了我们好些器物，你家预备的丰盛好斋，我们还役吃上，这一概的功劳，难道说就值五百两银子？我看你们那家当，五万两都拿的出来。你这么大年纪，难道你还不知，刻薄成家，理无久享吗？你快收回，我也不用银使用，你心里过的去罢啦。”

老苍头见他这等样式，知道他是嫌少，连忙陪笑说道：“这银两本自不多，但此刻宅内不甚方便，求道爷暂且收下。俟老奴主人身体健壮，请他亲身到观里来布施。再多奉补可也。”王半仙听着还来补复，这方又有了笑容。说道：“你既这么说，我王半仙先闭闭眼，收下就是啦。”老苍头见他收下，回到宅内，禀明公子。复又将延寿找到眼前，吩咐道：“你从此须要好好伺候书房，不准在外头仍去淘气乱跑。倘要再叫妖精伤害，那可再也不能死而复生了。”小延寿连忙答应而去。

且说这延寿儿自吕祖将他救转还魂之后，一切模样儿，说话、行事，与先大不相同，又安稳，又爱干净，也不去登墙爬树，也不去拜土扬尘。面貌长的甚是清秀，言语对答更加灵透，动作行为全都妥当了許多。而且还知道孝顺老苍头，怎么说，他便怎么，绝不似先前那等悖逆。他也知是吕祖将他生死人而肉白骨，每日同着他父亲到吕祖牌位前焚香叩头，真是要较比当初他那样儿，有天渊相隔之异。到后来，随着周公子读书，也认了许多的字，能会吟诗作赋，帮着周公子办理一切内外之事，无不辛勤谨慎，精明干练。老苍头为他娶了一房媳妇，情性亦甚贤淑。两人也是恩情美满，育女生男。老苍头寿至七十余尚还康健。

这是《青石山狐狸缘全传》的收缘。要知周公子求名出仕，彩霞小姐病故，玉面狐转生李玉香，与周公子再结前缘，云萝、凤箫二狐落凡投胎，小延寿与老苍头庆寿，吕祖度脱王半仙，周云佩下考招亲，周公子为清玉小姐选婿，玉帝加吕祖封号，一切热闹节目甚多，不能一一尽述。看官如不嫌琐屑，请阅《续狐狸缘后传》，便见分明。

悖（bèi，音倍）逆——违反正道。这里指违拗，不听话。